

南  
主  
道

南主道

www.duxiu.com



南 王 庄

《南王庄》写作组

---

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21 千字

1978 年 3 月第 1 版 197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0 册

统一书号 3144·198 定价 0.40 元

## 出版者的话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大队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英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赞扬他们的合作社是“**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为了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广大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出版《南王庄》这本书。

本书以生动感人的事实，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和南王庄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创建的英雄业绩，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南王庄大队二十多年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它是南王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诗篇。

本书是在河北省委领导下，由衡水地委、安平县委共同组织了编写组写成的。在编写过程中，曾有河北师大中文系部分师生参加。并得到南王庄公社党委、南王庄大队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

#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组织起来	5
第二章 针锋相对	18
第三章 砥柱中流	31
第四章 茁壮成长	45
第五章 东风浩荡	60
第六章 巨大鼓舞	72
第七章 高歌猛进	83
第八章 破雾向前	94
第九章 风雨青松	104
第十章 烈火红旗	115
第十一章 乘胜前进	126
第十二章 大寨路上	135
第十三章 新的起点	147

## 引 言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五亿农民的方向》一文写的光辉按语，又热情赞扬了三户贫农的合作社，指出：“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毛主席所高度赞扬的三户贫农，就是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公社南王庄大队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

南王庄地处冀中平原的滹沱河故道。共三个生产队，三百七十五户，一千八百一十九人，土地面积四千一百三十六亩，三千亩耕地。解放前，这里是苦水里泡黄连——苦上加苦的地方，地主、富农和官府串通一气，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残酷地压迫和盘剥贫苦农民。全村三千多亩耕地，被几家地主、富农霸占去了两千三百多亩。滹沱河三次在这里改道，浩淼的洪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茫茫沙滩。风吹沙起，遮天蔽日，车马难行。广大贫下中农被迫扛长活、打短工，沦为牛马。据统计，一九四二年前后，全村二百三十九户贫苦农民中，卖儿卖女的就有三十二户，欠债的二百一十户，讨饭的一百二十四户，被迫当童养媳的十一人，

打短工的二百三十人。那时，南王庄流传着这样一首辛酸的歌谣：南王庄，白沙滩，风吹沙起不见天。春种三棵苗不成，种一葫芦收一碗。地主老财狠如狼，债利地租高如山。年年种地年年苦，祖祖辈辈受熬煎！

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南王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打日寇，斗地主，闹翻身，求解放。一九四九年，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从此，南王庄人民从苦海里被救了出来，由旧社会的奴隶成了国家的主人。

但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有车无牛急昏头，有牛无车跑遍街”。一遇天灾人祸，不少翻身农民又被迫破产。不久，在翻身农民中，又出现了卖房、卖地的情况。就在这两极分化的严重时刻，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和全村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走合作化道路的伟大号召，于一九五五年春天，带头组织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阳关大道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王玉坤他们的合作社刚刚竖起一杆旗，刘少奇的砍社妖风就吹到了南王庄。妖风吹来，全村的八个合作社一下子散了七个。王玉坤他们社里的三户中农也牵牛拉车退了社，只剩下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了。上边派来的“整社”工作组还硬逼着他们三户散摊子；村里的阶级敌人扬言要看热闹。在这紧要关头，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坚信：听毛主席的话，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没错！他们发扬了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三条汉子一头牛，风吹浪打不回头”，终于把社办了下来，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被毛主席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贫农壮了胆”。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黑风也吹到了南王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王玉坤

等三户贫农带领下，南王庄的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进一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粉碎了刘少奇一伙妄图破坏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体的财产一丝一毫没有分掉，自留地一分一厘没有扩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王庄的广大贫下中农，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顶住了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拔掉南王庄这面红旗的阴谋，进一步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南王庄大队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以大寨为光辉榜样，以当年办社“风吹浪打不回头”的革命精神学大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一年一个新变化，生产一步一层楼。

二十几年过去了，南王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贫农王占元写的一首诗歌生动地反映了现在南王庄的一片兴旺景象：

南王庄，  
幸福庄。  
田成方，  
树成行；  
渠水绕村过，  
机器隆隆响；  
机井喷银泉，  
亩产千斤粮；  
户户电灯亮，  
家家喇叭响；  
柏油马路穿村过，  
公共汽车连城乡；

春杏夏桃秋苹果，  
一年四季花果香；  
集体有储备，  
社员有余粮。  
俺老汉活了七十多，  
没见过这样的好时光。

南王庄，是我国广大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由穷变富的一个缩影。他们走过的道路，正是毛主席所指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

## 第一章 组织起来

一九五二年春天，久旱不雨。风吹沙起，南王庄的田野里，大路上，宅基旁，堆起层层流沙浮土。播种的季节到了，人们种不上地，攥着拳头干着急。在青黄不接的节骨眼儿上，许多贫下中农，因为家底薄，经不起天灾人祸，不得不卖地度荒，或借债糊口。旧社会穷得叮当响的贫农刘义和，如今又含泪卖掉了土改时的胜利果实。老贫农张志国因为母亲有病，偿还借贷，忍痛卖掉了几亩麦苗地。旧社会扛长活的王洛赞，又给富农分子王洛聘扛起活来。可是，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王洛超，却喂起两匹大骡子，赶着当年地主的小轿车，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号，大搞投机倒把活动。他洋洋自得地说：“种不上地不用愁，贸易自由等于天天收秋。”王洛超的兄弟王洛俭靠着放债，买了几十亩地，打了砖井，添了水车，常常神气十足地鼓吹“发家致富”。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南王庄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严峻的课题啊！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指出：“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极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狂热地鼓吹“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提出什么“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等等。这股邪风助

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也蠢蠢欲动，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异常尖锐的。

当时，担任南王庄党支部委员、公安员的王玉坤同志，耳闻目睹了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心里很是难受。他时常坐立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多次站在毛主席像前，凝神深思，盼望着有一天能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王玉坤同志生长在一个穷苦家庭里。四岁上死了父亲，七岁上就拾柴、剜野菜；十二岁就当小工，做零活；二十几岁上，个子长高了，成了村里能干的小伙子，就给地主扛起长活来。那时候，地主喊长工是“穷做活的”。晴天下地，雨天磨面，风天起圈，一年四季不使闲。到头来，工钱被七折八扣，穷得没有买盐的钱。

一次，玉坤叫地主的骡子踢伤了腿，又赶上拉痢疾。壮壮实实的汉子被撂倒了。地主见玉坤不能干活了，便一脚把他踢出门外。

玉坤躺在自家炕上昏迷不醒，窗台上的小油灯儿忽明忽暗，一家人坐在他身旁，泪水挂满了腮边。玉坤咬着牙根细想：为什么穷人这样苦？为什么地主这样狠？为什么万顷土地都归在财主名下，千层黄土养活不了穷人？谁能把这理挑明摆正，让天下受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一九三八年，南王庄成立了党支部，有了抗日政权。玉坤当了村里的抗日侦察班长，开始明白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一九四〇年，地主分子张洛恩霸占土地，雇工剥削，抗拒“统一累进税”政策，不交公粮。王玉坤性情刚强，领着民兵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张洛恩交出五百斤公粮。富农分子王洛聘，抗拒“反黑地”斗争。麦收口上，他儿子黑刁拿着切菜刀，站在地头上向群众挑衅，扬言：“谁敢割我一把麦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玉坤闻讯赶来，分开众人，迎上前去，大喝道：“黑刁，你

好大的胆子！这地是你从穷人手中夺走的，麦子是穷人用血汗浇灌的，你种‘黑地’不拿税，坑国家，害人民，还有理！”这黑刁生得五大三粗，心黑手毒，蛮横地说：“刀尖上就是理！那个敢动手咱就拚个死活！”王玉坤爱憎分明，那容黑刁猖狂，顷刻二目瞪圆，虎架一摆，“噌”的一个箭步，闪电似的抓住了黑刁的手腕，用力一攥，如虎钳一般，把黑刁夹的四肢瘫软，切菜刀“当啷”一声落在地上。尔后，黑刁便被民兵们押走了。玉坤就是这样同地主、富农进行一场场坚决的斗争。

土改时，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土地回到了劳动人民手中。贫下中农家家欢天喜地，个个眉笑颜开。可是不久，农村两极分化的现象就日趋明显起来。王玉坤亲眼看见王洛超赶着双套马车去搞发家致富的买卖，又亲眼看见许多贫农破产度荒的情景。严重的事实，象一块石头压在了玉坤的心上，使他想到了很多：为什么斗倒了地主，穷人分了田地，还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呢？共产党是搞共产主义的，是领着劳动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泛滥，重走回头路呢？怎么能看着贫下中农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呢？不能，决不能！想到这儿，王玉坤便打定主意，再去找党支部书记王文章。

王玉坤走到街头，迎面碰上贫农王荣球气冲冲地走过来。原来，这王荣球土改时分了富农分子霸占的园子地，因为家底薄，经不起自然灾害，又揭不开锅了，这个反动富农就趁机要买回这块园子地。王荣



球是个有骨气的人，坚决地击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此刻，他正要找公安员王玉坤去反映情况。王荣球把王玉坤叫到一边，恳切要求党支部为贫下中农撑腰，狠狠地打击地富的反动气焰。

王玉坤心头燃起更大更猛的烈火，他三步并成两步走，直奔王文章家中。

王文章正消闲自在地在房前屋后坡瓜点豆，要把小院点缀得锦上添花。

王玉坤劈头对王文章说：“你算过没有，咱们村这几年买卖地的很多，光贫农卖出去的胜利果实地就有三百多亩，那些入了资本主义迷的富裕中农，从本村和邻村买地达六、七百亩，穷的穷，富的富，咱们党支部再不能不管了。”

王文章头也不抬地说：“‘四大自由’里包括着买地卖地自由，人家不犯法，咱怎么管？”

王玉坤火呛呛地说：“象王洛超、王洛俭这些人乘着贫农家底薄，经不起天灾人祸，抢购土地、放债、跑买卖，咱党支部不管，他们会撅起尾巴上天哩！”

王文章淡淡一笑，说：“他们过日子心盛嘛！”

王玉坤气愤地说：“他们发家致富的心越盛，贫下中农心越寒！”

王文章把眼皮一撩，说：“玉坤啊，可不敢这么说。‘上级’提出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说‘流出点富农来好’，你不叫人家买地购马，这‘富农’可怎么往外流呢？”

王玉坤一听，气得直咬牙，说：“你也不仔细想想，这么做谁哭谁笑啊？不合乎贫下中农意志的事，就得去管！”

王文章把脖一歪，嘿嘿一笑，说：“要管你去管吧！”

王玉坤气极了，劈头说：“那么，富农王洛聘侵吞胜利果实，重新雇工剥削的事，咱们还管不管呢！从前，地主富农逼着贫农在地契上按手印；现在，他们又利用贫下中农单干的苦处，逼着

贫农把土地证交给他们。我们作为党员，能见死不救吗！”

王文章听了这些尖锐的话，无言答对了，反问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王玉坤斩钉截铁地说：“对贼心不死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是老章程，坚决地斗，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

王文章咧咧嘴说：“对戴着地富帽子的好办，对别的户怎么办呢？”

王玉坤胸有成竹地说：“走毛主席指引的合作化道路！”

王文章闷了，迟疑了半晌，才说：“兄弟俩长大了还分家哩，不是同祖同姓的捏到一坭，心能齐吗？”

王玉坤苦口婆心地说服王文章：“眼下，咱们邻村都成组办社了，他们通过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抵制了两极分化。文章呀，在合作化问题上，咱们村是全区倒数第一，连个互助组也没有。我看，办成办不成，不在群众，在领导。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着党支部啊！”

王文章低着头不吭声。

不几天，区委召开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区委要求各支部要照决议去执行，并批评了南王庄这个没有任何互助合作组织的“白点村”。王文章在上级严厉批评、群众强烈要求下，随波逐流地参加了王玉坤、王占元、王荣球等六户组织的互助组。

互助组成立起来了，王玉坤把心血都用到办组上，满心希望在合作化道路上作出个样儿来，用行动落实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王文章呢？他把三十多亩地放到组里，只他一个劳力还不常做活。工怎么换呢？王文章把大骡子牵出来，规定用他一天牲口，换拨八个工。几户贫农找到王玉坤说：“文章这样搞，咱们地少劳力多的贫农可受不了。一个汗珠摔八瓣，顶不上文章巧拨小算盘。他一个牲口顶八个劳力，这不是租赁牲口发横财吗？”王玉坤也有

同感，答应开党的会议时提提意见。

王文章听了这意见，不哼不哈，撇撇嘴，不肯改正。组员们很有意见。

一晃到了旧历八月十五。王文章拿瓶“衡水老白干”，提只红烧鸡，把组员们叫到一起喝起酒来。三杯酒过后，他把大探肩一耸，吹起了散戏喇叭：“大伙辛苦了一年，给我帮了不少工，今天表表心意吧！”王文章就这样，用一壶酒结了账目，捞了便宜，把互助组搅散了。

热情向往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下中农受到了打击；那些贪恋发家致富的富裕中农兴头又来了；地主、富农分子偷偷地咧嘴笑了，他们早就盼着互助组吹灯拔蜡哩。

燕子飞回到冀中平原，日历已翻到一九五三年春天。

谷雨节下了场喜雨。风不起，沙不飞，是南王庄难得的好天气。天不亮，一家一户的人们就你呼我唤的下地了。在播种的节骨眼儿上，谁肯误农时呢？

在村西滹沱河故道上，刚刚十八岁的贫农王小庞正赶着黄牛，扶着犁在斜子地里试犁耕地。

王小庞墩实个，大眼睛，黑红的脸膛上挂着憨厚的模样。从小家里很穷，七岁上该上学的时候，他不能读书，却拽着爹娘的衣襟去讨饭。九岁上，爹被活活饿死了，剩下了娘儿俩日子就更熬煎了。娘的眼睛不好，他年幼，家里穷的叮当响，重重艰难压得娘儿俩喘不过气来。拿种地说吧，他既没有大农具，又不会干活，同别人合喂一头牛，只有半条牛腿，九天里才轮着他用一次牛。有一年春天，下了场小雨，娘儿俩想耕地下种，但无犁无耧，牛又轮不着自己使，无奈何把墒情错过了。后来外祖父和舅舅来帮种，因为墒情不好，只稀稀拉拉的出了几棵苗，还得重种。兴好，这功夫又下了场湿地皮雨，娘儿俩借犁、借耧、又借籽种，好不容易求人种上了地，但却被一场大风把地皮吹干了，沙土被

了一层，籽种连芽也没有发。

娘儿俩等雨雨不来，想水没有井，从谷雨节等到小满节，还没有撒上种。娘儿俩干着急没法儿，跑到地里抱头大哭了一场。娘说：“小庞呀，快点长吧，孤儿寡母的罪咱算受够了。”小庞眼里含着泪花，默默攥紧双拳。

王小庞长到了十八岁，虽说个子不高，但穷苦的生活，却使他磨练成倔强的性格，决心要闯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一个身单力薄的小青年，怎么能摆脱单干的艰难呢？他借了犁，牛却轮不着他用了；牛轮着他使了，又借不到犁了；等到有犁有牛的时候，帮耕的人又没空儿了，真是处处是难关，难如上青天。

今天，他为了争争这口气，开始学扶犁耕田了。不知道是力不从心，还是牲口不听使唤，他的身子东摇西晃，脚丫子把刚翻起的土又踏硬了。他回头一看，呀！犁沟歪歪曲曲，墒沟深浅不均，东一道子，西一杠子，硬碣子满地，简直没有法播种！

正在王小庞垂头丧气的时候，王洛超赶着双套骡子车，飘然而来了。他讥笑小庞说：“起龙了，起龙了！明天还得下雨！”

王小庞是个老实人，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咬着牙，跺着脚，恨恨地瞪了王洛超一眼，没理睬他，气冲冲地举起鞭子，“叭”的一声打在牛屁股上。

正在王小庞心急火燎、汗流浹背的时候，王玉坤走过来了。他不哼不哈，接过小庞的鞭子，熟练地耕起地来。

玉坤是南王庄有名的种地把式。他耕的地，墒沟直，翻土匀，平展展的可好哩！王小庞佩服极了。按乡亲辈，小庞叫玉坤爷爷。他兴奋地说：“玉坤爷，我要有你这两下该多好，身强力壮，活全活好，谁敢欺负！”

王玉坤耕着地说：“身强力壮，活全活好，也不能保证不受窝囊气，更不能保证不破产受穷！拿我说吧，要车没车，要犁没犁，一个人干活，顾了吹笛，顾不了捏眼。这不，到了这个节令上，

还没有种上地！”

王小庞很有感触地说：“说也是的，一家一户的过日子，总捏着一把汗啊！这些年，我算把罪受够了。”

王玉坤同情地说：“说得好。单干的罪，咱们都吃够了。穷哥们的遭遇，咱们都看清楚了。象咱们这样的穷户，那一个经得起天灾人祸呀！那一个能顶住暴发户的巧取豪夺呢！”

玉坤的话，虽说简短，却在一个年轻人的心头上，泛起层层浪花，启发了王小庞的阶级觉悟。王小庞兴致地问：“玉坤爷，你快说说，怎么着才天不怕、地不怕，痛痛快快地过日子哩？”玉坤爽朗地说：“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那就能天不怕、地不怕！”

王玉坤说到这儿，喝住牲口，提起缰绳，打着比方说：“你看，几缕麻皮搓成一股小绳，就有了劲头。三股小绳再拧成一条大绳，就有千斤力气。组织起来，拧成一股劲，什么困难也能克服。”

王小庞笑咪咪地说：“对，人多活儿难不住！”

王玉坤重新扶住犁，把鞭向前一挥，意味深长地说：“组织起来，不光是为了克服干活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死胡同，走共同富裕的广阔道路！小庞啊，要往大处想啊！”王小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兴奋极了。脸上泛起红润，敞怀欢笑了。

两人耕着地，越说越兴奋。玉坤告诉小庞说：“我和小其说好啦，办个互助组吧！咱三家都知根底，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大伙扶帮着点，么事也好说。”

这天夜里，王玉坤把小其和小庞叫他家里，合计办组的事。三个人心气都很高，决心把互助组办好。王玉坤认真地说：“咱们办互助组，是为贫下中农争气，要碌碡砸碡子，实(石)打实(石)地干，可不能象王文章那样光吹糖人！”三个人越说越激动。小其

和小庞推王玉坤当组长，商定从明天就搭伙下地，竖旗成组。末了，王小其说：“咱们先这么定吧，我回去同娘商量一下，再给你两个回话。”

王小其提出要同娘商量，原因有两个：头一桩，王小其三岁时死了父亲，娘千辛万苦的抚养他。抗日时期，娘当妇教会小队



长，做军鞋，纺织军布，担着风险，受着劳累，携着孩子做工作。娘儿俩相依为命过日子，大事小情都商量。现在王小其开始顶门立户了，要从单干迈入互助组，跨出新的一步了，应该跟娘商量。第二桩，去年，王文章嚷着办组的时候，娘儿俩热情的向往，后见王文章把组搅散了，娘儿俩心里挺纳闷，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王小其要加入互助组了，是应该同娘好好合计合计。

王小其回到家里，已经是夜深了。娘有个习惯，不管夜多深，小其不回家，“嗡嗡”的纺车声是不会间断的。小其一蹦三跳的撩门帘进屋，娘就看出有喜事，问他：“高兴个么！是你玉坤奶奶给提亲啦？”

小其憨厚地咧嘴笑了，说：“这比说媳妇还高兴哩！是玉坤爷要带头办互助组。娘，你说咱参加呗？”没等娘回话，小其就把玉坤怎样宣传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的意义，五公村耿长锁办社的事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遍。娘停住纺车，深情地望着墙上毛主席的画像，爽快地说：“毛主席的号召，咱坚决响应！别忘了你玉坤爷和王文章不一样，他是受苦出身，对旧社会是恨的，对穷人是亲的。一九四二年闹大旱，咱家揭不开锅，你哭着要吃的，娘揪着心跑了三十里路，到柏林集上折卖了陪送衣裳，拿钱去买富农王洛聘家的北瓜吃，富农婆说：‘卖给你？俺那猪吃什么？’这事你玉坤爷知道了，给你背来了好几个小北瓜，一个钱也不肯要，说穷帮穷是应该的。孩子，你玉坤爷可是个有血性的人，他领头办互助组，咱入！”

第二天清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合伙下地了。南王庄上空升起了一面互助合作的大旗。顿时，轰动了全村。

在互助组的土地上，王玉坤扶耒，王小其傍耒，王小庞拉砘子，三个人擦着膀子干活。耒铃叮当响，金灿灿的粮种播在新翻的泥土里。

互助组地里的小苗儿生根展叶了，绿油油的庄稼随风摆动，生机勃勃，很有朝气。三户贫农挥汗锄地，这情景村里人看到了，听见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也就随之而来了：

——老贫农王荣球、王占元从地头上走过，热情地同三户贫农打招呼：“好好干吧，有兆头，做出个样子来，我们照着走。”

——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中农王洛超从地边走过，轻蔑地一笑，说：“咳，三个人一台戏，不听戏文，还听锣鼓点乱敲哩！”

——富农分子王洛聘走近地边，冷眼一看，恨得直咬牙，暗里吹冷风说：“哼，都象这样搭伙种地，还到那儿去雇人干活哩？没穷没富，还成什么世道！”

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坐到一起，把不同阶级的不同的话分析了一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王玉坤说：

“王荣球和王占元的呼声，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呼声，不组织起来，就不能摆脱贫困处境。我们操着膀子在南王庄闯出一条路子来，穷哥们会赶上来的。”

王小其眯眯着眼说：“王洛超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咱们长长志气，非叫他认输不可！”

王小庞瞪起大眼说：“王洛聘这种人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非打打他的威风不行！”

三户贫农议论着，互相启发着，开始懂得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克服生产上的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使全体贫下中农共同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春去秋来，又到了旧历八月十五。去年的八月十五，王文章借着月色为他自己圆场，一瓶酒，一只鸡，划拳作令，占了便宜，堵住了别人的嘴，把互助组搅散了；今年，这三户贫农不打酒，不摆席，煮了半锅自己地里种的花生，借着月光边吃边叙阶级友情。他们用不着划拳作令，都伸出手来比比老茧儿有多厚！他们

就是凭着这一双双勤劳的手，争得了丰收，比单干时多收了两成，比同等条件的户收入高出了一头。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县里召开了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的三级干部大会。广大贫下中农要求办组建社的劲头更足了。许多人说，玉坤他们先走了一步，咱们也组织起来吧！王文章一看这架势，硬挡是挡不住了，摇身一变，又操起办社的事来。他满街筒子嚷嚷：“咱们也要成立合作社了，这比互助组还高一节子，劳五地五对半分红，比互助组换工强多了。”

这天夜里，他死求百赖地把去年办组时的李五、郭兴、王荣球等人叫了去，商量办社的事情。王荣球是个老实人，耽心斗不过王文章，又叫他赚了，便说：“俺咱几个怕不合适，叫玉坤也参加进来吧。”王文章呢，他既害怕王玉坤性情正直，敢跟敢斗，但又觉得玉坤在群众中有威望，能多带进一些人来，而且可以把他的三户的互助组取而代之，把组织合作社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权衡利弊之后，便叫上王荣球、李五、郭兴等人去找玉坤，并且特意把区里的一位同志也叫了去。

王玉坤对王文章是比较了解的。那时，他对王文章的印象是私心较重，对办组成社是三心二意的。这功夫，王文章亲自找上门来，又再三赔礼道歉，夸口今后一定要真心办社，并且当着区里同志的面，把合作社办起来。王玉坤带着再考验王文章一次的心情，参加了这次办社筹建会。他想，要是说得好，我就把互助组的人都带进社里来。李五、王荣球等人见王玉坤有入社的意思，都挺高兴，一个个毫无保留地报上了自己的土地、杆林、园子、牲口和农具。轮着王文章了，他却吱吱唔唔地说：“俺爹俺娘思想老，不愿入社，得给老人留下牲口和西南角那块园子地。”

玉坤知道文章那块园子，并不是老人养老地，只是因为那块地土质好，又有井，他舍不得入社，便一针见血地说：“文章，你

爹娘的养老地，不是在村东南角邱道上吗，怎么一下子又换成了村西南角那块园子地哩？”

王文章脸红了，大探肩耸了三耸，也没有想出个答词来。王玉坤趁势说：“那骡子为么不入社哩？”

王文章躲躲闪闪地说：“那骡子是老人的体己钱买的。”

王玉坤严肃地说：“文章呀，你是支部书记，要说到做到，可不能光说不动。”

王文章又吭哧了半天，又编排了一套新歪词儿：“再说那牲口，还有别人的股，我一个人不好做主。”

王玉坤心直口快，顶他说：“那你去年办组时，为啥把牲口牵到组里，干一天活顶八个工呢？”

王文章傻了眼，把头一低，相起脚面来。

王玉坤见王文章口是心非，火冒三丈，大声说：“文章啊，你这样的社我不入，还搞俺们的互助组去！”

王文章操持的所谓合作社，空喊了半天，虚放了一枪，就收场了。

王玉坤回到家，把小其、小庞叫到一块，商量进一步办好互助组的事情。当下，三户贫农便商定具体措施，把冬闲变成冬忙，抓紧起圈运粪，迎接春耕。他们没有大车，等晚上富裕户的车闲了，他们找个相好的去借，摸黑往地里送粪；桃花开了，该耕地播种了，牲口弱，他们就用人帮套；风沙来了，麦苗被风沙土被了，他们发动全组老小去扒拉，把沙土用筐背出地边；麦收腾茬的时候，启明星不落他们就下地，一户往地里送饭，捎着三户的饼子；晚上，月牙偏西了，他们还在给牲口铡草……

三户贫农迈出了坚实的步子，在南王庄互助合作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 第二章 针锋相对

一九五四年秋，大雁排队南飞的时候，冀中平原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了。广大农民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指引下，办社的热情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南王庄被卷进了这滚滚的洪流之中。

热心走社会主义大道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擦着膀子竖起了办社的大旗。广大贫下中农热烈地拥护中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们亲眼看到了三户贫农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纷纷积极报名入社。老贫农王荣球深有感触地说：“河有九十九道弯，曲折的道路走尽了，单干的苦头吃够了。只有组织起来，才是集体富裕的光明大道。”玉坤他们首先成立了一个七十八户的初级社。在他们的带动下，南王庄建立了六、七个初级社，有二百六十四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选谁当社长呢？贫下中农社员议论着叫王玉坤扛大旗。党支部书记王文章为了攫取合作社的大权，操纵一些人，把他的心腹、私心严重的一个老中农选为社长，他自己当副社长。这样，从党内到党外，大权都把持在他手里了。这个社划为七个小队，玉坤、小其、小庞划在第七小队。玉坤当队长，小其当副队长。在其余的十二名正副小队长中，十名是中农和上中农，只有两名是贫农。这样，社里的干部是上中农和中农占了优势。王文章为什么要给新成立的农业社安排这样一个骨架子呢？

原来，这王文章出生在厚厚实实的老中农家庭里。他相貌虽不超众，却装满鼓鼓囊囊一肚子心眼。在南王庄，也算得上个“精

明”人。一九三八年，村里有了抗日组织。王文章在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参加了村青救会工作，后来被调到区里当了抗先队长。因为他能写会算，不久就被调到县供销社当了会计股长。在那里，他入了党。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大扫荡，他吓破了胆，丢下行李跑回家。一九四四年，日寇投降前夕，形势好转，王文章又跑腾起来。他在村监委会当记工员，弄虚作假，把自家的好地写成赖地，把只有六棵桃树的地，写成六亩果林地，不打产量，不纳差，占了大便宜。知底细的人说：“王文章是算盘杆上生金豆，笔尖底下流白银。他要是长上毛，比猴还精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王文章又变得积极起来，骗取了领导的信任，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仗着家底厚，一心向往成为“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几年内，他不光有了齐全的大农具，还有了两头好牲口。王文章选中资本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富裕中农和老中农当社干部，既有他经济利益上的一致，也是他政治上的需要。他觉得有这么一伙子保驾，便可以横着走，竖着走，谁也拦不住了。

经济地位不同，对办社态度也不同。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巩固和发展合作社；还是坐到富裕中农一边，排斥和歧视贫下中农，干扰和破坏农业合作社，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王文章错误地站到了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处处与贫下中农闹过不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出现在牲口作价归社的问题上。王文章依仗职权，自行挑选了十个人作为评价委员。这十个委员中有四户富裕中农、三户老中农，还有两户是富农出身，只有一户是贫农，但此时也喂起大牲口。王文章得意地说：“这十个人，都喂过大牲口，是全村最‘懂眼’的人。”

王文章命令社员们把牲口拉到一个大场院里。骡马牵到一块，排成一大溜，很是显眼；牛驴拴到一堆，横竖不成行，缩成

一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长富裕户的威风，灭贫下中农的志气。王文章亲自领军督战，叫十个委员站成一行，从大牲口开始，逐个上眼一观。当下不哼不哈，随后王文章把十个委员叫到屋内，关起门来叽咕价钱。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牲口评价结果公布在大墙上。凡大骡子大马，都高于市价三、四成；凡小牛小驴都低于市价二、三成。王文章的骡子评了二百七十元，富农王藏庚的马评了二百二十元，中农王文双的骡子评了五百元……而王玉坤的牛只评了五十五元，贫农王洛凡的牛评了六十五元。下中农王洛铭有头水白牛，口轻力壮，活儿拔尖，也只评了七十元。

那时候，喂大骡子大马的，多是富裕中农，喂小牛小驴的净是贫下中农。这么一公布，富裕中农们咧嘴笑了；而贫下中农却被气青了脸。会场里先是一阵沉默，尔后，人群里象突然爆炸了连环雷，一下子翻腾起来。许多人霍地站起来质问：“富户为啥沾穷户的光？这是谁出的馊主意？一口吞个砂壶吊——不嫌牙疼！”

王文章站在那儿，不吭一声。评价委员、中农王洛超，喂着两头大骡子，极害怕贫下中农把王文章这一套攻垮了，他也捞不到便宜，忙出来辩解说：“乡亲哥们，自古大骡子大马是发家的吉兆，社里做价高点，算是水涨船高。说实在的吧，入了社还得靠大骡子大马驾辕，小毛驴只能跑梢子。”王文章听了，也振振有词地说：“乡亲们，共事要从长远计较，什么吃亏沾光，肉烂都在大锅里。”王文章说着，眼珠一转，扫了下四周，笑嘻嘻地抬起自己的胳膊说：“来呀，顺顺当当地举举手，通过算了。”尽管王文章说得天花乱坠，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动心的，一个个把手骨节攥得嘎嘎响；几户富裕中农想举手，又怕触犯众怒，把抬起的手又悄悄地放下来。

正是王文章亮台的时候，王玉坤忽然挥动了下胳膊。王文章心慌意乱，看花了眼，以为玉坤这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要举手赞成

了，赶忙说：“玉坤是村里有名的公正人，让他说说吧！”王玉坤铿锵有力地说：“我投反对票！这种评价法不公平。咱们组织起来，是走毛主席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借着入社富户沾穷户的便宜。说什么‘水涨船高’，讲什么‘肉烂在锅里’，挑明了，就是以富压穷，坑贫下中农。”会场里响起一阵掌声，王文章扫兴地垂下头。这次牲口的评价结果，贫下中农根本不承认。

深秋季节，天高气爽，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月色是那样皎洁，明静。在王玉坤的小东屋里，掌着一盏油灯。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围坐在桌旁，议论着社里发生的事情。

那时，王玉坤已是四十开外的硬汉子了。幼年时的贫苦生活，将他打熬成倔强的性格；扛长活的艰难岁月，在他心头铸造下鲜明的阶级烙印；抗日的烽火，土改的暴风骤雨，把他锻炼得更加坚强勇敢；合作化运动的步步深入，使他又长了新的见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一下党支部书记王文章。抗日时期，他只觉得王文章胆小如鼠，贪生怕死；搞互助组、成立合作社，他只觉得王文章私心太重，生怕吃了亏。现在，从王文章安插社里的干部，到牲口折价，这一场场斗争，使他开始意识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登门征求过贫下中农的看法，群众也找上门来向他反映问题，渐渐地使他脑海里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王文章虽是党里的人，但同党走的决不是一条路。他所表现出来的决不只是个人私利，而是代表着富农、富裕中农的利益，在社里闹事。在这样的一场斗争面前，是应该多动动脑筋的。此刻，他同小其、小庞所议论的正是这件大事。那年，王小其才二十一岁，王小庞只有十九岁，两个青年人虽然性格不同，但都具有诚实、勤奋的优良品质，是一心想把社办好的。对王文章这一套，他们是不赞成的。在牲口评价时，看到王文章那种神气劲儿，气得直跺脚。但是，他们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不能象王玉坤那样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错在什么地方，怎么做才是正确的。经过一场场

斗争，他俩更加尊重和信赖王玉坤了。王小其用手弹着自己的脑壳说：“王文章当着党支部书记，为什么不站在广大的贫下中农一边，光扶着富裕户的肩膀头走路呢？”王玉坤无声地笑了，他没有立刻去回答王小其提出的问题。停了一会儿，才指着油灯，意味深长地说：“小其啊，你看到了没有？这灯是亮的，可是这里头有灯灰，弹掉了灯灰，灯就会更明更亮！”王玉坤说到这儿，脸上泛起了红光，认真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王文章虽然当着支部书记，可他是个肉疙瘩户，他所代表的是富裕中农的利益。一头大骡子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模糊了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一身‘肥肉’拖住了他的脚步，使他不肯再前进了。”王小其展耳细听，心房中的灯被拨亮了。他说：“是这么一回事。大田里也长霉高粱，你别看它风头出得高，咋唬半年，结不出一个粮食粒来。”王小庞直直腰，仍不解地问：“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玉坤抚摸着小庞的肩膀头说：“是该动动脑筋啊！从王文章对办社的一贯态度，就可以看出他是在大势所趋情况下，既不能不入社，又不真心办社。说实情吧，他执行的不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政策，而是坐到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富裕中农群里，替他们说话，想把新成立的农业社诱向歪路。”王小庞眉眼舒展了，他问玉坤：“那咱怎么办？”王玉坤沉思了一阵，忽然扬起眉梢，用拳头“当”地一声砸在桌上，激动地说：“一个字，‘斗’！”

一盏明亮的油灯，一席知心的话儿，使三户贫农的心一起跳动，使三张笑脸都炽热起来！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王文章正设宴招待一位从外村请来的牲口经纪。他是想借这位牲口经纪的嘴，挽回他上次的失败。宴席上，筷子一拿，嘻嘻哈哈，酒杯一碰，计谋就定。王文章连

连敬酒，口称“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位牲口经纪，是个“无利不起早，沾手三分肥”的人，喜酒好吹，三杯热酒下肚，就躺在百家姓上打滚——不知道姓什么好了。他拍着胸脯说：“两国交兵，各保其主。”

还是在那个场院里，又让社员把牲口牵了出来，仍是大骡大马和小牛小驴分堆而站；所不同的是在每个牲口的脖子上拴上绳挂了牌，在牌上编了号。人马到齐之后，王文章才把牲口经纪领到场院里。他捧场说：“上次牲口评价，大伙说不公平。今天，我特意请来了安平县城西南有名的牲口行家。人家经历广，见世多，骡马牛驴，各色各样，价值多少，只要一过目，便能从公而断。大伙听着，让这位行家给咱们开导开导吧！”这位牲口经纪，走到高台上，转扭着身子向大伙打拱作揖，连说：“恭喜，恭喜，”引起青年们一阵哄笑。王洛超赶忙来解围说：“人家好意来恭喜，你们傻笑个么呢？还懂得点礼不？”青年们当然不肯示弱，一个个拿话冲王洛超：“你懂！你懂！你懂发家致富怎么搞，你懂怎么算计贫下中农。”王洛超一听，气得嘴唇直哆嗦。这位牲口经纪就利用这个小空隙，夸夸其谈起来：“各位乡亲父老，我今来南王庄，和各位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我是既不向杨家，也不向潘家，一定从公而断，决不留骂名……”他在台上高谈阔论，台下却有人悄悄评论：“你说东海的鲨鱼不吃肉谁见过呢？你说西山的狐狸和鸡攀亲谁信呢？”

一匹匹大骡子大马“穿堂”而过，这位牲口经纪便红口白牙唱起赞歌。什么这匹马“前档宽，双耳尖，后十字骨大，膘肥体壮色调鲜”；那头骡子是“肉疙瘩脖，画眉眼，尾巴过膝，四蹄坚”。王文章的牲口拉来了，虽说没有挂着王记招牌，牲口经纪却记着那头骡子代号，于是，好词尽说，价格不多不少说了个二百七十元，和牲口评价委员会嘀咕的价钱分文不差。富裕户夸牲口经纪的眼力好。王小其和几个贫农社员，看出了破绽，向牲口经纪挑

战说：“这头骡子口虽好，可它前档并拢，后档宽，那能值二百七十块钱！”牲口经纪诡辩说：“大牲口看口，小牲口看走，口好遮百丑，价格随口走。”王小庞平日在众人面前是很少说话的，今天他却和人们一起同牲口经纪争辩起来：“评牲口看口更看走，看口不看走，不如买只狗。”爱说调皮话的青年人插嘴说：“王文章请来的这位牲口经纪是剃头的使锥子——一个师傅一样传授。”逗得人们哄堂大笑，闹得牲口经纪面红耳赤。

小牛小驴牵过来了。这位牲口经纪把脸一沉，尽是贬词了。什么这头牛“个不大，蹄不圆”；那头驴“尖嘴绿豆眼，毛儿杂，色不鲜”。一句话：贫下中农的小牛小驴他看不上眼。贫下中农气愤地说：“牲口经纪和王文章他们演双簧，明面上充公道，实际上更肮脏。”王文章一见大势不好，赶忙说：“乡亲们，别吵闹了，老天爷下雨还不碰百人的心，何况是牲口经纪评价呢？要从长计较吗？这大骡子大马的，喂喂以后还赚钱，高点也不算什么；小驴小牛的，越喂越抽码，往后只能赔本赚吆喝啦。”

王玉坤一直没有说话，他敏锐地洞察着所有的一切，耳朵就象汪洋大海一样，无论那条河的水都先收容起来，然后遵照毛主席进行阶级分析的教导，分清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这时他站出来说：“王文章和这位牲口经纪都说给牲口折价要从公而断，不留骂名。可你们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你们把大牲口说得天花乱坠，小牲口说得一钱不值，这样的‘公平’，富裕户承认，贫下中农不赞成。大骡子大马怎么能说喂喂准赚钱呢？没了口的骡马，再喂几年老死了，是赚钱还是赔钱？口轻的牛驴，喂上几年，能顶大活了，是赚钱还是赔钱？”王文章心虚嘴软，黄眼珠儿一转，冷冰冰地说：“那你说怎么着才算公平呢？”王玉坤一锤一音地说：

“办社是群众的事情，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给牲口评价，要交给群众去做，和大伙商量，不能少数人包办代替。依我看，既不能叫贫下中农吃亏，也不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才算真正的公平。”



王玉坤这么一说，贫下中农都鼓掌欢迎，连一些有骡马的富裕户也点头表示赞成。这位牲口经纪吃了个窝脖大烧鸡，悄悄地退出了场院。王文章弄巧成拙，这幕闹戏又砸了锅。

王文章憋了一肚子气，跑到背地吞儿里又去想馊主意。王玉坤开展了主动进攻，第二天就牵着自家的牛到王宋大集上去试价。结果，买主答应当下支钱给七十元，下集支钱给七十五元，比王文章他们嘀咕的价钱多了十五元至二十元。王玉坤回村来给大伙一说，许多贫下中农也拉着牲口上了市。试卖结果，王洛凡的牛给了九十元，比王文章他们的评价涨了二十五元；王洛铭的水白牛涨了四十元，其他户的小牛小驴也都涨了价。这样，大伙心里更有了底，准备群众评议牲口时说出道理来。王文章一见，以为集上牲口涨了价，拉着自己的骡子也上了集，结果人家只给了二百二十元，比他们撮咕的价钱倒抽下五十元。这样一来，王文章可坐了九个头的大蜡。他既不肯善罢干休，又不敢把牲口评价的事情交给全体社员，只好暂且把此事摆置起来。

牲口作价的争论还没有完结，大件农具作价归社的工作又开始了。王文章想从这儿打开个缺口，便主动提名七个人做了评价委员。七个人中，家有新车新耙新家什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占去了五个。有一个虽然是贫农，现时却有了一辆挺好的大车。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把王玉坤也吸收进来了。可是，在王文章的把持下，又用了—一个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评价结果跟牲口的评价一样：富裕户的都高，贫农户的都低。

这儿只说说其中的一场争论。评价委员之一的王洛超，他侄儿有个砸坏了耨斗的破耨，一下子评了十五元。南王庄有木匠，当时定做一张新耨，十一块钱就够了。王玉坤问他们为什么要评得这么高，王洛超辩解说：“我侄儿这张耨虽破了，可两根耨杠椽全是大叶杨的，木性好，值钱多。”王玉坤有张全新的槐木耨子，只评了十三元。这时他问那些委员们：“是大叶杨木性好，还是槐

木的强？”连王洛超也说：“自然是槐木的好。”玉坤又问：“那为什么一张破耢，只因为它有两根大叶杨的耢杠椽，就比我的槐木耢子还贵哩？”委员们大眼瞪小眼，没话回答。王文章忙说：“那就把你的耢子价再提提。”王玉坤哈哈一笑，说：“慢着，我提这个意见，不是为给我的耢子争价。咱们当评价委员，不能光为自己盘算。评价委员会，‘公平’二字最重要。不能光想着有大农具的户，更要想到没有大农具的多数贫下中农。我的意见，咱评得这些价都偏高，应该往下落落，连我的也应该往下落！”

王文章本想借着给玉坤提耢子价钱的机会堵住他的嘴。可是，在王玉坤面前竟然碰了钉子。并且从玉坤话里，已经嗅到了挑战的火药味。

王文章自家有齐全的大农具，他宁可给玉坤的耢子再往高里提价，也不接受普遍落价的意见。王玉坤气愤地说：“这样评价，是又想在穷户身上捞一把。他们刚一入社，就先得背上一身债，这里头有剥削，不利于办社。”

“办社也不能侵犯富裕户的利益。农具评高点，还怕人家不高兴哩；评低了，人家不把农具折价入社，你攥着空拳能耕地种庄稼啊！”王文章把大探肩一耸，眼里急得出血。

“办社不能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这是党的政策。可眼下，咱们村不是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是在集体的大河里，大鱼想吃小鱼。不是团结起来走集体富裕的道路，而是财大气粗的户排挤贫下中农。王文章啊，你只知道没有牲口农具不好干活，却不想想不依靠贫下中农就办不好社！人们有意见，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纵有牲口农具，你能耕好田种好地么？”王玉坤据理而争，字字句句落地有声。

王文章招架不住玉坤的说理，又拿出了他的护身宝剑：要少数服从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条组织原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这条原则到了王文章手里，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含义，而变成了借以压人的信条。王文章用这把“宝剑”，捣过许多鬼，显示过“威风”。现在，又用它来对付王玉坤了。可是他又低估了富有斗争精神的王玉坤。王玉坤冷冷一笑说：“王文章啊！你那个‘少数服从多数’是富裕中农夹击贫下中农，决不是真正的多数！真正的多数在广大的贫下中农一边。有胆量的话，咱们把问题拿到社员大会上去辩论！”

玉坤理正词严，将王文章击败了。

此后，王文章更火了。他一面借口牲口、农具评价有争论，不把骡马、大农具等入社；一面向区委反映说，南王庄社里出了问题，王玉坤等人在中间“挡道”。王玉坤等人找到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县里很支持贫下中农的意见，批评了王文章的错误作法。但王文章仍软磨硬抗，拒不执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九五五年旧历正月初三，玉坤和小其忽然接到了通知，叫去开队长会。十四个小队长都到齐了，什么事呢？王文章宣布说：要调剂社里的饲草。他的理由似乎是很“革命”的，洋洋得意地说：“办社会主义的社，大伙要有以社为家的思想。现在，有的队草多，有的队草少。多的要给少的调剂，为的是互相支援，共同富裕。贫下中农应起带头作用。”王文章今天讲话是格外轻松。他经过几次碰壁后，学得更“精明”了。“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这些美词儿，已经挂到嘴边，而且特意提到贫下中农去带头“互相支援”。说罢，转起眼珠直扫王玉坤。

王玉坤听了就撞上一头火来，这分明是又想在贫农身上刮肉榨油。王文章所在的队，因骡马多不入社，饲草不入伙，当然草少。而他和小其在的第七队，贫下中农连牲口带草都入了社，几户中农在贫下中农的带动下，也这样办了。他们队的饲草自然就多。王文章搞的“调剂饲草”，是在打谁的主意，就明摆在那儿。王

玉坤先不紧不慢地问：

“除了调剂饲草，还调剂柴禾呗？”

“不调剂。”

“调剂票儿（钱）呗？”

“不调剂。”

“调剂粮食吃呗？”

“不调剂。”

王玉坤看了王小其一眼，腾地一下站起来，连机关枪带炮地都端出来：“别的都不调剂，单调剂饲草啊？我们队缺柴禾，没钱花，粮食也不足，这些你们全不调剂，光看见我们的草多啦？小其！”他忽然叫了一声，问：“你同意不？”

“不同意！”小其愤然地回答。

“对，我们坚决不同意！不管你的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管你的什么‘下级服从上级’，我们不同意，你就甭想动我们半个草节！”

这几句话，捅了王文章的肺叶子，他一甩袖子走了。

可是，斗争却越来越激化了。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一心坚持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王文章呢？背后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目无党的组织原则，擅自不让王玉坤参加党的支委会。王玉坤气愤极了。也正是这个时候，玉坤的七岁的二小子因窝棚失火，不幸被烧死了，这不能不使他们夫妻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可是，这位坚强的汉子，却没有停止过战斗。白天，他领着社员干活，风尘仆仆，汗流浹背；夜里，他登门到户，和社员促膝谈心，商量办社的事情。有时，人们都睡熟了，玉坤还跑到牲口棚里和饲养员一起铡草。

王文章仍不肯甘心，向区里反映王玉坤有三大错误：儿子死了以后，不做工作，不参加会；在社里不听从领导，不服从多数，净闹事；侵犯中农利益，阻挡政策。王文章把区里的一个干部叫

来，组织了一个围攻王玉坤的会。王玉坤理直气壮，从王文章在办互助组时投机取巧，办合作社时口是心非，说到他入社后站到富裕中农立场上给牲口、农具评价。大量事实说明，真正搞两面派、闹散社的是王文章；真正挡政策，违背阶级路线的，也是王文章。当场闹得王文章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区里的那位同志，明白了真相，把王文章批评了一顿。王文章一见露了底，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作了个假检讨，把事情搪塞过去了。

社在风浪中建立，人在斗争中成长。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带领社员群众，昂着头，挺着胸，在战斗中前进！

### 第三章 砥柱中流

一九五五年春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遍及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吓破了胆，急忙策划了一个“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叫喊什么“反冒进”，大砍合作社。这股妖风刮到了南王庄，使立足未稳的合作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那股“砍社”风中，上级派来了“整社”工作组。工作组对新建起的农业合作社评头论足，违背了积极领导精神，采取了十分消极的态度。合作社面临严峻的考验。王文章又神气起来。一时间，他成了南王庄的“三年早知道”。他在群众中散布：“咱说这么折腾不行，看是不？见病了吧！”并且暗地里组织几户富裕中农开会，煽动说：“眼下的形势，不说大伙也知道。我是党员干部，明着喊退社不妥，咱们就说大社办不了，划成小社好办。只要不和王玉坤他们在一起，过了这阵子，办社不办社全由咱了。”有的富裕中农故意跑到街上说：“别看咱以前办社不积极，那是因为社大人多，一划小社咱就上劲了。”有人说得更“动听”：“别看我的大骡子没入社，划成了小社，俺就把牲口牵到社里，为集体出力。”工作组执行了错误路线，不听贫下中农的意见，听信了王文章他们的甜言蜜语。他们错误地认为，合作社这样一哄而起，没有互助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党支部内有分歧，影响生产，不如划成小社好领导，结果同意大社划小。可是，他们前脚出了村，后脚小社也就化了啦。在那股砍社风中，全村两个大的六个小的初级社一下子被吹散了。大部分公开宣布散伙，少数名存实散。他们在下种时节，大布袋里装着各户的小口袋，

仍各种各的。真正坚持办社的只剩下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包拢的六户小社了。这该是多么严重的时刻啊！

在王玉坤他们的六户小社里，除了三户贫农以外，还有三户中农。那就是：王振福、王振槐兄弟俩和王洛合。说起三户贫农对这个小社，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社是他们的心尖子啊！

这天，鸡叫头遍，窗户上刚刚发白，王玉坤翻身起了床。

老伴冯小蕊被惊醒了。办社以来，玉坤很少睡过一个囫囵觉。眼见得脸上瘦了，眼里布满了血丝。这些小蕊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点上灯，坐起来说：

“社里活又不忙，起这么早作啥？”

“不忙？谁说不忙？”玉坤接过话头，认真地说道：“送粪、铡草不说，那股‘砍社风’直往咱们小社里刮，你不想想，该有多少工作要作啊！”

老伴知道玉坤说得在理儿，还是埋怨他道：“忙、忙，一天到晚总是忙，也不看看自己身子骨瘦成啥样子！”

玉坤摸着尖下巴，笑着说：“能把社办好，掉几斤肉算什么！再说，”玉坤凑近老伴，正色说道：“有人想拔掉社会主义的根，把南王庄拉上邪路。咱们办社，他们不痛快，正等着看咱的哈哈笑哩。说啥也得把社办好，争口气啊！”

老伴赞成地点了点头。

王玉坤来到小社院里，给牲口加上草，绰起扫帚把院子扫了个干干净净，这才驾起土车，往门外推起粪来。

老伴冯小蕊，不知什么时候赶来了。她一声不响地帮着玉坤装车。玉坤一见，心头一热，脸上露出了微笑。

正在这时，小其、小庞和社员们陆续赶来了。

小庞大声地埋怨道：“咳，你们早干上了，也不打个招呼！”

玉坤笑着说：“总共没有几车粪。再说，院子里窄巴，站不开

这么多人啊！”

口齿木讷的王小其望着玉坤，没言语一声，心里却十分感动，暗暗地使劲干！

玉坤给人们分了一下工，大伙都下地了。他一清点人数，唯独没有中农社员王振福。他心里正纳闷，一抬头，看见振福耷拉着脑袋瓜子走了过来。

王振福，外号“二先生”。从小上过几天学，说起话来爱咬文嚼字，平日里梆子腔不离口，还能背出大段的戏文来。又因为他排行第二，人们给他开玩笑，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二先生”。

“二先生”是个点火就响的炮仗脾气。他性子毛躁，干什么事缺个准星儿。就拿种庄稼来说吧，他每回下地，往往要带上好几件家伙：大锄、小锄、镰刀、大镢……恨不能一天把地里的什么活都作完。他东一下，西一下，总也搞不出个名堂。弟兄们分家过日子后，“二先生”地亩不算少，好赖三十来亩。他终日操劳，用尽了心机，可是总也不能把日子折腾起来。他很羡慕那些财大气粗的富裕户，竭力模仿人家的气势、作派。见大户人家的门口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之类的吉利话，自己也拿起笔来，写些纸条，贴在自己屋里。但是，年复一年，“二先生”的日子，过得并不景气。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二先生”愁闷起来，叹息一阵，动不动就来一段：“老夫我坐草堂自怨自叹，却为何老天爷不随人愿……。”

入社那会儿，“二先生”打起了小算盘：我地多，种不过来，和他们合在一块儿，土地也分红，说不定比单干还强哩！于是，风风火火地报名入了社。大社划小社的时候，他和他兄弟王振槐一起，划在了王玉坤的小社里……

王玉坤等振福来到跟前，关心地问：“振福哥，身上不得劲

啊？”

“不价。”振福耷拉着眼皮，一摆脑袋说。

玉坤说：“他们都到地里去了，咱俩在家起圈吧！”

“唔”。振福苦应一声，就装起车来。

干着活，玉坤问振福：“振福哥，平日里你好唱一口，今天闷头不语地干活，不用说，又听到啥风言风语啦？”

“没有。”振福摇摇头。

玉坤耐心地解释说：

“别管旁人怎么说，别看有人闹散社，早晚还得走咱们这条道儿。互助合作是条光明道啊！眼下咱们社是小，可是只要按照毛主席说的办，路子就越走越宽广。”

王玉坤讲着互相合作的意义，讲着社会主义的前景，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振福嘴里哼着哈着，人在社里干活，心却早已飞了。



芒种节将近，麦子黄了梢。这一年雨下得早，风没刮起来，地里的麦子长得挺不错。晚风带着麦子的清香，飘进了一家一户的院落里。

村西一个整齐的小院里，振福和兄弟振槐，正闷着头地想心事。

振福和振槐虽说是亲生兄弟，脾气秉性可不大一样。振槐平日常话不多，却挺有心机，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说起地里的庄

稼活，耕、耩、锄、耨，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去年，玉坤、小其、小庞组织互助组，他虽然没参加，可和互助组也有些来往。他看着互助组有困难，把车借给互助组使，自己还赔着膏车油。在他盖房的时候，小其、小庞也都过来帮忙。

刘少奇大刮“砍社”风，村里的资本主义势力紧密配合，大一些的初级社和小社一个接一个地被刮散了。振槐心里也飘乎不定起来。但是，他不象振福一样挂在脸上。他想得多，说得少，常常把话压在心底。这些天来，振槐的心事越来越重。上工下工，他总爱到麦地边上去转转。看着那翻滚的麦浪，心里也就波动起来：唉，六户里就数这几亩麦子长得好，四亩八分地不都是我的吗？他左盘算，右盘算，总觉得和贫农一块儿办社吃亏。

兄弟俩合计了一阵，振福火呛呛地说：“别二思了，咱们也退社吧！人家都散了，咱非得谷子地里耩高粱——冒这个尖干啥！再说，我算看透了，咱们和他们办社，是麻雀跟着夜蝙蝠飞——白熬干巴眼，到头来没有啥光沾。”

振槐动心了。眼见快到手的麦子，要分给别人一多半子，他着实心疼啊！

振福站起来说：“走，咱给玉坤说去！”

振槐说：“别毛毛糙糙的，咱们再好好想想。”

振福抢白说：“这不明摆着吗，还想什么？眼下大肉疙瘩户都退社了，连党支部书记王文章也单干起来了，咱还傻呆在社里干什么呢？”

振槐抹搭抹搭眼，说：“还是多琢磨琢磨好，人家玉坤他们历来同咱走得不错，退社的事，怎么好当面提呀！”

振福把脸一沉说：“你不好开口，我去说。”说着，一转身走了。

王振福火呛呛地走着，迎面碰上中农社员王洛合。洛合说：“振福，你这样跳腿甩胳膊的，干什么去呀？”

振福直通通地说：“找玉坤，退社。”

洛合说：“慢点。我也正想找你合计这个事哩。说起来，咱们几户呆得可不赖。可我总觉着束缚得慌，半辈子自由惯了，又给自己找个婆婆，何苦哩！再说，村里这风言风语真架不住，我看也是退了好。”

这王洛合，虽说中农出身，可原来的家景并不太好。父亲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几亩薄沙地糊不住口，就推起车子卖起豆芽菜来。洛合稍大一点，就帮着父亲做小买卖。久而久之，他对那豆芽感了兴趣。有一天，他望着豆芽菜出神。心想：这么点一个豆儿，就能拱出这么长的豆芽来。一个人，凭着一身的力气好好干，还能混不出个好日子。他曾经打过短，也给人家扛过长活。二十一岁上死了父亲，弟兄们分了家。他一边种地，一边做点小生意。今天赶集，明天上店；春卖菜，夏卖瓜，秋卖梨，冬卖鱼。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奔波。后来又沾了一个绝户头亲戚的光，日子才算一天天好起来。

刚入社那会儿，洛合还算不错。他琢磨着，入了社就是社里的人了，大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让先铡了自己的饲草喂牲口。可是，那股“砍社”风刮来的时候，洛合也动摇了。

小其和他合喂过牲口，又沾点远亲关系，时常来劝他。对洛合说：“过去咱们伙喂一头牛，现在入的是一个社，在一块干活不挺好吗？”

洛合思前想后，嘴巴动了两下，没说出什么，就算暂时留下了。但是，心却老在外边晃悠。每天出工，看见那推车挑担的小商小贩，心想：要不是在农业社里，今天又能赚它个块儿八毛的。唉，农业社里不自由啊！近来，通过言谈话语，他也看出了振福、振槐的心思。正想找他们一块儿合计合计。不料，一出门正好碰上了王振福。

振福和洛合一块找到了王玉坤。玉坤听说他们要退社，心里十分着急。劝他们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单干的苦咱们还没有

吃够吗？合作化是条光明道，不信咱们干下来试试，到头谁也背不了伤。别三心二意了，咱们还是成着吧！”

振福固执地一拧脖子，说：“如今不是‘入社欢迎，出社欢送’吗？有自由，我们就退社！”

洛合说：“弟兄们工夫长了还分家哩！还是退了社随便。”

玉坤耐心地解释说：“洛合，你也是受过苦的人。单干随便是随便，可有什么出路啊！到时候，穷的穷，富的富，又回到旧社会那老路上去了，那怎么能行呢？你们别看现在有人闹散社，水流千里归大海，早早晚晚还得走上毛主席指引的这条光明道！”

振福说：“到啥时候说啥时候，单干一天算一天！”

洛合接上说：“自由一会儿说一会。眼下人们都散了，咱也随大流吧！”

玉坤说：“你说说哪个是大流，哪个是逆流？在这节骨眼儿上，得认清方向啊！”

两个人被说住了，但却一直没有改口。



五月初的一天晚上，王玉坤他们的六户小社里，召开了最后一次社员会。玉坤他们左劝右说，但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了。他们说：“现在我们还走这条道，先看看再说。”

王玉坤满带感情地说：“还看什么？这几年，咱村的两极分化多严重啊！还是那句话：合作化是条光明道；单干，那可是千家穷一家富的资本主义死胡同啊！”

正在这时，屋门一响，县委张书记和党支部的一个人一起走了进来。

王玉坤看见张书记，就象见到了亲人，扑过去，紧紧握住了老张的手。这时候，王玉坤该有多少话要给张书记说啊！办社路上的艰难，党内的一场场斗争，还有当前六户小社面临的处境……可是，一时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张书记热情地握着玉坤的手，微笑着点了点头。那神情仿佛完全理解了玉坤的心情。他扫了屋里人们一眼，找个地方坐下，平静地说道：“玉坤同志，接着开会吧！”

人们都坐下来。党支部派来的那个人说：“你们三户别出去了，在一块办社多好哇！……”

振槐和洛合，闷着头没吭声。炮仗脾气的王振福，一拧脖子说道：“办社好，你们党员干部为什么还退社？”

“这……”那个人被问住了，只好把王文章那句不通情理的话搬出来：“在这方面不能光和党员干部比，党员干部也不准比你们强啊！”

振福得理不饶人，眼睛一瞪，说道：“王文章说不要和党员干部比，你也这么说。党员干部不如我们，要你们有啥用啊！”

“你看……”那人被噎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玉坤心平气和地说：“振福哥，咱得往远处看，大处想，不能光看自己的脚尖尖。你别看咱村里社散了，那是党里有不走正道的人给搅和的，外村的社可成着哩！毛主席给咱指出的这条道儿，

是往社会主义奔哩，没错！”

县委张书记接过话头，说：“玉坤同志说得对，早在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他老人家精辟地分析道：‘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道，势在必行啊！”

王振福停了一会儿，哼哼哧哧地说：“话是这么说，可村看村，户看户，别人不下水，我干么先脱鞋哩！”

年轻的王小庞，气乎乎地说：“什么‘下水’不‘下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叫你背不了害！”

小其也一针见血地说：“别看你们那地里的麦子好，俺们还有杆子、春庄稼哩，均拉平扯，只要增了产，对大伙都有好处。”

不管人们怎么劝说，三个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还是想先看看再说。”

王玉坤一看没法挽回了，和县委张书记交换了一下眼色，站起来对小其说：“好，算账吧！”

小其凑到灯前，翻开了账本。当时，社里有三头牛，一辆大车。车是振槐的，三头牛两头半是人家的。协商的结果，玉坤他们贴出去二十几块钱，把人家那半头牛买下来，才算保住了一头牲口。另外，牲口吃了洛合的饲草，也给洛合折了钱。算了账，三户中农便拉牛套车，又把耧、犁、盖、耙搁到车上，鞭子一甩，就咕咕辘辘地赶走了。

县委张书记因为天明要到省里去开会，一看时间不早了，就站起身来说：“我也得走了。玉坤同志，要挺住劲啊！”

看到张书记那热情鼓励的目光，玉坤心头一热，霍地站了起来：“请张书记放心，八级大风不兴动摇的！”

“好！”张书记满意地点了点头。

县委书记和人们都走了。灯下，就剩下了玉坤他们三个人。小其背着脸儿，抱着膝盖坐在炕上，一句话不说。坐在槽头上的王小庞，竟禁不住抽抽咽咽地哭起来。王玉坤心里也一剜一剜地难过。可是他想起了毛主席关于发展互助合作的伟大教导，想起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想起了县委的期望，浑身仿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眉头一扬，眼里霍然放出光彩，猛地站起身来，说道：

“哭什么？咱们都是苦水泡大的，穷归穷，骨头可是硬的！”

要是一提起三户贫农过去受的苦，那可是风吹头发数不清，黄河流水倒不完。长工屋里，王玉坤受尽折磨，流尽了心酸眼泪；王小其三岁上死了父亲，娘俩泥里水里滚一年，到头来还是吃没吃，穿没穿；王小庞更是苦水里泡大的。王玉坤那一句话，使小庞又想起那辛酸的童年。

那时候，小庞还不懂事。有一年，家里接连几天揭不开锅，饿得孩子们齐哭乱叫。小庞的爹王晓肥，看着孩子们可怜，咬牙卖了那半条牛腿，换了五升红高粱。粮食拿到家，正准备给孩子们煮锅粥，地主分子、伪保长张谦义，指使着几个狗腿子闯了进来。

那狗腿子指着小庞的爹骂道：“好你王晓肥！有粮食为什么不上差？”

王晓肥还没有来得及说句辩解话，狗腿子们抢了粮食，就扬长而去了……

小庞八岁那年，天旱，到了六月底，还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庄稼颗粒不收，这一带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小庞一家先是到滹沱河北逃荒，路上小庞爹饿得走不动，得了重病，一家老小又回到了南王庄。小庞跟着娘要饭，要一口饼子，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装到口袋里，带回来给他爹吃。

有一回，娘儿俩要来了两个小北瓜，病得起不了炕的王晓肥，抱住就要啃。娘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小庞心里也针扎般地难过，

心想：我要能给爹弄口吃的，该多好啊！

小庞娘含着眼泪，在屋里拾翻了一阵，好不容易找出两件能拿出门的破衣裳。她给人家赔着好话，才换来了二升红高粱。

小庞一见，心里自然是很高兴。他和娘一块去推碾子，扬起脸来问他娘：

“娘，爹喝了粥能好吗？”

娘忍着一阵阵的心酸，说着宽心话：

“孩子，会好的。”

小庞高兴得没法说，他踮起脚尖，使劲地推呀推。心想，爹喝了粥，病好了，家里的日子就好过了。一家老小，还全靠着爹养活哩！

推完了碾子，小庞就催着娘快点火做饭。火点着了，水烧开了，小庞心里乐开了花。

粥煮好了，小庞娘一勺一勺盛到了碗里。小庞两只手捧起粥碗，来到爹跟前，欢笑着喊着：“爹，快喝碗热粥吧！”

这时候，谁能想到，小庞爹已经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王小庞想到这里，猛然抬起头来，一抹眼泪说道：“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玉坤爷，你说怎么办吧？”

玉坤一招手，大伙围上来。中断了的社员会，又开了起来。

王玉坤打掉灯花，拨了拨油灯，小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他望望王小其和小庞，胸脯一挺，坚定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贫农就是要扛起办社大旗，为毛主席争气！我是党员，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一定办下去！”

脾气蔫乎的王小其，心里也燃烧着一团火，他一挥拳头，不紧不慢地接上说：“我也打定了主意。咱们贫下中农除了参加社，再没别的路！”

小庞一抬胳膊，急急地接过了话头：“对！咱们接着干，顶死不兴回头的。单干的罪，我早就受够了！”

“好！”玉坤激动地笑了，“你们有这个决心，咱们就算成了！我是党员，小其是团员，小庞是贫农，咱们得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为社会主义争口气。办互助组的时候，咱们打了头阵，现在办社，咱们三户更要抱成团儿，说啥也得把地种好，把社办下去！穷三户就要立个穷志，干出个样儿来让他们瞧瞧！”

油灯爆着火花，三个人越谈越上劲。他们决心把社会主义的红旗举起来，打到底！

刚满十九岁的王小庞，愣了一会神，眼睛一亮，象是想起了什么，带着孩子般的稚气说：“玉坤爷，这么着更好，你当社长，小其当会计，我给咱使牲口赶大车。”

“好啊！”玉坤和王小其都笑了。

夜深了，人静了，三个人毫无睡意。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直到金鸡报晓的时候，他们还在商量着办好小社的事儿呢！

可是谁能想到，过了没几天，“整社”工作组在刘少奇砍社妖风的煽动下，奉命又来杀了个回马枪。

工作组回到村里，不总结散社的教训，不支持王玉坤他们三户办社，却搬用刘少奇的一大套谬论，大泼冷水，想再一刀砍掉这个三户小社。他们在小社里转了一圈，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有一个人出面，找到王玉坤说：“你们户数太少，办不成社，批准你们办个互助组吧！”

王玉坤一听，不由一愣，问道：“你是说要退社转组？”

“是啊！”那人勉强地笑了笑说：“你们户数太少，不合乎上边规定的建社章程！”

玉坤的火气直冲脑门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什么也不转！互助组，一年前我们就办过。嫌户数少，你兴不叫我们社，也兴不承认我们。可社，我们办定了，前进行，后退不干！”说罢，转身走了。

晚上，玉坤把小其、小庞叫到一块儿，对他们说：“他们叫咱

退社转组哩！”

两个人一听，都气得不行。小其说：“咱们就是不转！”

小庞涨红了脸儿，气忿忿地说：“对！反正干社会主义不犯法！”

王玉坤坚定的目光一闪，说道：“说得好！他们砍了社，还想拔根，说下大天来咱们也不依！”

第二天，三个人仍昂着头挺着胸，有说有笑地下地了。

“整社”工作组没法，就警告王玉坤说：“你身为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决定，办社出了事你自己负责！”

玉坤一点也不示弱地说：“当年办社的时候，王文章就动不动搬出什么‘组织决定’。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那‘组织决定’，我们不能服从！因为它不利于办社，不利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负责’，一人作事一人当，天塌了我们自己顶！”

工作组的人们被噎得够呛，便又搬出刘少奇“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来。他们连唬带蒙地说：“玉坤同志！别张口社会主义，闭口社会主义，没有机械化，就搞不了合作化，成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你们三户，人不过十口，地不过四十亩，能买起拖拉机吗？三户一头牛，连辆大车也没有，根本不能叫社！再固执己见，要犯大错误啊！”

“根本不能叫社！”“要犯大错误！”这些话激起了王玉坤的大火，他想：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我们办社，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有什么错误呢？王玉坤越想越觉得毛主席亲，越想越憎恨这股砍社妖风。他生气地说：“我们办社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不对？社小道路对，人穷志气高！现在买不起拖拉机，将来社一定会壮大的。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一定会有的！你们砍社，就是砍社会主义！还是那句话，你们说下大天来，我们坚决不依！”

玉坤说罢，扬声招呼道：“小其、小庞，快去装车，还是送咱

们的粪！”

小其、小庞答应一声，挥锨装起车来。王玉坤挽挽袖子，也绰起了铁锨。小车装满了，三个人一阵风似的推走了。

工作组的那两个人，立在那里，象木头橛子似的，呆呆地望着他们前进的背影。

三户贫农的小社保存了，一面社会主义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冀中平原上。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决心把小社办出个样儿来！



## 第四章 茁壮成长

英雄的三户贫农的小社，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树起了一面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大旗。坚强的三户贫农，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麦子刚倒头，正是争分夺秒培秋苗的节骨眼上，三户贫农等不得天亮，就顶着星星下地了。

王玉坤头上冒着蒸腾的热气，手扶木犁，刚毅的目光望着前方，粗壮的双腿，迈出了扎实的脚步。在前边帮套的是王小其。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弓背弯腰，紧绷套绳，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套绳陷进了衣褶里，象是嵌在了肩头上。远处，王小庞正在撒粪。只见他左一下，右一下，铁锨在手里舞出了花。

耕过几遭地，玉坤吆喝住牲口，招呼小其歇一会儿。两个人直起腰来，擦把脖子上的汗水。玉坤一抬头，看到在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一家一户的人们也相继下地了。有的人神气活现，赶着大骡子大马；有的却只在肩头上扛着一把大镬……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新栽下的桑棵上。望着那新埋下的地界石，他两道浓眉拧在了一起，心里一剜一剜的很不是味。蓦地，办社以来的一场场斗争，又一幕幕地闪现在了他的眼前：刚办社那阵儿，多么红火热闹啊！尽管党支部书记王文章百般挡道，可贫下中农们还是积极报名入社。在那不寻常的日子里，贫下中农喜笑颜开，一双双满是老茧的大手，抡起大镬刨掉了那多年来作为界石的桑棵，土地连成了一片……然而，过了没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砍社”的黑风刮进了南王庄。一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支部书记王

文章，紧密配合，积极策划着“大社划小，小社化了”。地主富农没能破坏了的合作社，却让刘少奇的“停”“缩”“整”反动方针，把刚刚建起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给砍掉了。这是多么严峻的斗争啊！这时候，王玉坤的脑海里，仿佛又出现了王洛超的红托尼小轿车和老贫农刘义和那凄楚的脸庞……王玉坤想到这里，心里充满了战斗的豪情。他从斗争的实践中懂得，要彻底摧毁束缚农民几千年的私有制度，挖掉迫使农民永远陷于穷苦的祸根，在旧的基地上创建出新的东西，不经过斗争，不付出血汗，不创造条件，不改造环境，是决不能实现的。在南王庄扎下社会主义的根，把红旗举起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金光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多么崇高而光荣的任务啊！

玉坤挽起袖子，招呼小其道：“来，咱们接着干！”

小其答应一声，弯腰抬起了套绳。

玉坤说：“小其，你来学扶犁，咱们换换！”

小其不肯，憨厚地笑笑说：“不累，甭价！”

玉坤不由分说，一把抢过套绳，往肩上一跨，轰了一下那弯弯抵角的大黄牛，就拉了起来。

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新翻起的土地，也照耀着弯腰拉犁的人们……

正当这时，大沙岗背后，驶来一辆双套骡马车。大黑骡子驾辕，黄骡子挑梢，牲口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叮当直响。车上的人，两条腿高高地盘在车辕上，得意地摸着尖下巴，不时地在空中打着响鞭。人们不看也知道，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中农王洛超下地来了。

王洛超，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中等人家。如今，逝去的岁月，已在他那瘦长的脸上刻下了道道皱纹，撅撅着的八字胡下边，一副尖尖的下巴，两片薄薄的嘴唇。他整天眯缝着两只小眼，仿佛总是算计着什么。又打得一手好算盘，人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算破天”。

王洛超和弟兄们分了家，顶门立户过日子的時候，家景已经很不错了。人们形容富裕户的日子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王洛超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看不起那些穷得叮当响的人家，也看不起小打小闹、“胸无大志”的中等户，他最羡慕的是当年出过秀才和武举的张家大院。那虎彪彪的青砖房，一拉溜盖它几大间，那才气势呢！王洛超打起小算盘，盘算着进钱的道儿。终于，从跑运输，拉煤上找到了捞取“外块”的窍门。从石家庄拉回来倒卖，一趟就能赚个五、六块票儿。

除了拉煤以外，王洛超的生财之道还多着哩！比如，养骡驹。入冬的时候买上匹小骡驹，精心喂上一年半载，少说也能赚上二十布袋小米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比种二十亩地还强哩！”还有一手，看宝局。这是王洛超凭着那机灵的小脑瓜，给自己谋下的一桩美事儿。赌场上钱象流水似的，王洛超见了十分眼馋。可是，赌钱吧，又怕输了。眯着小眼一琢磨，有了主意：光看宝，不赌钱。到时候，一开宝合，他很快就能算出谁输多少，谁赢多少。散局的时候，别管谁输谁赢，都少不了王洛超的座地钱。王洛超一点点地攒，一步步往上爬。当然，这里边还有个不肯告人的诀窍：有了钱就放出去，存在家里又不会生小崽！就这样，不到几年的时间，盖起了青砖到顶的三间北屋，三间西屋，同时，还修起了十分阔气的大门楼。人们都说：洛超脊梁上背着算子里，走到哪里算到哪里，老天爷也算不过他。

王洛超住上了青砖房后，又有了新的“雄心壮志”。置上几十亩地，顾上个做活的，小日子就发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冀中平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里成立了抗日政权，抗日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时候，王洛超脑瓜一转，又打起了小算盘：共产党倒不赖，又打日本，又斗地主，还不侵犯我王洛超的利益。跟着他们，既能保住我的财产，革命

成功了，说不定还能捞一把哩！王洛超就抱着这样的目的，开始“革命”了。他觉得，这和他发家的“雄心壮志”一点也不矛盾。兵荒马乱的，这是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啊！一九三八年，王洛超竟然混进了党内，还当了村的粮秣主任。后来，批判了他那发家黑心的弟弟王洛俭，王洛超心里凉了半截儿。土改运动开始了，贫下中农斗倒地主，分了田地。王洛超这个“算破天”才如梦初醒：闹了半天，共产党是为那些穷人谋福的，并不能帮着我王洛超发家。我东跑西颠为的什么？罢了罢了，我要和你共产党分道扬镳啦！王洛超象泄了气的皮球，怎么拍也跳不起来了。有的时候开党员会，叫他八趟都不出门。一九五一年整党的时候，只好把他劝退出党了。

王洛超重树“雄心”，又一门心思地发起家来。他觉得，刘少奇提的那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倒挺对心思。他理着八字胡，打起如意算盘：好好好，我就乘着这个浪头跳三跳吧！

王洛超靠着他厚实的家底，又拿出了死钱生活钱的老招儿。每当一把钱放出去，他总是眯着小眼儿，得意地摸着尖下巴。脑海里便出现了滚雪球的情景，一个不大点儿的雪球，三推两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在这同时，他把贫下中农刚刚分到手的土地，悄悄地买在了自己名下。

王洛超乘着“发家致富”的浪头，跳了两跳，十分得心应手，他的小算盘就打得更紧了。角邱集上，他看中了当年地主家那招摇过市的红托尼小轿车。车排、车脚、车上装，是一色的檀木。车脚上一层密密麻麻的痰藜疙瘩，走起路来咯咯登登地响。红托尼车围还有七、八成新，上面画着青山飞云，小河流水。冬有棉围，夏有纱罩，还带有燕式的车伞。嘿，坐上去要多美气有多美气！再说，谁家聘闺女娶媳妇，借了我的小轿车，还能少给钱？王洛超主意一定，掏出四十块钱，买下了小轿车。后来，来回六十里地，跑了三次安平集，又买了个明晃晃的小铜油箱，挂在了

车辕上。王洛超把小轿车拾掇得金光耀眼，并且特意请爱题字的先生在车辕上写上：“远近达道逍遥过，进退连还运遇通”十四个都带走字旁的大字以示车行千里，人马平安。王洛超常常扬鞭催马，在街上兜风摆阔。人们都说：“王洛超坐上了红托尼小轿车，实打实地是跟咱们分道扬镳了！”

办社那会儿，王洛超象是当头挨了一棒。可是，凭着他那机灵的脑瓜，他从王文章身上找到了希望。他觉着，别看王文章是村党支部书记，说出话来，办出事来，挺顺他的心，合他的口，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人不一样。好在你王文章也是有大牲口的户，跟着你办社总不会吃大亏。就这样，强捏着头皮跟着王文章的脚步入了社。

王文章十分器重王洛超，很欣赏他发家致富的才干。于是，把他捧为社里的能人，竟然成了依靠对象。不过，王洛超总觉得拴住了他的手脚，在社里有人管着别扭，不如自己单干着随便。过了没几个月的时间，社散了，王洛超不知多称心理！夜深人静的时候，王洛超坐在炕上盘腿一算，象是美滋滋地喝了四两，心里甜透了。

这会儿，王洛超赶车来到地头上。他望着汗流浹背的三户贫农，心里充满了优越感。他很想奚落奚落这三个穷得叮当响的庄稼汉，刺刺这些“社迷”们。于是，拉着阴阳腔，大声说起了风凉话：“嗨！还是你们‘大社’干劲足。三条汉子一头牛，比我这大骡子大马还强哩！哈哈……我们这单干户算不沾！——哦喝，哦喝！”说着，胳膊一扬，鞭梢在空中一绕，“啪”地打了个响鞭。

王玉坤霍地挺直腰板，目光一闪，大声说道：“王洛超，别逞能！三户社就是大，大就大在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阳关道，甭看你们有骡子有马，走的却是资本主义独木桥。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王洛超在车上使劲地撇了撇嘴。大车转过了沙岗子，还一个



劲地甩响鞭呢！

小庞走了过来，气得两眼冒火星。他恨不能上前，一把将王洛超拉下来。小其瞪起眼睛，双手叉腰，呼呼地直喘粗气，非要上前捶王洛超两拳才解气。

玉坤上前拦住他俩，拍着膀子让两个年轻人坐下来。

小庞怒气不消地说：“王洛超这是有意给咱们闹难看，不给他点厉害，南王庄简直盛不开他啦！”小其接过话茬说：“王洛超在咱们成组时就光讽刺人。建社的时候，他跟着王文章的屁股转，净变着法的打击贫下中农。现在大社散了，又来挖苦咱三户的小社，还有完没完？”

王玉坤望着两个青年人，语意深长地说：“这就是斗争啊！你别看王洛超跳得欢，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是代表着资本主义势力向我们挑战！咱们积极办社，他贪求发家，斗争怎么能停止呢！毛主席鼓励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咱们凭着三条汉子一头牛，依靠党的领导，一定要赛过他们，叫他们看看贫下中农的志气！”

小其、小庞充满信心地点了点头。三个人卯足了劲，木犁呼呼作响，翻起了道道浪花……

人心齐，泰山移。社里八个整半劳力一齐出动，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在新翻的土地上及时播下了种。一场细雨，小苗长得象水葱似的。

三户贫农的小社，象棵社会主义的幼芽，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舒枝展叶，正在茁壮成长。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这面鲜艳的红旗给广大贫下中农作出了榜样，因而也就成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眼中钉。它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哼！黄鼠狼耍草棒，就凭他们那人马刀枪，还想成什么气候？”

这话传到玉坤的耳朵里，玉坤对小其、小庞说：“资本主义势力向咱们挑战，阶级敌人等着看咱们的哈哈笑，好哇！听到一阵风，咱们就得长一分劲。一定要把小社办好，为贫下中农争气，为社会主义争光！”

方向是对的，但前进的道路上该有多少困难啊！没有凑手的农具，没有大车，收庄稼送粪，全靠人推肩挑。这会儿，王洛超那伙人又有话说了：“咳！你们这个‘大社’，怎么倒用小车送粪呀？哈哈……”

小其、小庞血气方刚，听了这话气得不行。他们多么盼着社里能有辆大车啊！

这天晚上他们和玉坤合计这个事，玉坤说：“他们叫咱们‘大社’，说对啦！他们一户，咱们三户，就是比他们大啊！叫他们看着吧，现在大，将来更大！至于大车的事，我倒有个想法……”

小其、小庞一听，来了精神。

玉坤接上说：“土改那会儿，我和占元哥伙分得那副破车脚，放在那里还没有用哩。我看，拾掇拾掇还能叮当一气。”

小其想了想，眼睛一亮，说道：“俺舅家有个破车上装，我能想法借来。凑起‘争气车’，就不怕王洛超他们舌头长了。”

小庞一听有门儿，劲头上来了。忽地站起来，接上说：“俺家里还有挂疙瘩套哩！”

玉坤笑着说：“这不就成啦！只要咱横下一条心，摺在一起干，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当晚，玉坤来到老贫农王占元家里。玉坤开门见山地说：“占元哥，俺们社里想凑辆‘争气车’，咱俩伙分的那副破车脚，先让俺们用了吧！至于钱……”

占元没等玉坤说完，连连摇手说道：“你们拿去用吧，还提啥钱不钱哩！”

玉坤认真地说：“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

占元老汉诚心诚意地说：“要那样，就显得远啦！别看我不是社员，心里可盼着你们能闹好，大伙都在看着你们啊！拿去吧，以后缺着什么，只管说话，凡是我有的，自己不用也得尽着你们用！”

玉坤心里很受感动。王占元二话没说，帮着玉坤把车脚送到了社里。

第二天，小其也从他舅家借来了车上装。一阵斧凿叮当响，三个人竟然把“争气车”凑成了。大伙心里都说不出的高兴。他们摸摸这里，捅捅那里，处处都感到挺亲切。

小庞一溜小跑，从当家子叔叔家找来了一个破鞍架。玉坤拿铁丝、绳子一缠，结结实实满能用。

小其回到家里，高兴地对他娘说：“娘，咱也有车啦！”

小其娘高兴得合不拢嘴，笑着说：“好哇，省得受他们的气啦！”

小其一头钻到屋里，东翻西找地折腾起来。小其娘心里正纳闷儿，小其手里拿着块破布，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娘，你给咱做个软屉儿吧！”

小其娘答应一声，三下五除二地一剪，就穿针引线地缝了起来。她是个受尽了苦，做惯了活的人，手头上挺利索。不一会儿，

软屉做成了。小其拿着，高高兴兴地送到了社里。

当他们赶起“争气车”，送头一趟粪的时候，谁的心里不乐开了花呢！

正当三户贫农的小社，一步一个脚印在前进的时候，中共安平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派老周来到了南王庄，支持玉坤他们办好社。老周和三户贫农坐在一条炕上，说明领导上是让来支持他们办社的。玉坤、小其、小庞听了，心里十分激动。玉坤坦率地对老周说：“从一说让转组，这些天来我心里就不能平静啊！我总想：毛主席的号召，党给指出的这条路，别人是拦不住的，真就是这样啊！”

王小其激动地说：“党这么关心咱们，咱们一定要把社办好！”

“对！”小庞紧握拳头，浑身是劲。

接着，大伙商量着如何把小社办好。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心气可高哩！

那年夏天，是个多灾的季节。村西北那二亩晚谷刚刚秀穗的时候，忽然生了蝗虫。王玉坤心里十分着急，连夜和小其从供销社买来了“六六六”粉。社里人多势众，大家一齐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第二天，玉坤的老伴冯小蕊，带着妇女们去撒药。他们喷的喷，撒的撒，干得挺来劲儿。

正当这时，王洛超恰好从地头上过。他探探着肩，瞅了一阵儿，小眼一挤巴停住了脚。

“嗨，你们大社真新鲜啊！咱见过人病了吃药，没见种地还上药哩！”

小其娘嘴快得象刀子，扬声顶他道：“你王洛超想上还没有哩！”

“我……咳咳……”王洛超正想说什么，一阵风吹来，“六六六”粉呛得他咳嗽起来。

妇女们轻声笑了。

王洛超喘过气儿来，瘦长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连声说道：“新鲜，新鲜！老辈子都没见过，这回咱算开了眼！哈哈……”

王玉坤的老伴冯小蕊，见王洛超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正色说道：“王洛超，你没见过的事多着哩！拖拉机耕地你见过？电磨磨面你见过？实话给你说吧，俺们小社就是比你们单干户有盼头，不信，走着瞧！”

王洛超万万没料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也能讲出这样一番道理。便宜没捞着，反倒挨了噎。他耸耸肩膀，不甘示弱地说道：“走着瞧就走着瞧！咱不比花样多，打粮食的时候见吧！”

“行啊！”社员们满怀信心地答道。

可是，谁想到，治完了蝗虫，不久又生了蝻子。小其到地里一看，满地蝻子，扑扑拉拉地乱蹦，立时急得满头大汗。蝻子咬着嫩绿的谷叶，咬着刚秀出的谷穗，就象揪着人们的心啊！

小其找到了王玉坤，心急火燎地说：“玉坤爷，这回比上回还多哩！”玉坤想了想，坚定的目光一闪，说道：“再治！”

就这样，他们一连治了三遍，终于治住了蝻子。社里的那二亩晚谷，葱绿一片，长势挺喜人。社外的地里可大不一样，一块块地都遭了灾。受灾重的，差点儿成了光杆。王洛超的谷子也受灾不轻。他单枪匹马，没打完蝗虫，又来打蝻子，看着实在顾不过来，索性一甩手：“唉，听天由命吧！”结果，庄稼成了光杆子。

这一来，王洛超没话说了。可是心里很不服气，他眯缝着小眼一盘算，谷子地里丢了，玉米地里找。我略微下点本钱，不怕比不过你“大社”！王洛超鼓捣了一车豆饼，偷偷地追到了玉米地里。那年雨水多，草苗一块长，王洛超下死劲地锄了一遍又一遍。可是，锄了这块，荒了那块，顾了吹笛，顾不了捏眼。

在那节骨眼儿上，玉坤他们没歇过晌。每天吃过午饭，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就下地了。玉米地里，燥热得象个大蒸笼。三个人

挥汗如雨，依靠集体的力量，把地里锄得干干净净。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有一天，三个人正锄地。忽然身后添了两个人。他们在前边锄，后边两人一阵猛撈，也追了上来。王玉坤他们正纳闷儿，大草帽一闪，露出了两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县委张书记和帮着他们来办社的老周。

“张书记！”王玉坤他们亲切地招呼着围了上来。

老张直起腰来笑道：“我也来当社员啦！”

玉坤故意埋怨他道：“你还来当社员？那天晚上，把俺们三户一扔，撒手就不管了，你可倒真放心！”

张书记哈哈大笑起来。笑罢，神情一转说道：“‘响鼓不用重锤敲’啊！你们决心那么大，我还能不放心！”

玉坤笑道：“看看，还是你当书记的会说。”

张书记笑了，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几个人说着话，锄到地头，在树荫凉里坐了下来。

张书记说：“那回到省里开会，我汇报了你们三户的情况，反映了你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省委很重视，也向中央作了汇报……”

三个人都听得挺认真，玉坤想了一阵儿，说道：“我就想不通，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组织起来’，热情支持我们办社，可为什么偏偏有人要‘砍社’？为什么偏偏有人出来挡道呢？”

张书记说道：“这个问题提得好！正确的路线都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就得斗争，不斗争就不能前进啊！地主、富农不敢和我们明着斗了，我们在台上，他们在台下，乱说乱动我们就专他的政；可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却干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起着阶级敌人起不了的破坏作用，我们得警惕啊！”

听了张书记的分析，王玉坤心里亮堂了许多。他对围绕办社



以来的一场场斗争，对王文章错误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张书记问起王文章的情况。玉坤气愤地说道：“别提了，越来越不象话！那回把他斗瘪了嘴就出溜了。别说干工作，连党员会都不参加，跟当年的王洛超一样，死活不出头了。看来，真要和咱们分道扬镳了！”

张书记亲切地说：“玉坤同志，办社是件新事，你可要注意多学习。在社会上，在我们党内，总有一些人，顽固地要走老路。要知道，成立农业社，改变所有制，不经过斗争，创建不起来；农业社建立起来后，还必须经过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把社办好。在斗争中发展咱们的社！”

玉坤听着，点了点头。

这时候，玉坤的老伴送来了一罐子水。张书记笑道：“嘴！结记得还真周到。锄个地还送水来！”

小蕊笑着说：“老张，这是冲你；冲他们呀，渴得嗓子冒烟也没门儿！”

人们都笑了。大伙喝了水，又锄起地来。人们说着话，干着活，不知不觉把几亩玉米锄了一遍。

傍晚收工的时候，王洛超恰好和人们碰到了一块儿。他眯着小眼，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正想说句不凉不酸的话，一眼看见了县委书记，脖子一缩，溜了。

张书记早把他那怪模样儿看在了眼里，等他一过去，问玉坤道：“他是谁？”

玉坤说：“他就是王洛超啊！”

张书记若有所思地说：“噢，我说这么面熟！我还亲眼见过他坐着小轿车兜风呢！”

玉坤告诉张书记：“眼下正在和王洛超较量，他不止一次地向小社挑战示威。”

张书记很感兴趣地说：“应该和他好好赛赛，而且一定要战胜他！在他后边还有王文章和那些富裕户们；在你们后边有共产党，有贫下中农。可大部分群众都还在观望，这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啊！赛吧，打胜这一仗很有意义。”

张书记问社里有没有困难。玉坤胸脯一挺说：“没有。有，我们也能克服！”

张书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生产资料不足，你们是在勒紧腰带过日子。这么着，我和区里说好了，批准贷给你们二百元现金。”

“这……”玉坤还想说什么。

张书记打断玉坤的话，说：“别‘这’啦‘那’啦，说啥也得收下。可有一条，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张书记心里明白，后头这句嘱咐完全是多余的。他知道，三户贫农一个大子儿没花，凑起了“争气车”；他知道，三户贫农的小社，三个月内只花了一瓶墨水和八两棉油钱……

玉坤他们把贷给的款，买了辆大车。剩下的钱都攥在手里，一分钱也没舍得花。

有人说：“买张犁吧！”

玉坤说：“旧犁修修还能使。”

有人说：“买盘耙！”

玉坤还是摇了摇头，说：“有钱不买半年闲。”

玉坤早有了他的主意。一到劲头上，把剩下的钱一古脑儿的都买了化肥。化肥施到了地里，一场透雨，谷子油黑墨绿；粗壮的晚玉米，拧着喇叭头，嘎叭嘎叭往上长。社里的庄稼，块块出色，样样拔尖儿，谁见了谁夸。

王洛超还是不服气。背地里放出风来说：“那洋玩艺儿催起来的，光长秸秆，不打粮食，不信到时候瞧！”

小其、小庞听了，心里十分生气：“哼，死不开窍！”

玉坤劝他们说：“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好哇，到时候有他的好瞧！”

说来也是，社里的庄稼象是有意嘲弄王洛超似的，沉甸甸的谷穗低下了头，玉米都鼓起了大肚子……

转眼，收获的季节到了。三户贫农的小社，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

这天，社里的人们正在割谷子。那密密实实的谷子，象一领席似的。黄橙橙的谷穗，又粗又长。割一把攥在手里，沉甸甸的真喜人。

王洛超赶着大车从地边上过，再也没有心思打响鞭了。鞭杆一捅骡子屁股，牵拉着脑袋，悄没声地溜了。

王玉坤他们早看在了眼里。人们禁不住“轰”地大笑起来。

这一年，社里收了一千八百斤谷子，一千九百八十斤玉米，两千斤花生，七百斤棉花，五千斤红薯。共折合原粮九千九百五十斤，比一九五四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多。

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的小社，象山顶上的青松，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在阶级斗争的风雨里，正在茁壮成长！

## 第五章 东风浩荡

一九五五年秋天，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小社的庄稼丰收了，粮食平均亩产二百零五斤。这在“春种三穗苗不成，种一葫芦收一碗”的南王庄说来，确实是一个破天荒的大丰收。特别是在风、沙、蝗虫三害并行，单干农民大都减产四、五成的情况下，王玉坤等三户贫农小社居然依靠集体力量，夺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收成。这不能不使南王庄人民震惊了。看吧，南王庄人民聚集在街头巷尾，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纷纷议论起来：

“玉坤他们的社产量就是高，还是组织起来力量大啊！”

“那还用说，合作社就是好，不怕风吹沙打蚂蚱咬！”

人们用热烈的语言赞颂着合作社的优越性，用惊讶而又羡慕的目光，注视着三户贫农小社丰收的庄稼。

庄稼人最讲求实际。村上单干的贫下中农，从玉坤他们三户贫农摆在一起坚持办社，战胜了风灾、沙害、虫祸取得大丰收的事实里，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纷纷找到王玉坤等三户贫农要求加入他们的社。就是那些牲口、犁耙套齐齐全全的中农户，也感到“单干好比独木桥，经不起风吹沙打虫子咬”，想着入社了。特别是春天从六户小社里退出去的三户中农王振福、王振槐、王洛合，更是唉声叹气，后悔极了。

玉坤、小其、小庞看到这些，非常高兴。他们三个人凑到一起，商量起扩社建社的事来。

玉坤说：“毛主席叫我们组织起来，是为了让大家富裕起

来，过好日子。现在，光咱三户怎么行呢？咱们小社得扩大！”

小其说：“那是，听说这些天，王荣求、王清池、王玉宗他们十来户贫下中农要求加入咱们社，我看咱就先把他们吸收进来吧！”

小庞说：“王振福、王振槐、王洛合他们虽然没说回社来，我看他们都后悔了，咱是不是也找他们谈谈。他们要是愿意回来，咱们欢迎。”

玉坤听了小其、小庞的话，点了点头，说：“好啊，党的政策明摆着哩，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随后对小其、小庞说：“就这么着吧：咱先到贫下中农中摸摸底，再分头做做王振福他们的工作，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欢迎！”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党支部书记王文章却耸动着大探肩，从背地里吹出一股冷风，说他们三户贫农刚学爬就要跑，这是想露一脖梗出风头哩！”

这工夫刘少奇还在继续抡着砍社大斧。上边派人来，按照刘少奇的旨意，给三户贫农泼冷水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可是得慢慢来，急躁冒进不行！”

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不听他们这套洋腔怪调。玉坤说：“不听他们胡说八道。发展壮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没错儿！赶明儿咱就把‘招军旗’亮出去，走社会主义革命道，咱贫下中农就是要跨大步，迈急步，‘出风头’！”

就在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传到南王庄。毛主席在这篇光辉报告中，一开头就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在办社问题上犹豫、动摇、前怕龙后怕虎的人，说他们“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随后，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严厉训斥了那些手持刀斧大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揭露了他们顽

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的丑恶嘴脸。同时，毛主席用极大的热情肯定和赞扬了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干部坚决大办合作社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提到了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的三户贫农小社。毛主席说：“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主席的光辉报告传到了南王庄。这天大的喜事使南王庄沸腾起来，人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在南王庄的上空。欢乐的人们把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簇拥到街中央。

小其娘眼里笑出泪花，又惊又喜地问玉坤：“他玉坤爷，毛主席真表扬咱们三户啦！”

“是啊！”玉坤激动万分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表扬咱们啦！”

小其娘激动得热泪直涌：“毛主席整天操劳天下大事，还知道咱们南王庄三户贫农办社的事！毛主席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啊！”

王玉坤站在人群中，倾听着人们欣喜的议论，身心沉浸在幸福之中，他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喊着：“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大恩人，坚决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风吹浪打不回头，海枯石烂不变心！”

王小其、王小庞也激动地说：“对，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光！”

晚上，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聚集在玉坤家炕头儿上，召开了一个老少十口人全体参加的社员会。会上，王玉坤



怀着激动的心情，双手捧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兴奋地对大家说：“毛主席表扬咱们，说咱们三户贫农小社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这对咱三户贫农是多么大的关怀和鼓舞啊！咱拿什么来报答党和毛主席？”

一句话，象油锅里投进了火种，会场上立刻劈哩啪啦地热火起来！

小其抢先说：“叫我说，咱得赶紧扩大社，人多力量大，要不然，老是咱三户，连眼砖井也打不成，拿什么伺弄好庄稼呢？”

小庞紧接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咱得想办法把咱村的贫下中农都带到社会主义道上来！”

玉坤听着小其、小庞的话，兴奋地点着头说：“说得对。毛主席说咱们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咱们就得在‘方向’二字上带好头。这个方向，就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大道。看来，咱原定的扩社、建社计划太保守，不符合毛主席的报告精神。这一次，咱要把‘招军旗’竖得高高的，来一个大大地扩建！”

小其看着玉坤的脸，激动地站起来，两只胳膊往怀里一抱，高兴地说：“对，把咱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招’到咱社里来！”

小其娘、小庞娘、玉坤媳妇听到这话，都高兴得“哈哈”大声笑起来。她们说：“那可就好了！到时候，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报个喜，就说：俺三户贫农小社听了您老人家的话，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全村实现了合作化！”

王小庞笑模悠悠地听着大家议论，听着听着，忽然脸上收起了笑容，露出一副严肃的神情。他想起了他们办社途中的艰难，几分担心地说：“干是得这么干，就怕王文章从中打拨郎鼓啊！”

提到王文章，王玉坤满肚子气。这个党支部书记越来越不象话啦！他在办社问题上的种种表现，正是毛主席在报告中严厉批判过的那种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

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他已经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他根本代表不了党支部。王玉坤站起来，严肃地说：“不怕他打拨郎鼓！咱们有毛主席的报告撑腰，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助劲，什么都不怕！”

社员会一致通过决议：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分头深入农户，宣讲毛主席的报告。随后，借毛主席报告这一强劲东风，把三户贫农小社扩建成全村大社。

一场生动活泼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群众运动在南王庄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们越学习，心里越敞亮；越议论，心里越有底数。通过学习讨论，南王庄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人们回顾了南王庄土改后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情况，联系三户贫农小社顶妖风、战恶浪、夺得大丰收的事实，进一步看清了方向，认准了合作化是一条光明大道。他们说：“玉坤他们三户贫农走的路对，是咱们的方向，咱学他们的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这样，一个学三户、争入社的群众运动在南王庄热火朝天地掀起来了。

这个时候，三户贫农收到了全国各地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从祖国的山南海北寄来的上千件的鼓舞信，还有的送来了锦旗，热情地赞扬英雄的三户贫农，勉励南王庄人民继续前进。一位解放军战士从遥远的边疆寄来三十多块钱，他在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毛主席把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不光是对三户贫农的鼓舞，也是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的鼓舞。我是贫农的儿子，祖祖辈辈吃尽了单干破产的苦处，从合作社身上，看到了光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心里多高兴呀！我在边疆当解放军战士，要保卫祖国，保卫合作社，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好岗，放好哨，使亿万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寄去的几十块钱，是我多年来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把它寄给你们，表表一片心吧！你们是五亿农民的榜

样，也是我的榜样，希望三户贫农阔步向前，在合作化道路上为毛主席争光！”

毛主席的光辉报告指引着南王庄人民奋勇前进，从祖国四面八方寄来的一封封鼓舞信，激励着南王庄人民在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迅跑。

一连几天，人们纷纷报名入社。党、团员、贫下中农，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许多贫下中农兴高采烈地说：“毛主席说得千真万确，合作化是由穷变富的幸福路，我们走定了！”有的富裕中农也牵着大骡子来了，他们说：“我们看准了，单干是没出路的，终究是要走集体道路的，俺入社！”春天从六户小社里退出去的老中农王振福、王振槐老哥俩也高兴地赶来，他们说：“我们回老家来啦！”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迎上去，握住他们的手，亲热地说：“欢迎，欢迎啊！”王振福、王振槐在入社报名册上端端正正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家热烈地鼓掌，也有人提议叫王振福唱一段，庆贺重新入社。王振福特别高兴，清清嗓子，便放声唱起来：“……回忆起退社事，好不心酸；重入社再签名，心里喜欢！我决心加油干，奋勇向前……”

入社报名会开得非常火爆、热烈，把人们的心全振奋了！

晚上，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坐在一起，清点了一下报名户数，不多不少整整二百八十户。这个数字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大大超过了他们预定的扩建社计划。玉坤、小其、小庞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深深感到：毛主席的报告真说到了广大农民的心坎上了。毛主席一句话，全村实现了合作化！毛主席的指示是咱庄稼人开心的钥匙，指路的明灯啊！

忽然，小庞从报名册上发现一个问题，蓦地说：“王洛合怎么没报名呢？”

小其一愣神，拿过报名册看了一下说：“有。昨天我还见他在人群里站着哪，怎么会没有呢？”说着翻了几页，指着洛合的名字

说：“这不是！”

一提起王洛合，三个人不禁想起了他半年来的遭遇。

春天，王洛合在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的妖风迷雾中，转了向，退了社。秋头儿上，玉坤他们社里的庄稼长得挺是样儿，可王洛合少人手，缺家什，忙不过来，几亩地的谷子被蚂蚱吃成了光杆杆，几亩地的玉米、高粱草苗一起长，荒了，最后只落了几把草。王洛合看着玉坤他们社里丰收的庄稼，心里后悔得不得了。可人已经退了社，说什么也不灵啦！

过了秋，他看着自己囤底儿下那点粮食发了愁，心里话：这点粮食还不够一家人吃个冬饱哪！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没办法，还是推起小车，搞点“小自由”去吧，赚点儿是点儿，好维持生活！

这一天，听说束鹿旧城卖鱼，价钱挺便宜。心想：到旧城四十里，一趟贩它百八十斤，来回一天，就能赚不少钱。豁上辛苦，跑它几趟，一家子的饭碗就算保住了。主意打定，王洛合推起小车去了旧城。

在旧城，鱼是不少，集镇管理人员就是不让多买，说是防止小商小贩投机倒把。王洛合挨到傍黑，总算买了两筐鱼。往回走时，王洛合越寻思越别扭，贩点鱼也算投机倒把，看来这“小自由”的路子不好走啦。心里腻烦，打了瓶酒，琢磨着，喝了这瓶酒，卖了这两筐鱼，洗手不干这种自己费力人讨厌的“小自由”啦！何苦呢？

走着走着，天黑下来了。这一天，刮的是西北风，到了傍晚，风更大了，天也冷了。王洛合在旧城耽搁一天，没有舍得花钱吃饭，肚里无食，身上衣服又单薄，到了路上，他又饥又冷。忽然，一阵冷风吹来，他觉得一阵头发晕，眼发黑，两腿酸软不听使唤了，推着的小车也象增加了千斤重量一样推不动了。他知道自己病了，正想停下来休息一下，一个大旋风卷来，王洛合连车带人

倒在地上。

正在这时候，本村王秃本哼着洋腔怪调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这个王秃本从小就不学好，吊儿浪荡，偷鸡摸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二十岁上，花钱托媒人骗了个媳妇。媳妇进门后见他不干正事，抬脚另嫁了人。从此，王秃本光棍一根，更不走正路了。吃、喝、嫖、赌、抽，坑、崩、拐、骗、偷，无所不干。再加上他长了一脑袋癞头疮，头发全脱光了，人们都说他是头顶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这一天，他在旧城赶浪荡集，倒卖了一辆自行车，骗了几元钱，便哼着黄色小曲往家返。走到这里，闻到前边有股子酒味，馋得嘴里直咽唾沫，急忙凑了过来。

王洛合认出王秃本，心里很腻烦。他讨厌这个人，可现在病倒在半路上，有什么法子呢？求他帮帮手吧！

王洛合说：“我病了，走不动了，你帮我把车推回去吧。”

王秃本嘴里流着哈啦水，两眼搜索着筐里的酒瓶子说：“天这么冷，我，我推不动。”

王洛合知道他没打好主意，忙说：“筐里有瓶酒，你把它喝了，就有劲啦！”

王秃本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弯腰从筐里拿出酒瓶子，伸起脖子喝了几大口，随后往怀里一揣，哑吧哑吧嘴说：“这么着吧，你在这等一会儿，我给你家里捎个信，叫他们来接你。”说罢，嘴里又哼起“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黄色曲调，扔下王洛合，一溜烟地走了。

可是，就这个口信，王秃本也没给送到家。他一路走，一路喝酒，到家就醉瘫在炕上，一醉三天没出门。

这里，王洛合越等越等不来，越等天越冷。到后来，他头昏脑胀，两腿酸麻，根本站不起来。到这功夫，他想起了退社时王玉坤说的话：“单干那条路走不通！”他明白了一条道理：“小自

由”不行！心里话，我要一心扑到社里头，和玉坤他们一块儿干，怎么会落到这步天地！

王洛合扔下车子，使出浑身力气，站起来。可是刚走出几步，两眼一黑又倒下了。王洛合身上有病，心里明白，倒在这半路上，要是没有人来，等不到天亮就会冻成冰棍。他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走！走不动，爬！

他走呀走呀，爬呀爬呀，到天明，爬到角邱村一个亲戚家。在亲戚家，烤了把火，暖和过来，可是，他右手的第一节手指头却早已在路上磨破冻掉了……

报名入社那天，王洛合羞得难言。他走到玉坤跟前，嘴唇有点发抖，只是深情地喊了一声：“玉坤！”再也没说出什么话来。

王玉坤看着王洛合激动的样子，拉住他的那只伤手，心情沉重地说：“你残废了，这不单是你个人的过错，这是资本主义的‘小自由’害了你！毛主席要我们走社会主义大道，要我们大家伙儿组织起来，消灭个体经济制度，共同富裕，咱们得齐心协力，往这条路上奔啊！”

王洛合听着玉坤的话字字入耳，句句贴心，眼里不由得滚出两窝热泪。他无限感慨地说：“单干的苦处我吃够了，‘小自由’的罪我也受够了，这一次回了‘老家’，你们看着，我王洛合就是掉了脑袋也决不变卦啦！”

王洛合让人在报名册上工工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社大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出来了。

当时，南王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社员的土地零零碎碎，东一块，西一块，耕作起来很不方便；还有不少户与户、队与队的插花地，社里想统一规划开渠、治沙、平整土地都受到了限制。另外，土地分红损伤了贫下中农的利益，损害了贫下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型农具不能使用，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王玉坤、王小其、王

小庞对照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精神，觉得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还不够理想，它还不能够从根本上限制和取消人剥削人的现象，还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调动每一个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有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的可能。他们觉得，要想真正实现毛主席指出来的，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就得甩开膀子，跨开大步，取消土地分红，转入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高级社。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通过党支部向全体社员提出了酝酿取消土地分红、转入高级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希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介绍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文章“五亿农民的方向”写下了光辉按语。按语说：

“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毛主席的批示，传到南王庄，南王庄人民立刻沉浸在一片幸福和欢乐的海洋里。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个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表扬咱们的三户贫农小社了，咱们听毛主席的话，向他们三户学习啊！”那个说：“光说不行，得来实打实的。他们三户提出了取消土地分红转高级社了，又走到前头了，咱们得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前奔啊！”

于是，一场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批示，酝酿讨论取消土地分红转高级社的热潮很快掀起来了。老贫农王荣球高兴地说：“叫我说，土地分红早该取消。如今集体耕种了，土地还分你的我的，什么年月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王荣球的话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意愿和要求。

一些中农社员也都由衷地赞成。中农王振福、王振槐老哥俩

回顾了他们入社、退社又回“老家”的过程，颇有感慨地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咱们人入了社，土地还分红作什么呢？大伙一个心眼儿奔社会主义，幸福的日子就在前头！”

在毛主席光辉批示鼓舞下，南王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纷纷找到党支部，找到王玉坤、小其、小庞他们表示决心，要求前进一步，取消土地分红，尽快转入高级社。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南王庄号开了高级社成立庆祝大会。会上，县委张书记又给南王庄人民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王玉坤同志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要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消息传开，全村沸腾。老年人拉住王玉坤的手，再三嘱托：“去了北京，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千万要替咱南王庄的人们问好啊！”小孩们围着王玉坤又是跳又是笑，乐得不得了。三户贫农老少十口人更是高兴。他们围在一起，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成立高级社的报喜信，信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老人家支持我们，我们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海枯石烂，方向不变；雷击电轰，永远跟着您干革命！”

这封信，表达了王玉坤等三户贫农的心愿，说出了全国农村亿万农民的心里话。全国农村中，成千上万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已经建立，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高潮已经到来了。

## 第六章 巨大鼓舞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七日，这是王玉坤终生难忘的十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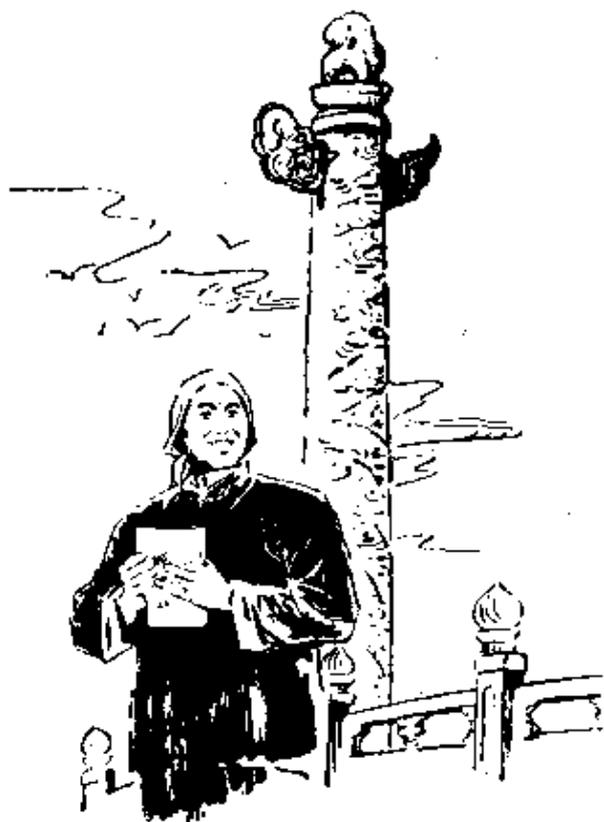
在这十四天里，王玉坤这个旧社会受尽奴役，当牛做马的穷庄稼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

当他来到北京，站在金水桥头，仰望天安门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王玉坤在大会中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递送了喜报，在全体会议上汇报了他们三户贫农坚持办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战斗历程。

在这十四天里，王玉坤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特别是二月七日晚上，王玉坤在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厅里，幸福地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面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谆谆教诲。这个幸福情景深深地刻印在王玉坤心里，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是大会闭幕的当天傍



晚，王玉坤刚刚回到住处，一个工作人员喜气洋洋地递给他一张大红请帖，告诉他：毛主席、周总理请他去中南海参加宴会。王玉坤激动地接过请帖，两眼端详着上面写的自己的名字，心里一阵热浪翻滚，两窝眼泪涌了出来。他没有想到啊，毛主席，还有敬爱的周总理请他去中南海参加宴会，这是多么大的关怀和幸福啊！王玉坤顾不得和工作人员说什么了，他跑进理发室，理了发，刮了脸，单等这个幸福时刻了！

幸福的时刻到来了。晚上七点钟，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怀仁堂门口，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冒着凛冽寒风，迎候大家，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王玉坤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刚刚走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毛主席认出了他，伸出了温暖有力的大手，高兴地说：你是河北省安平县王玉坤同志！

一句话，象一股春风吹进心田，王玉坤身上立时涌过一股巨大的暖流。他面对着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有多少贴心话要讲啊！旧社会的苦难，长工屋的折磨，新社会的幸福，办社路上的艰辛……他心潮汹涌，百感交集，握住毛主席的手，一肚子话翻上倒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王玉坤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两眼望着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心里想：要是有个机会能和毛主席坐到一块儿，好好地诉诉衷肠，听听他老人家的教导该多幸福啊！

王玉坤的愿望实现了！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派人请他坐到了第一席上。

宴会开始后，周总理笑容满面地走到王玉坤身边，兴致勃勃地说：“你的大会发言很好，感谢你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办社教育课。”随后，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把他拉到主席身边，向毛主席介绍了王玉坤在大会上的发言情况。毛主席听着周总理的

介绍，微笑着点头，连说：好！好！随后问王玉坤：你这个社多少户？多少人？

王玉坤站起来回答：“三百二十五户，一千四百二十多口人。”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两只大手按他坐下，关切地说：社大了，人多了，不如你那三户、十口人的家好当了，以后要多考虑大事啊！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激起了王玉坤心中的滚滚热浪。他站起来，激动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多考虑大事，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随后，站起来，高兴地举起酒杯，王玉坤也举杯站起，一起为庆祝全国实现合作化干了杯。

周总理问王玉坤：你那个小社亩产多少？

玉坤回答：“粮食二百零五斤，籽棉二百斤。”

总理点点头说：比单干时提高不少。停了一下又关切地问：社大了，明年计划产多少？

王玉坤满有信心地说：“粮食五百斤，籽棉三百斤。”

总理笑了，问：你们准备采取那些措施？

玉坤说：“俺们打算植树造林，平整土地，开渠打井，防风固沙。”

周总理点了点头，叮嘱他说：措施要扎实，还要多考虑大事。

王玉坤看着总理的亲切面容，听着总理的热切叮嘱，心里热乎乎的。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说：“总理放心，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宴会结束后，已经夜深了。王玉坤回到住处，两眼望着窗外明亮的灯光，脑海里闪耀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音容笑貌，心里翻腾着宴会厅上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周总理的热切叮嘱，用心地体会毛主席嘱咐的“要多考虑大事”的指示。他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激动。他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

周总理亲切接见他，这是对他们三户贫农的巨大关怀，也是对全国亿万农民的巨大鼓舞。想到这里，他浑身是劲，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回南王庄，把毛主席，周总理这一巨大关怀告诉小其、小庞，告诉全村的贫下中农，让这一巨大关怀变成巨大精神力量，使南王庄高级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出的“五亿农民的方向”，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为贫下中农争气，为毛主席争光。

他精神振奋，睡不着，爬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当天的日记：

一九五六年二月七日夜七点钟，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厅里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和我握了手，和我谈了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多考虑大事”，周总理叮嘱我们“措施要扎实”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天。

我这个扛活打短、浑身沾满牛粪渣的穷苦庄稼人，旧社会谁把咱当人看啊！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的关怀我一辈子不忘，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和叮嘱，我永远记在心里。同时，我还要把他带回去，叫小其、小庞和全村贫下中农都牢记不忘，坚决地去贯彻落实，为办好社，多生产粮食和棉花，为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农历正是大年三十。天上雪花飘舞，地上一片银白。就在这“瑞雪纷飞兆丰年，万民欢腾庆新春”的大年节下，王玉坤迎风冒雪，步行三十多里，赶回村里来了。

在村东口，王玉坤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脚步。他两眼深情地望着离开了半个多月的南王庄，想起了这个村子几百年来“风沙作祟、‘黄龙’为害”的苦难岁月。

看吧，眼前风雪迷漫中的南王庄，身子底下就是白沙滚滚的滹沱河故道。几百年来，一到春天，风吹沙起，黄尘蔽日。黄尘淹没田野，堵塞了河道，啃吞了春苗。年积月累，村庄周围到处都是沙丘、土岗。解放以后，王玉坤和村上有心劲的贫下中农，

想制住风沙，降伏“黄龙”。可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怎有那么大的力量？互助组、初级社办起后，力量还是比较单薄，行动不起来。高级社成立后，人多了，心齐了，力量大了，王玉坤在第一次社委会上就提出了“防风固沙锁‘黄龙’，改变南王庄穷困面貌”的建议。小其、小庞举双手赞成，其他社委干部也都积极响应。于是，社委会形成了决议，制订了战斗方案，分好了工。现在，决议执行得怎么样了？王玉坤心里惦记着。他正在想着，突然，从北边田野里传来一阵“突突”的马达声。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风雪中，一个高大的井架子傲然挺立在田野上。钻井队组织起来啦，好啊！

王玉坤正要走到钻井工地上去看看，小其、小庞和贫下中农闻讯从村里跑来了。他们拉住王玉坤的手，兴奋地说：“玉坤爷，你在北京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情况，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我们高兴得一夜没有睡着觉啊！”

玉坤笑呵呵地说：“我也是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毛主席、周总理关怀咱们，咱们要给他们老人家争气啊！”

小其、小庞激动地说：“俺浑身上下都憋足了劲，就等你回来领咱们干哪！”

玉坤指了指钻井架子说：“你们这不是干得很好吗？”随后详细询问了钻井、开渠、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的准备情况，舒展开眉头说：“敬爱的周总理嘱咐我们，措施要扎实，咱就得把措施订牢靠，订了就办，办就办好。”王玉坤说着话，拉住小其、小庞的手说：“走，咱们一块到地里转转，看看哪儿钻机井好，哪儿打砖井合适，哪儿开渠顺当，哪儿植树造林能锁住风沙。”

小其看着玉坤身上的雪花，说：“你先回家吃饭去吧，家里把大年三十的肉菜嫩出来了，单等你回家过年哩！”

玉坤笑了笑说：“不去地里转转，心里没底儿，就是大年三十吃蒸碗嫩肉也不香甜啊！”

这一天，王玉坤领着人们，冒着飞雪严寒，查风口，绕沙岗，进行了实地勘察。晚上，在人们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庆新春佳节的时候，大队部里召开了支委、社委联席会议。会上，王玉坤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南王庄贫下中农的深切关怀，订出了南王庄一九五六年防风固沙锁“黄龙”的具体行动计划，组织起以打井开渠、植树造林、平整土地为中心的三大专业队。



消息传开，南王庄沸腾了。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纷纷找到党支部、社委会，要求参加专业队。他们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一定要大干一场！农历大年初一那天，阳光灿烂，南王庄在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声中，召开了“防风固沙锁‘黄龙’”誓师大会。会上，王小其、王小庞、共青团书记李五和打井能手王运昌，分别代表植树造林专业队、平整土地专业队和打井开渠专业队表了决心。随后，锣鼓声起，战旗挥舞，三路兵马冲出村子，浩浩荡荡地开到工地。南王庄征服大自然的战斗打响了！

在村西弯弯曲曲的滹沱河故道上，王小其带领的植树造林专业队，在砭人脊骨的寒风中艰苦奋战。男队员们甩开膀子，用钢

镐铁锹刨开冻土层，挖出一个个大土坑。女队员们闪动着矫健的身影，把树秧一棵棵放进坑里，培土夯实。王玉坤挺立在树坑旁，身体当标杆，一会儿两手一扬，招呼放树秧的女队员们：“向左移一点儿！好！”一会弯下腰去，眯起一只眼仔细瞄一瞄，叮嘱一声：“夯实一点儿！对！”在王玉坤带领下，几天时间，七里长的防风林带就在弯弯曲曲的河滩故道上，象列队成行的卫兵一样挺立起来。

在村北沙丘如山的“卧龙岗”上，王小庞、李五率领的平整土地青年突击队，在冰天雪地的新春正月里日夜奋战。他们用铁棍敲碎冻土块，拉着小车飞跑。半个月的时间，青年突击队就搬掉了村北这个卧龙岗，为南王庄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打响了开春第一炮！

在村北打井工地上，人工井架天轮飞转。王运昌带领的打井专业队正在紧张战斗。

专业队的行动，震动了南王庄的沙滩丘岗，也震动了南王庄的男女老少。不少老年社员再也不肯过自己的舒心年了。他们纷纷找到专业队要求参战。重新入社回“老家”的王振福老汉，剃了胡子刮了脸，扬起铁锨大声唱着“手持铁锨将你打，治不服‘小黄龙’不回家”的自编梆子腔，加入了青年突击队平整土地的行列。

王小其的母亲王美同，玉坤的老伴冯小蕊，不声不响，悄悄地串联组织起十几个老年妇女，每天清早起来，跑到村外野地里、树林里扫集树叶，砍搂杂草。她们说：“俺们老婆子干不了别的，多积肥，积好肥，为办好社，多打粮食，添斤加两，为毛主席、周总理争光！”

冯小蕊听说打井砖不够用了，就叫打井队的人们去搬她家准备盖房用的砖。打井队的小伙子们说：“玉坤奶奶，你和玉坤爷商量过吗？”冯小蕊笑哈哈地说：“不用商量，他知道了也得这么办。”

她听说社里的树秧都是买的，便叫上小其娘和几个老年社员，天天去村边地头采集榆树籽。育秧时，她舍不得占用集体耕地，就在自己院子里开出一片方方正正的地块，育起秧来。她对人们说：“树秧自己育，为集体节约一点儿是一点儿。”

专业队的行动也震惊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他们放出一股阴风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王庄靠着‘黄龙’吃‘黄龙’，平整土地，断了龙脉，喝西北风去吧！”

在这股阴风吹动下，地主分子张谦义跳了出来，他在人群中散布：“打井，打井，打成了一个窟窿，打不成两个窟窿。”攻击南王庄打井，劳民伤财。就是打成了，也得塌一个债窟窿，打不成，地里一个干窟窿，家里一个债窟窿。

富农分子王洛聘也公然在群众中吹起冷风，说什么“栽树好多啦，身闲肚也闲，喝口凉水也自然。”

阶级敌人明使雨，暗使风，破坏这场改天换地的斗争。王玉坤看到这个情况，找到王小其、王小庞和党支部的人们。煤油灯下，他们一起重温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周总理的热切叮嘱。王玉坤激情满怀地说：“咱们奔社会主义，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的。办社初期，他们阻挠、捣乱；现在，他们又跳出来煽动破坏，这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周总理要我们多考虑大事，我看这大事，就是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能坚持，我们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地富反坏分子的活动，抓住他们的手脚，狠狠打击！”

一天傍晚，老党员、王老山跑来告诉王玉坤：“张谦义家房后那块地里集体种下的小榆树一半枯死了！”

玉坤听了一愣，随后拉起小其说：“走，咱去看看。”

他们在枯死的小榆树下蹲下来，仔细察看了树杆、土坡。玉坤看出了门道，伸手轻轻一摇，树杆倒下来。扒开土坡一看，树根早就被人拔断了。他连看了几棵都是这样，心里有了谱，跟小

其使了个眼色，又按原样埋上了小树，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这天夜里，地主分子张谦义鬼鬼祟祟地钻出村口，来到村西河滩故道上新栽下的防风林带里。他贼头贼脑地看看四野，嘴里恶狠狠地骂着什么，弯下腰，伸出两只罪恶的黑爪，抓住一棵刚刚扎根伸叶的



小树就要拔。就在这时候，王玉坤一个箭步赶过去，大喝一声：“住手！”飞身向前，一脚踩住了地主分子伸出的黑手。

王小其、王小庞带着社员们赶来了，当场揪住了这个坏家伙。张谦义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了他吹阴风，伸黑手，破坏大干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

第二天，党支部抓住这一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召开批斗地主分子张谦义的群众大会。

经过这场斗争，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关于“要多考虑大事”的伟大教导和热切叮嘱。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他们自觉地注意了抓阶级斗争，注意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这一年，南王庄防风固沙锁“黄龙”的战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仅一春一夏，他们就栽树四万多株，培植起一个七里长的防风林带，开辟出一个一千五百多棵苹果、梨、桃树的果木园。同时，平掉了几十个小沙丘，搬走八个沙岗，整出三百多亩一马

平川的好畦田，而且打了三眼机井，打成二十三眼砖井。

防风固沙锁“黄龙”的胜利，鼓舞了党员、干部、青年民兵的斗志，也教育了有保守思想的老农。老社员张洛栋原来一听王玉坤说要打机井、锁“黄龙”，他就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对人们说：“南王庄什么年间打过机井，就是打成了，井里能出多少水？能锁住‘黄龙’？我就不信。”王玉坤听说了，笑了笑，没吭声。机井打成了，王玉坤特别请张洛栋去看畦口浇麦地。他去时还是抱的他那本老经，畦沟开得很小。水流来了，他掏出烟袋荷包想打火抽烟，心想：井里流出来的这点水，也不过刚能湿湿地皮，用不着忙。没想到，烟还没点着，机井里的水呼喽呼喽地流来了。水流急，水流大，畦沟窄，畦沟小，容不下，这里冲开口子水跑了，那里又冲开个口子，水跑了。老社员堵了这头挡那头，累了一头汗，还是挡不住，急得喊起来：“来人啊，快帮忙来呀！”王玉坤笑呵呵地走过来，开玩笑地问：“老哥，这打井锁‘黄龙’你信不信？”张洛栋嘻嘻笑着说：“信！信！”随后开心地说：“要吃麦，泥里踹，要吃饼，打机井。”

群众思想大解放，庄稼长得分外强。这一年秋头上，南王庄的庄稼一派丰收在望。玉米怀里抱起了“胖娃娃”，高粱头上戴上了红缨帽，大谷穗一尺来长，象个狼尾巴，沉甸甸地垂下来，压弯了腰，棉花棵上棉桃累累，迎着朝阳，张开笑脸。社员们都说：“这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取得的，丰收后，咱们要把最好的粮食，最好的棉花卖给国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喜。”

可是，谁也没想到，八月中旬，一场大雨使津沱河决了口，洪水袭击了南王庄。在灾害面前，党支部坚信：集体自有回天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从抓阶级斗争入手，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小其、小庞带领一部分社员去地里打捞残秋，王玉坤和其他支委、

社委干部组织群众，就地取材，搞起了打木楼、旋笔杆、轧棉花、做干粉等十八项副业。

副业刚开办时，资金不够，玉坤动员母亲，刨掉了院里准备做棺材用的一棵大杨树，支援了副业生产。在王玉坤的带动下，不少干部社员都积极投资。他们没向国家贷一分钱，没向国家要一分救济款，副业生产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这一年，他们仅副业收入就得款两万五千多元，除年底社员分红一万多元外，还积累下资金九千余元。

这一年，受灾不见灾，社员收入一点没减少，还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积累下不少资金。社员们高兴地说：“高级社的优越性就是大，天大的灾难也不怕！”

从这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多考虑大事”的教导就象石雕木刻一样地印在了南王庄广大干部社员的脑子里。一事当前，他们就亲切地回顾起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叮嘱，看看自己是不是考虑了大事，抓没抓阶级斗争，坚持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南王庄人民在毛主席关于“要多考虑大事”的巨大精神鼓舞下，顶风破浪，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争了光！

## 第七章 高歌猛进

一九五八年，在革命的史册中，是意义多么深远的一年啊！

这年五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根据全国出现的一派跃进形势，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和智慧，亲自主持制订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亿万人民解放了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

这天，王玉坤在县里参加了会议，县委传达贯彻了总路线的精神。玉坤的心不平静了。下午，会刚散，他就急急忙忙往回赶。

一路上，王玉坤想了很多很远。办社以来，他们虽然打井平地，植树造林，但是，步子迈得小了，气魄也不大，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南王庄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伟大领袖毛主席多么英明，他对全国人民的心情，了解得多么透彻！总路线的灯塔，照亮了王玉坤的心，点燃了心中的火。他决心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发动群众，制定新的跃进规划，描绘彻底改变南王庄落后面貌的美好蓝图。想到这里，玉坤的脚步更快了。

晚上，大队办公室里，灯光通明。小其、小庞和全体支部委员，听了玉坤传达的总路线精神，心里都憋足了劲。支委们反复讨论，加深对总路线的认识。然后，集体制订了彻底改变落后面貌的跃进规划。鸡叫三遍了，他们还没有散去。

第二天，在全体社员会上，玉坤传达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宣读了党支部制订的跃进规划。社员们，一个个心里燃起了一团火。跃进的年月，南王庄一片热气腾腾。

村里的砖墙上，写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字标语。十九个大字，闪闪发光。

田野里，一片沸腾。小其带着一支人马，测渠测路；小庞带着一支人马，栽树造林；共产党员李五带着虎彪彪的小伙子，投入了打井的战斗。田野里火红一片。

但是，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高级合作化后，无论从人们的思想上，还是大地上，还残留着不同形式的痕迹，阻碍着南王庄人前进的步伐。

这天傍黑，玉坤出外开会，刚回到家里，小庞就找上门来了。从来慢言磕语的小庞，红着脸，冲口对玉坤说：“玉坤爷，你说怎么办？”

一句话把玉坤问愣了。问道：“什么事？这么急！”

小庞说：“咱们规划的林带，涉及到外村很多地，咱怎么栽树呀？”

小庞话音刚落，小其又一步跨进门来，喊道：“玉坤爷，咱的方田没法划，渠也开不成。”

玉坤说：“为什么？”

小其为难道说：“咱划的方田，把外村的插花地圈进来了。渠测到张敖村地边上就停了，人家叫挖吗？”

玉坤还没有答话，李五又风风火火地进了门。他说：“咱们靠中角村的机井打成了，中角村的几块插花地，隔着咱的春玉米，水怎么通过去呢？”

一连串的问题，都堆到玉坤面前来了。他深深察觉到：随着生产的向前发展，高级社的局限性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又想到远景规划：将来还要办电，兴建更大的水利工程，使用拖拉机、播种机等各种农机……土地插花，各自为政的零散局面，怎么适应呢？跃进的形势，生产的飞速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不然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想到这里，他先问大家：“你们说，该

怎么办呢？”

李五思索了一下说：“要是把社再办大点，村和村的土地连成片，问题不就解决了？”

“对！”玉坤的眼里闪着火花。显然，李五的话正中他的心怀。

小其、李五，一听玉坤同意，不约而同地说：“那咱办大社吧！”

小庞眼里闪着光：“玉坤爷，咱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封信，说说咱的想法。”

玉坤心里也很激动，但他冷静地说：“这可是个大事，咱要向上级提出咱的想法。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会想到这事的。”

王玉坤的想法是对的。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全国各地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普遍要求成立大社。就在这年的八月六日，毛主席视察了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肯定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热情地赞扬了这种精神，及时地发出了伟大号召：“人民公社好！”。八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立刻，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掀起来了。

真是想星星，星星掉到手里；盼月亮，月亮落到怀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到南王庄，贫下中农欢腾了。人们眼里含着泪水，奔走相告。毛主席多了解贫下中农的心啊！

在秋风吹金浪的季节里，南王庄人民公社诞生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这天，南王庄村北搭了台子，会场布置得严肃而热烈。中间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贴着鲜红的对联，红旗在迎风飘舞。社员们象过节日一样，都穿上了崭新的服装。年轻人们腰里系上彩带，扭着秧歌，鸣着鞭炮，打着红旗，锣鼓喧天地进入会场。王玉坤同志担任了南王庄人民公社社长，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讲到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优越性。他说：人民公社是政社



合一，一大二公，五位一体，统一领导……。人们听了，心里多舒坦啊！王玉坤越讲越激动，话语象江河一样奔放，他铿锵有力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搭了通天桥，咱就一个心眼往前奔吧！”立刻，台上台下响起：“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声。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穿过村庄，越过田野，在高空里回响着……

人民公社象一轮红日，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更激发了南王庄社员的冲天干劲。他们分几路大军，平地划方，修路造林，开渠打井，干得热火朝天。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极大的优越性。正象毛主席所说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初冬，南王庄挖渠的战斗打响了。

多少年来，南王庄吃尽了风沙的苦头，主要根源是无水灌溉。从前滹沱河水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苦难。虽然这条凶龙滚走了，却留下一片沙滩。如今，要从二十里开外的束鹿县境内引来渠水，浇灌千亩田，有人就摇起头来。

有人担心地说：“咱们这荒沙滩，水能流过去吗？”有的指着滹沱河故道说：“这个旱河沟，沙有千丈，是个无底洞，看他们怎么过吧！”

王玉坤满有信心地说：“有了人民公社，就是火焰山也能闯过去！旱河沙深漏水，咱用红土挡埝，胶泥捶底，誓叫河水穿过沙窝！”

挖渠的战将们，都是精壮的青年人，他们干起活来，象虎一样勇猛。工地上，红旗如林，战歌嘹亮，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激战场面。

一天，大家正紧张地战斗，蓦然有人发现，在年轻人的队伍里，增添了一位老年人。大家一看，原来是当年闹退社，后来又“回老家”的中农社员王振福老汉。

振福五十挂零，别看身体不魁梧，可干活不比年轻小伙子差。他重新入社后，处处走在头里，不甘落后。去年夏天，共青团员们看到牲口的饲草不多了，共同倡议，利用中午歇晌的时间，为集体的牲口打草。振福知道后，晌午也不睡觉了，每天打满一大筐草，背到队里。团员们说：“给集体的牲口义务打草，是团员们的倡议，没有老年的份，你甭跟着跑了，多歇歇吧！”王振福一听火了，他说：“为集体做好事，人人有份，哪能分老少！”深翻土地的时候，青年规定每天翻半亩地，老年人尽力而为，不规定数。王振福悄悄地离开老年队，自动跑到青年队里干活，青年人干多少，他也干多少。从此，人们都喊他“老青年”，“二先生”的外号，渐渐就被人们遗忘了。这年，他参加了县里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会上，他得了奖状。王振福高兴极了，喜气洋洋地唱了几句梆子腔……

这次，振福偷偷参加挖渠，顿时轰动了全工地，一个调皮的小伙子，故意逗他说：“振福大伯，你怎么来啦？”

振福老汉不满意地说：“兴你来，就兴我来，反正都是为公社。”

“我们都是一色的青年，可你——”小伙子摸了摸自己的嘴巴，“这儿都扎手了。”

振福老汉不服气地说：“我——我是‘老青年’！”

一句话说得小伙子们都哈哈地笑了。

休息的时候，有人提议道：“‘老青年’唱一段吧！”

振福老汉从来是有求必应，而且一听喊“老青年”，心里就格外高兴，他立刻放开嗓子，唱起了新民歌：

人民公社是金桥，

金桥是人民来创造。

毛主席指出通天路，

金光大道步步高。

工地上沸腾起来了。玉坤看到这个场面，非常激动。他想，有这样多一心为集体的社员，有这样多生气勃勃的闯将，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冀中平原的冬天，北风凛冽。但是，英雄的南王庄人民公社社员，没有被这寒冷的天气吓倒，他们干得更欢了。听！是哪个小伙子，编了这豪迈的快板，在鼓舞人们的斗志：

雪洗脸，风擦汗，  
精神抖擞干得欢，  
英雄立下凌云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工地上你追我赶，热气腾腾，好一幅热腾腾的斗天图。

四十多岁的王玉坤，是个爱打的汉子。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他觉得浑身有用不完的劲。挖渠的战斗打响了，他整天撵在渠上，抡镐、推大车，和小伙子们比着干。

这天，玉坤正干着活，忽然觉得两腿隐隐作痛，蹬锹、推车也觉得麻木，不灵便。他心里嘀咕道：糟啦，是不是腿疼病又犯了昵？

提起玉坤的腿疼病，还得从他扛活时说起，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恨不得把长工的骨头榨出油来。多年的风雨摔打，严霜冰雪的摧残，艰难的饥寒劳累，使他得下腿疼的病根，一遇寒累，就木涨涨的疼痛。

收工的时候，玉坤的腿疼得更厉害了。为了瞒过家里的爱人，进家门时，他故意把步子放得轻松些。

玉坤的老伴冯小蕊，真的被瞒过去了。可是，玉坤夜里不自主地呻吟声，还是露了底儿。

多年的患难夫妻，革命伴侣，深深了解玉坤的脾气。他的性子是倔强的，一工作起来，自己的一切都甩在脑后头。不提醒他怕要累坏了身体哩！小蕊暗暗打定主意，明天说什么也不能让他

出门了。可是，第二天，屋里还黑洞洞的，小蕊起身做饭的时候，玉坤早不见了。那时，他在工地干得正欢呢。

太阳露出了一张笑脸。这时，从村口飞出一队人马，都是妇女。为首的是妇女队长杜香稳。她们雄赳赳，气昂昂，直奔挖渠工地。

杜香稳是王小其的爱人。她长得高个子，大手大脚。她出身贫苦，从小就背着柴禾筐，在漫洼野地里拾柴禾、砍草，扛着锄下地干活。风雨的吹打、劳动的磨炼，把她摔打成粗壮的身体，也炼出一手人人夸的好庄稼活。她和小其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就捆住了手脚，下不了地，围着锅台转起来了。总路线的光辉，点燃了她心中的火。她在屋里再也坐不下去，便放下孩子，甩掉家务，出工下地了。

香稳是个急性人，身大力不亏，手头又利索，干起活来，连小伙子都怵头。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铁大嫂”。选队长时，被大家选为妇女队长。

香稳当上妇女队长的那天晚上，婆婆把她叫到屋里，将自己的四件奖品，一件件地拿出来：一张铁锹，一把镰刀，一个抬筐和一个背筐。香稳知道，这是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跃进的浪潮刚刚掀起来时，婆婆被评为模范，出席了县里的劳模会，获得的奖品。如今婆婆捣古出来，要干什么呢？



婆婆坐在毛主席像前，深情地说：“香稳，这是我的奖品，传给你吧！咱们三户贫农办社的时候，毛主席表扬了咱，给了咱多大的荣誉啊！咱们要牢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革命一辈子，在各项工作中，都要带头干啊……”

面对着毛主席像，香稳感动得热泪直流。这四件珍贵的东西，仅仅是奖品吗？不，是婆婆为集体的一颗心啊！是老一代的期望啊！掂一掂，它的分量有多重！

从此，新任妇女队长杜香稳，就拿着婆婆给她的四件宝，开始战斗了。人们看到杜香稳领着妇女突击队，在收秋种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平地、深翻的战斗中，干的是多么出色。如今，这支队伍又开到挖渠工地上来了。

王玉坤见她们来得很齐，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妇女们豪迈地说：“领任务来了。”

一个快嘴姑娘紧接着说：“我们要求把推土挡埝的艰巨任务包下来。”

有个小伙子说：“那个活你们干不了。”

香稳反击说：“谁行谁不行，咱们比比看吧！”

在这伙泼辣的妇女面前，玉坤还说什么呢？他是了解和信任她们的，于是把任务给了她们。妇女们立刻干起来。她们破冻土，装大车，大镐抡得上下飞，小车推得快似箭。小伙子 and 姑娘们的一场对手赛，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年冬天，还不到“三九”，他们就把渠挖成了。引来了渠水，过了旱沙河，浇上了风沙地，长出一片好庄稼。

人民公社的诞生，不但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在改造自然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人们敢想、敢闯、敢说、敢干，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社办猪场，社办农机站……南王庄的青年农业试验场，也是这年诞生的。

一九五八年金秋，在王玉坤同志的倡导下，在大跃进的凯歌声

中，青年农业试验场成立了。他们挑选了四十多名男女青年，小其任指导员。要在薄沙滩上，进行科学实验，闯出一条高产的路子。

年轻人们，有颗火热的心。他们知道，在他们肩上，压的是多么重的担子，寄托着多么深的期望，他们是薄沙滩上夺高产的先头军啊！

青年们在秋收的战斗中，边抢收，边平地，边打井；在中秋的日夜里，深翻、积肥，战斗紧张而热烈。

刚交秋分节，正是小麦下种的好季节，小其和青年们访问老农，调查研究，总结小麦高产的经验。他们决定搞合理密植。制定出“八密一稀”的播种方案。多少年来，南王庄播种小麦，行距一尺二，每亩下种十来斤，已经成为常规了。小其他们的播种方案，该是多么敢想、敢闯啊！

播种时，农业试验场密植的消息，象风一样立刻传遍了全村。有人赞扬，鼓励，夸他们敢想、敢干。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直摇头。

有的说：“咱这薄沙滩，下那么多种子，行么？”

有的说：“从老祖宗起，就是稀田大穗，种那么密，简直是胡闹。”

阶级敌人，处于对人民公社新生事物的刻骨仇恨，也煽阴风，造谣言。富农分子王洛聘，在群众中极力散布什么：“种麦子和种韭菜没两样了，等着割麦苗喂猪吧！”

这股风，刮到农业试验场，有个别人沉不住气了。

玉坤听说后，鼓励他们说：“科学实验是人民公社的新事物，走惯老路的人，一定会看着不顺眼。阶级敌人，也总会造谣破坏。咱们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在薄沙滩上，创出高产的路子。”

小其也说：“对着哩！耩麦子就不能听蝼蛄叫。”

就这样，他们顶着邪风，播下了种子。

初春咬着冬天的尾巴，来到南王庄。农业试验场的小麦，在

小伙子们的精心管理下，返青了。那茁壮的麦苗，舒展着肥大的叶子，水灵灵地惹人爱。过路人见了，停下脚步，看了又看，夸了又夸，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是啊！多少年来，南王庄风沙滚滚的薄沙滩，谁见过这么好的麦苗。连那些存有保守思想的人，也开始认输了。富农分子王洛聘，望着那茁壮喜人的麦苗，恨得直咬牙。他打肿了脸充胖子，暗地里又散布：“月子里的孩胖不算胖，别看现在水灵，保准吐不出穗来。麦收见，喂牛也顶不了好绿草。”

小伙子们听了，都非常气愤。大家憋足了劲，一定要在荒沙滩上，创造出高产的新纪录。这不单纯是夺高产，和保守势力斗，而且是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辛勤的汗水，浇出了丰收的庄稼。

金色的五月，小麦收割的季节到来了。农业试验场的小麦摇着大穗子，齐得象一领席，密得这头一推，那头动弹。开镰这天，小伙子们把富农分子王洛聘揪到地里，进行了批斗。王洛聘在铁的事实面前低了头。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家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并且大开了眼界，人们高兴地说：“人民公社就是好，风沙地里飞出了金凤凰！”

这年，农业试验场的小麦亩产六百一十斤，这是南王庄开天劈地头一回啊！但他们并不自满，乘胜前进，在秋作物的种植上，他们又搞了“二马牙”、“金皇后”玉米，“歪穗高粱”等多种作物的试验。在烈日炎炎的中午，进行人工授粉；在满是露水的早晨，打药除虫。这年，创造了籽棉亩产二百五十斤，玉米亩产五百五十斤的新纪录。

人民公社如旭日东升，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这跃进的年月里，出现了多少新生事物，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呀！

## 第八章 破雾向前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苏修叛徒集团在这时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款，并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掀起一股反华恶浪。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蠢蠢欲动，叫嚣窜犯大陆。刘少奇与国内外阶级敌人里应外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起了全面的猖狂进攻。他疯狂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胡说什么“农民这几年从集体经济中没有得到好处”，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自一包”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拼命鼓吹“四大自由”，叫嚷“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还公然叫嚷“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等等。刘少奇掀起的反革命妖风刮到南王庄，在南王庄又起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一年冬天，上级派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组”，在南王庄推行“三自一包”的黑货。



说什么“国家经济困难，不能打着红旗喝西北风”，为了“调动”社员积极性，生产队的规模“越小越好”；鼓吹什么多分自留地有“十大好处”。甚至主张“对土地，要分田到户；对牲口，可分槽喂养。”还说什么这是“上边”的“新精神”。

这个“新精神”给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撑了腰，打了气。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也借尸还魂。他们心领神会，上下呼应，大造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贼奸溜滑的王秃本又脱掉油包破袄，换上了他那套不合身的“新制服”。这是他钱揣腰包，酒灌满肠的标记。王秃本弓着虾米腰，喷着唾沫星子叫嚷什么：“上级明文规定，对自由市场，第一是开放，第二是开放，第三还是开放，好日子又来啦！咱还是脱了鞋抓脚心，乐了一会说一会吧。”他施展出全部坑、崩、拐、骗的本事，在自由市场上上窜下跳。一次，王秃本跟投机倒把分子合伙倒卖自行车，从中牟取暴利，被公安机关当场抓住了。王秃本的罪恶行为，激起了南王庄人民极大的愤慨。在贫下中农的强烈要求下，政法机关给王秃本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并没有从王秃本身上得到应有的教训，在“三自一包”妖风的煽动下，也蠢蠢欲动。

富农分子王洛聘，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大煽阴风，公然在街上散布说：“俺闺女家那个村，把地和牲口都分了，把生产队都拆啦！”王玉坤当众痛斥了王洛聘，警告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能造谣生事，破坏人民公社。这个老吸血鬼，当场低头认罪，暗地里却造谣中伤说：“别看玉坤他们闹腾得挺蝎虎，早晚还得是一家一户地过庄稼日子。”更恶毒的是，他煽动一些私心严重的人跟集体闹对立，以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他说什么“城市八级工，不如自由地里两畦葱。”对富农分子王洛聘不服管制的嚣张气焰，南王庄广大贫下中农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

决不能容忍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当天晚上，南王庄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斗争了富农分子王洛聘，在贫下中农的怒斥声中，王洛聘又耷拉下脑袋来。

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南王庄仍一刻没有停止。“三自一包”这股妖风，使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中农王洛超又动了发家的心思。他放下赶车的鞭子，起早贪黑地开起小片荒来。更奇怪的是，他对自家的西屋看得更严了，门上整天价挂着巴掌大的铁锁，很少见他开屋门。党支部把底细摸清楚了。这天收工后，玉坤决定找王洛超谈谈，便扛着锄，直奔洛超家。不料正碰上洛超扛着铁锹朝村北走。看他那急匆匆的样子，象是有什么急事。玉坤喊住他：“洛超哇，天都黑了，你这是做什么去呀？”王洛超并不回避，小眼睛一挤，指着村北，嘿嘿一笑，说：

“咱也赶个时兴，开点小片荒。”原来洛超是指林业队刚刨过树的地方。玉坤听了拦住他说：“那可不是荒地呀，林业队还要在那里栽新树呢。”洛超心中大为不快，眼睛一眨巴说：“玉坤呀，你别总是隔着竹帘子看俺，上级要是没章程，谁还不敢逞这个能呢！”玉坤心里有火，但仍耐着性子解释说：“咱可别听风就是雨。”正说着，街口突然闪出几个人，打头的是老贫农王占元，他气还没喘匀就一把拽住王洛超气乎乎地说：“洛超，庄稼人没闲工夫跟你磨牙，一句话，你西屋锁着什么宝贝”。王洛超本来就心虚，这下更是脚上长草，荒了丫子，他强把脸一沉，硬着头皮说：“没什么，无非是柴禾、草，不信，你们看去。”

人们互相使了个眼色，顺水推舟卷着王洛超进了家。这下，洛超头上冒汗珠子了，他搪塞说：“唉，不……不用看，真没什么，你……你们怎么信不过我呀。”

闻风赶来的人越聚越多。玉坤觉得该当众教育教育洛超，于是对他说：“有东西也罢，没东西也罢，既然大伙都来了，就让人们看看吧。常言说，明人不做暗事儿嘛！”

“说得对，得看看。”连不知底细的人也觉得洛超心里有鬼，非要他打开大铁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王洛超无可奈何地打开了门。好家伙，绳、耙、犁、套、牛笼嘴、驴裕拉、铡刀、水车链子……摆满了屋子，光五轮水车脐窝就有七、八个。几年来，队上丢的零七八碎的东西差不多在这里又全和人们见面了，人们气得不行。攥着烟锅的老汉，端着饭碗的小伙子，抱着孩子的妇女，一下子拥到王洛超跟前，七嘴八舌地质问开了：

“这东西都是从那里弄来的，干嘛锁起怕人看？”

“你为什么偷集体的东西？”

王洛超先是不肯讲，在人们的一再追问下，才结结巴巴说了实话：“都……都怪我思想老，我……我偷集体的东西，是想以后单干的时候……自……自己使着方便。”

“好家伙，你还惦记着单干哪！”

“你还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啊，死了心吧。”

“黑仓库”露了底儿，洛超弄了个鸡飞蛋打。一连几个晚上，社员们开会，批评帮助他，洛超知道横顶是过不了关的，就抹着干涩的小眼睛做了检查……。

大队党支部还以“一家苦引起千家恨”的阶级教育活动，提高广大社员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更加坚定了广大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那个所谓的“上边的新精神”成了过街老鼠，干部社员处处揭露它的实质，控诉资本主义罪行。那时候，尽管天空一时乌云乱翻，四下里妖风狂吼，“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黑货在南王庄却没有销售市场了。那个“调查组”再三做动员工作，可是，南王庄的干部没有一个主张分地的，贫下中农没有一个主张分牲口到户的。“灾年夺丰收，气死帝修反”这句话，压倒了“新精神”，成了干部、社员的行动口号。“调查组”认为“三自一包”的精神在南王庄贯彻不下去的根子在王

玉坤身上。他们便一连几天缠着玉坤，想叫玉坤吐个活口，好把“上级精神”尽快落实下来。

“调查组”的人对玉坤说：“南王庄是先进单位，这次贯彻上边的新精神也应该带个头。”

玉坤一听就火了，明确回答他们：“不错，南王庄是先进单位，这是毛主席亲手树起来的。要跟着毛主席，奔社会主义，我们带头干；要跟着别人走歪道，拉着尾巴向后倒退，决不行！”

“调查组”又后退一步说：“给社员多分点自留地，把牲口分给社员饲养，也是权宜之计，过几年形势好了，还可以再收归集体嘛！”

王玉坤觉得“调查组”是让资本主义蒙住了眼睛，光凭几句话是扭不过这个弯子的。他思索了一下，便说：“我领你们到村里村外转转吧。”

王玉坤领“调查组”的人先到了一队牲口棚。满槽肥壮的牲口，正摇头摆尾地争着吃草。老饲养员正大把大把地往牲口槽里撒料豆，边撒边说：“旧社会只有地主老财能喂起大骡子大马，解放后也只有少数富裕户喂大牲口。你们看，现在的人民公社，队队都喂大骡子大马，一个队就有几十头好牲口，单干时连做梦也想不到啊！”

从一队的牲口棚出来，玉坤又领他们把各队的牲口都看遍了，结果，各队都一样。玉坤诚恳地说：“牲口要是分槽喂养，把社里半个家业就折腾散了，这等于挖社会主义墙脚啊！”

他们又来到林果园。虽是深冬，但果枝已剪好，树身都涂上了半截子白灰，也着实有些壮观。王玉坤指着这片果林说：

“这片果林，原是一片荒滩沙丘，经过连年奋战，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是单干，谁能有这么大的腰劲呢？”

玉坤领着“调查组”，穿过防风林，又来到小麦丰产方。王玉坤指着一方方麦田说：“你们看，今年的麦苗长得多好，明年上

《纲要》，是大有希望的。有人说，再不分田到户，地都荒了。你们看，哪块地荒了呢？把大块方田分到户里，大面积的丰收怎么保证呢？”

“调查组”是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来的，带着“三自一包”的框框，是接受不了正确的意见的。他们不信王玉坤说的没有荒地，竟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质问：“你们好几千亩地，那么多河滩，一块地也没有荒吗？”

王玉坤坦然地笑了，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们的质问，皱了下眉头说：“要说荒地是有的，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玉坤挺着胸，领“调查组”直奔南王庄有名的草不生、鸟不落的黄沙岗。

黄沙岗上，王小其正率领着治沙大军，大打“变沙滩为良田”的硬仗。沙滩上，小车飞跑如穿梭，铮亮的铁锹上下翻飞，在沙雾中划出道道银色的波浪。小伙子们甩掉棉袄，一车推走一座“山”。姑娘们不示弱，你追我赶，如飞针走线一般。头发花白的老奶奶，银须飘飘的老爷爷，都上了战场。还没上学的孩子，也把小背筐里的沙土拍成“大窝窝头”，任凭西北风呼呼叫啸，谁也不肯退后一步。

面对着这轰轰烈烈的场面，“调查组”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荒地分到户里算了，干嘛……”

玉坤冷笑一声，说：“要说有荒地，这黄沙岗就是千年的荒秃地。今天，我们靠着集体力量，要把荒地变成良田，给国家多拿贡献。你看，群众的干劲多大啊！”

“调查组”仍不认输，三番两次地说：“还是按上边的精神办好。”

“调查组”的人说话，叫重新回社的王洛合听见了。几个月来，对所谓的新精神憋了一肚子气的王洛合，这下可忍不住了。他把铁锹往沙土里一插，抢上两步，伸出残缺不齐的手指，声音

都颤抖了：“什么！自由、单干，要不是自由、单干，我的手还不至于残废呢，哼，你甭惦记着俺还走那死胡同！”

王洛合的话象一把干柴投到火里，顿时，对“调查组”不满的情绪在黄沙岗燃烧起来……

后来玉坤到外地开会，离开了南王庄。“调查组”以为这下子工作好开展了。谁知得到的仍是玉坤同志那句话：“这个精神没有一点庄稼人的味，行不通！”

“调查组”在事实面前认了输，悄悄地离开了南王庄。

南王庄不愧是毛主席表彰过的英雄村庄。在三年困难期间，大队党支部不断教育贫下中农，坚决依靠贫下中农，顶住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粉碎了刘少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增强了社员群众战胜灾害的革命干劲。一场史无前例的开渠打井，植树造林，平地治沙的生产高潮在南王庄迅速掀起来了。

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心情更是激动。他们回顾同阶级敌人、同错误路线的一次次斗争，一回回较量，更加深刻体会到，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玉坤想：眼下我们国家遇到暂时困难，我们不仅要看到南王庄，还要看到全中国，要为国家多担担子啊。于是党支部提出了“持久打算，勤俭创业，改变面貌”的响亮口号。顿时，在南王庄人人争出勤、个个比节俭，为主动承担国家困难蔚然成风。大队农具库里的那张破木盖，原是玉坤家的，已用了十六年。有人想砸了旧的换新的，保管员王荣球不同意，他年年修一次。盖框镶上了两条木板，钉上了十三个大钉子，两根木撑也全缠上了铁丝，木盖越发结实耐用；小庞家的破鞭头、小其家的旧鞭杆凑成的那把“办社鞭”，在有骡子大马的今天，玉坤把它接长杆，拴长穗，让它为人民公社立新功；当年三户拼凑成的那副拉犁套，接着的疙瘩也由一处增到五处，却仍是社员们喜爱使用的农具。

有个队干部花钱挺随便，后来在玉坤廉洁奉公的事迹感动教育下，也变得节俭了。一次，这个干部去县里开了二十多天会，每天的生活补助是四角钱，可回来一算，每天开支仅合三角一分钱。社员出公差拉煤，该花二元四角钱的路费，也只花了一元二角。队里把节约下来的办公费，买了四台煤气机，还高兴地起名为“节约”号机器。一提起“节约号”机器，社员们都感慨地说：“和玉坤比比，咱勤俭得还不够呀！”

王玉坤在生产队、党支部、公社都担任着职务，外出活动很多，可是他出差的开支很少。一次，玉坤一连在北京、天津开了两个多月的会。回来时，他还没进家，就到大队找会计去了。会计一看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子，才知道玉坤为了节省路费，在离南王庄七十多里的束鹿站下了车，步行赶回南王庄。会计心疼地给玉坤倒了一碗水，玉坤把碗摆到桌子上，笑着说：“先算了帐吧。”会计心里直纳闷：算啥帐呢？

玉坤小心翼翼地从小包里掏出个纸包，慢慢打开，数着里面的钞票，一笔一笔地跟会计交待：

“这是省下的路费，这是国家发给的生活补助费，没花完，两笔帐总共七十五元，交给社里吧！”

从办社那年起，玉坤每次外出开会，都用省下的出差费，不是给队里添几个杈子、买盘耙，要么就是给队里买张犁。眼下，是国民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时期，玉坤觉得，作为一个人民公社社员，更要用毛主席“勤俭办社”的精神去要求自己，节省一分一厘，争取早一天把国家的贷款还清，这也是以实际行动痛击帝、修、反，为国家承担困难。所以，这次去天津、北京两地开会，他是车子能不坐就不坐，吃饭是什么便宜吃什么。把国家补助的钱节省下来。

会计知道玉坤家里也不富裕，便对玉坤说：

“国家补给你的，家里又挺困难，你就留着花吧。”

玉坤笑笑说：“我是社里的人，省下的钱也应归社。”

会计无法推辞，又为难地说：“这钱收到那个科目里呢？”玉坤咕嘟咕嘟把那碗水喝个净光，一抹嘴说：

“甭管它科目不科目的，收下就行了。”

一九六一年，南王庄给国家贡献粮食八万八千七百六十斤，超额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可是，当王坤知道，全国还有的地区，比南王庄受灾更加严重，于是他又从全家的口粮里挤出一百七十斤，卖给了国家。小庞也多卖给国家一百五十斤粮食。在三户贫农的带动下，社员们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生活，全村又多卖给国家粮食六千多斤。

有党的领导，有贫下中农的艰苦奋斗精神，英雄的南王庄人民在三户贫农的带领下，顶住了“三自一包”的黑风，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正如玉坤同志说的那样：“毛主席给俺这么大荣誉，俺得给毛主席争气，俺就是要凭着集体的力量，叫帝、修、反投降，叫老天爷举手投降。”

一九六二年，南王庄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产量超过四百斤，皮棉超过一百斤，超过了计划，上了《纲要》。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是南王庄战斗的三年，胜利的三年。三年内，他们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不迷航，不转向，顶住了“三自一包”的黑风，又一次粉碎了刘少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阵地；三年内，他们的粮食产量由六十七万八千斤增加到八十四万一千二百斤，向国家交售爱国粮三十二万斤；三年内，他们不仅没有伸手向国家要支援，反而主动地、分期地还清了国家几万元的贷款，同时增加了九千元的公共积累。

在南王庄人民欢庆丰收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胜利召开了。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击退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喜讯传到南王庄，干部、社员心情激动，热泪盈眶，街头巷尾，人们奔走相告。

夜深了，王坤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他索性点上灯，披着袄，把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上的话，工工整整抄在学习笔记本上：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在大队党支部带领下，南王庄大队掀起了学公报、落实公报精神的热潮。

忆往昔，南王庄人民扫乌云，破妖雾，精神抖擞地闯过来了，看今朝，英雄的人民又在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创造光辉灿烂的未来。

## 第九章 风雨青松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一九六四年，小麦登场的时节，南王庄人民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这场运动。

深夜，王玉坤同志坐在油灯下，专心地阅读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条》。光辉文件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心。他认识到，南王庄大队也正如《十条》中所指出的那样，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他下定决心，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注意抓大事，发动群众，把南王庄大队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

英雄的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和党支部其他成员，站在运动的前列，把《十条》的精神，送到群众的心坎上。人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初步揭发出来，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阶级敌人受到了打击，四清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荡涤着社会上的污泥浊水，重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触动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奇的神经。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利用手中的权力，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炮制了一个与《十条》唱对台戏的《后十条》，并指使他的臭老婆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搞了个所谓的“桃园

经验”，极力吹捧《后十条》，为他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妄想篡改四清运动的性质，搞假四清真复辟。

刘少奇一伙掀起的这股妖风恶浪，波及到了南王庄大队。当时，县里派到南王庄搞四清的一位负责人，一进村就夸夸其谈。他在群众大会上说：“县里派我来，是领导运动的。搞运动嘛，就要抢在前头，高人一手嘛。不搞出一手来，有啥劲呢！”他还扬言要在南王庄搞出个推广“桃园经验”的样板，会上会下，“高一手”三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因此，人们都称他“高一手”。他自己很不自量，自鸣得意地说：“叫‘高一手’也好，就是要高人一手吗！”

这位负责人，不分青红皂白，硬要推行那个《后十条》，吹捧“桃园经验”。说什么“这次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一句话就是整干部。要整干部嘛，有枣没枣得先打它三杆子，有鱼没鱼把水淘干了再看”。他们抛开南王庄大队党支部，不作调查，不进行阶级分析，认为凡是对干部有意见的人都可以做为依靠的对象。这位负责人扯着嗓子喊：“南王庄七十多个大队、生产队干部，只有三个是好的，别的都要不得，有苦水的就倒，目标要对准大小队干部开火。”

臭鸡蛋裂缝招苍蝇。有些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喊冤叫屈，扬言“倒苦水的时候到了”。一个四十来岁的懒婆子，外号人称“滚街大王”，打扮得妖里妖气，高喊：“工作组老高给俺谋了幸福，去玩钱（赌博）啦！”一个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大队干部也东溜西窜，为掩盖自己的问题，假充积极，给工作组汇报假材料。

这个四不清干部，旧社会在商人群里染上了爱占便宜的坏习气。当上大队干部后，起初表现还不赖，后来旧习复发，贪污公款，包庇坏人。四清开始后，群众对他意见纷纷。可是工作组却把他当做依靠的“骨干”分子。

工作组按照“桃园经验”，进行了一番所谓的“扎根串连”，选

定一批“根子”。他们一不和党支部商量，二不经群众选举，硬成立了贫协小组。王玉坤知道后，当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让贫下中农自己选举贫协组织。可是，那位负责人硬是听不进去，反而对王玉坤产生怀疑，竟剥夺了王玉坤参加贫协会的权利。

王玉坤回到家里，思绪万千。他觉得这个“桃园经验”，和毛主席说的十条不一样。王玉坤是个耿直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横竖不能入睡的。他想找小其、小庞交换一下意见，说说心里话。正在这时，小其、小庞一推门进来了。三人的心想在一起，他们彼此倾吐着心里话。

“这个‘桃园经验’，怎么和毛主席的《十条》对不上号？”王小其皱着眉头说：“什么有鱼没鱼，水淘干了再看。这不是瞎打一气，把运动搞乱了套！”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王小庞紧接着说。

这三户贫农从互助组谈到高级社，从人民公社谈到反击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一场场斗争，一次次风雨，使他们经受了考验，增强了识别能力。他们深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他老人家制定的各项政策，是显微镜，照妖镜。他们重温了毛主席制定的《十条》，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文件中说：“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敌人作斗争。”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当镜子，就认识到“有枣没枣打三杆”，这绝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他们深切地感到，一场风雨即将来临，要迎着风浪冲上去。

玉坤找那个负责人交换意见。可是他自以为高人一手，对玉坤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把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吹得天花乱坠，一味推行这条反动路线。

时间不长，这位自称“高一手”的人，便把大、小队干部集中在小屋子里，说这叫“干部上楼，洗手洗澡”。那个四不清干部

当了“干部楼”的负责人，人们都称他是“看守所所长”。他们对干部个个怀疑，施行“逼、供、信”。污蔑两个支部委员有血债，在“干部楼”上进行追逼；说一名支部副书记的儿子参加义务兵不算军属，硬逼着退赔优抚费；把第五生产队队长冒雨搬仓、保护集体粮食的积极行动，说成是“想偷盗队里的粮食”，竟把人逼得疯疯傻傻。他们给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也扣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桃园经验”的作法，引起了南王庄广大社员的极大愤怒。老贫农王荣球、王占元、王兴通等，找工作组辩理。

王占元说：“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对干部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这不符合毛主席《十条》的精神。”

那位工作组负责人竟然说：“咱要按新指示办事。‘桃园经验’上不是说嘛，对干部不上挤下压，就捞不到油水。”

王兴通说：“你们不看看，村里坏人翻了天，生产没人管，这哪象革命的来头。”

那位工作组负责人无言可对。但是，他并不认账，在错误路线上越陷越深，使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天，省里来了个通知，叫王玉坤到天津参加省贫下中农代表会。

这位工作组负责人，出人意料地硬逼着王玉坤同意改选党支部。王玉坤气愤地说：“现任支部委员犯了什么罪？不听党员的意见，不请示上级党委，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

王玉坤走后，工作组硬是召开了个党员会。他们在会上说：“南王庄的四清运动进入了扫尾阶段，党支部成员都有四不清错误。小其、小庞都有问题，南王庄的三面红旗倒了两面，剩下一面也翘起了。今天召集大家来，要改选党支部。”于是，把事先拟好的党支部候选名单，念了一通，然后让大家举手通过。五十七名党员谁也不举手，并对工作组的错误作法，提出严厉批评。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个晴朗的傍晚，王玉坤从天津回到了南王庄。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王玉坤家三间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问长问短，争着探问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王玉坤满面红光，兴奋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给运动指明了方向。党中央批判了那个‘桃园经验’！”

顿时，屋内欢腾起来。人们兴奋地议论着：

“毛主席他老人家下条文啦！”

“桃园经，该批、该批！”

有个愣小伙子把拳头一挥说：“俺早看着那个‘桃园经验’是狗贴饼子——胡闹锅台。走！找那位‘高一手’算账去！”

王玉坤忙截住话头严肃地说：“别这么做。那位“高一手”执行错误路线，给革命生产造成了损失，我和大伙一样，窝着一肚子火。可是，我们不能射乱箭，要把这笔账记在‘桃园经验’上，记在修正主义路线上！”

晚间，王玉坤找到工作组，根据《二十三条》精神，严肃地指出工作组在四清工作上的错误。可是这位工作组负责人却坚持错误，醉死不认这壶酒钱。他带有挑战的口吻说：“你告我去吧！”王玉坤见他不肯改正错误，便说：“你不肯承认错误，咱们就得向上反映，当着县委领导同志的面，把问题辩论清楚。”

第二天，王玉坤迎着初升的朝阳，徒步三十多里路，来到了县城。他顾不得喘口气，就先去办公室找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卢川同志。

见了卢川同志，玉坤象找到自己的亲人，恨不得把满肚子的话一下子都倒出来。

卢川紧紧握住玉坤的手，让他坐下。亲切地说：“玉坤同志，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玉坤详细地把南王庄四清运动情况和贫下中农的希望、要

求，向卢川一一作了汇报。

在此之前，卢川同志曾听过南王庄公社党委的汇报，对南王庄问题已有一定的了解。

于是，他对玉坤说：“你愿不愿和工作组的人当面摆摆？”

王玉坤真挚地说：“当面鼓、对面锣的摆摆好。只要对纠正错误路线有利就行。”

那位工作组负责人，一听说县委叫他进城和玉坤当面交换意见，便心虚得直冒冷汗。他来到县委见了玉坤先似笑非笑地说：“玉坤同志，我对你没有意见呀！”

王玉坤紧接话茬：“今儿个对着县委和公社领导同志的面，有话谁也别掖半截。你没意见，我可有意见呢。”

“那，那你提吧！”

玉坤不客气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你们把大小队干部都赶上‘楼’，核桃栗子一齐数，整了干部的多数，放弃了运动的重点，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有，既然要领导开展‘四清’运动，就应该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可是，你们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偏听少数人的话，一味推行那个‘桃园经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受了‘桃园经验’这条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现在就应该检查改正。可是，你们抱着‘桃园经验’不肯放，不认错，这四清运动还怎么搞？毛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条》怎么贯彻执行呢？……”

王玉坤同志直截了当地把工作组进村以来的表现摆了出来，触到了工作组问题的实质。这位工作组负责人，在王玉坤的严词面前，无言可答，脸色变得铁青。

南王庄党支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受到安平县委的支持。



一九六五年初，县委书记卢川，亲自来到南王庄，坚决贯彻《二十三条》精神，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

夜晚，南王庄召开了干部、群众大会。会上，卢川向大家说明来意，接着说：“党中央在今年的一月十四日发布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叫做《二十三条》，它给这次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我们的运动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大家就来共同学习这个文件。”

卢川说着，打开了《二十三条》，领着大家学习起来。

他一边念着，一边加以解释。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人们越听越高兴，越听越兴奋，好象《二十三条》上的字字句句，都是针对着南王庄大队的实际情况讲的。大家心上好象开了一扇窗子，一下子亮堂了。

《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严禁“逼、供、信”。对照《二十三条》，回顾前段的四清运动，许多干部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教导的深刻意义。

大家说，《二十三条》判处了“桃园经验”的死刑，说出了咱们心里话，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贫下中农撑腰了，咱们要革命到底。

卢川同志和大队党支部成员一起，经过研究，根据大多数群众强烈要求和《二十三条》精神，决定重新整顿贫协组织，立即解散“干部楼”，按《二十三条》开展运动。

南王庄一片欢腾。从街头巷尾到田间地头，人们讲《二十三

条》，唱《二十三条》。它象一把火，点燃着人们的心；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人们战斗的航程。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大街的墙壁，揭发信塞满了意见箱。南王庄的四清运动，沿着《二十三条》指出的正确方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天，王玉坤同志和那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四不清干部，一直谈到深夜。

王玉坤和那个干部一起学习《二十三条》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耐心地启发他觉悟，从资本主义的泥坑里把他拉上来。玉坤意味深长地说：“旧社会你也是个受苦的人。毛主席救了咱，咱可不能忘本。要听毛主席的话，犯了错误就要检查改正，群众是能够谅解的。”在《二十三条》的感召下，通过王玉坤耐心帮助，使那个四不清干部有了一定的觉悟。他当众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退赔了公款。同时，他还揭发了本村坏分子王秃本投机倒把，走私贩运的罪行。

《二十三条》的贯彻落实，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考验了干部。使广大干部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改变作风，密切了干部群众的关系。广大群众受到了锻炼，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对坏分子王秃本进行了批判斗争，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干部群众精神焕发，团结一致，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决心进一步发展生产，为革命作出新贡献。

这年春天，南王庄人民面临着严重困难：一九六三年的特大洪水冲坏的土地没得到完全修复；一九六四年又遇上淤涝灾害，加上刘少奇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干扰，农田基本建设受到影响。这些都给农业持续增产带来许多难题。其实，这在经过阶级斗争急风暴雨锻炼的南王庄干部、群众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在这时，王玉坤受贫下中农的委托，到大寨大队学习取经。在大寨，陈永贵同志热情地接见了。陈永贵同志向他介绍了他们在

石灰窑上召开的党支部会议，全体支委认清斗争的性质，鼓起勇气，同刘少奇错误路线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经过。陈永贵同志讲完，问玉坤：“你们那里的灾情怎样？困难大不大？”

王玉坤看到陈永贵那诚挚的面孔，心里热乎乎的。他答道：“这两年遭了水灾，灾情没有你们这里大，我们有决心把损失夺回来。”

陈永贵同志听罢，大拇指一竖说道：“好！就是得自力更生。这自力更生是个宝呀。”说着，哈哈地笑起来。

陈永贵同志还给他讲述了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动人事迹。随后领着王玉坤翻过狼窝掌，穿过层层梯田，在虎头山上观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

在这里，他看到大寨被洪水冲塌的房屋变成一排排青石到顶的新房，他看到被洪水冲毁的坝基又垒起来了，他看到大寨人亲手砌起的层层梯田。在这里，他还看到大寨人用肩扛、人抬运土造田的情景。

王玉坤在大寨新修的梯田里抓了一把黄橙橙沃土，摘下头上的毛巾，把土包起来，准备把他带回南王庄。叫人们亲眼看看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成果，让大寨精神在南王庄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王玉坤听了陈永贵同志的介绍，看了大寨人的冲天革命干劲，受到很大鼓舞。回到南王庄，他没进家，就先把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自然灾害的经验和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向党支部和群众作了详细汇报。干部、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大家说：“大寨人能在石头山上造梯田，我们也一定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在平原地里创高产。”于是，一场平地造田，改天换地的战斗，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党支部为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四清成果，加强劳动管理，制定了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并发了劳动手

册。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一起，吃在地，睡在地，出大力，流大汗。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及自己家里人，都干在群众前头。全大队组织三百多人，大搞平整土地，扩建稳产、高产田。他们大干一春，动土五万多方，平地造田一百二十亩。在此同时，他们根据大寨的经验，提出“肥料要靠自己积，不能依赖国家，单等化肥。”建立大圈四十多个，队养猪发展到一百多头。增猪建圈扩大肥源，每亩地比往年增施肥二、三车。麦收后，正当玉米拔节、棉花伸枝的节骨眼上，遇上了“卡脖旱”，眼看着庄稼叶子拧了绳。干部、社员发扬大寨精神，提出“一条扁担，一双肩，气死龙王斗倒天”的战斗口号。他们除充分利用机器抽水外，扁担、辘辘、盆盆、罐罐齐出动，昼夜突击浇水，抗倒了干旱，秋庄稼苗齐苗旺，长势良好。

灿烂的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洗礼的南王庄大队，这一年战胜虫、旱等自然灾害，获得全年农业大丰收。粮食亩产达到八百斤，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英雄的南王庄，象棵青松，经受住暴风雨的吹打，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显得更加挺拔。

## 第十章 烈火红旗

一九六六年金秋八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溇沱河两岸。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这场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搏斗。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深刻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敲响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开始了。

南王庄，象千千万万的村寨一样，立时沸腾起来了。看吧，大字报雪片儿似的，铺天盖地而来。街头巷尾，田头院落，处处都是大批判的战场。每当社员收工回来，大字报前边人头攒动，人们分析着，争论着，呈现着一派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

王玉坤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战斗在群众运动的第一线。多少次，他和小其、小庞一起，灯下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群众会上，他主动引火烧身，并走门串户，到贫下中农家里听取批评意

见。人们都说：玉坤真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好干部啊！

一天傍晚，玉坤从地里回来，没有进家，就扛着铁锹看起大字报来。忽然，一行醒目的大标题，闯进了他的眼帘：《从‘干部楼’看‘桃园经验’的反动实质》。大字报写得好，分析得挺透彻。玉坤看着看着，又想起了去年“四清”时那一场斗争，两条路线针锋相对啊！刘少奇在上边刮什么风，地富反坏在下边就会起什么浪。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摧毁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算他们的罪行，来得及时，来得好啊！

玉坤心里想着，接着看起大字报来。大队部门口围了不少人，玉坤走到跟前一看，是刘明军、商姪子他们新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南王庄农业学大寨的步子为什么迈得不大？》王玉坤仔细看去，原来是批判领导姪子“满”字当头，艰苦创业的劲头小了。他心头一震，不由脱口而出：“嘿，这一炮轰得好！”

是真好还是假好？”

王玉坤一扭头，正是刘明军一伙小将围了上来。

玉坤笑着说：“是真好啊！你们没见咱们的产量老是在八百斤上打转儿。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这回，咱们清算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干扰和破坏，搬掉‘满’字这块绊脚石，树雄心，立大志，得甩开膀子大干啊！”

“对！”小将们紧握拳头，齐声说道。

玉坤看着人们的劲头，心里十分高兴。革命能解放生产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能给南王庄带来更大的变化啊！

说话，已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王玉坤和群众一起，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制订了平整西大洼，闯千斤关的跃进规划。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潮。

可是，就是在这节骨眼儿上，由于林彪一类骗子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这伙反革命小丑，妄图乱中篡党，乱中夺权，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胡说什么，“过去的红旗都得重新考验，看看是真是假！”一时间，天空出现了几片乌云。

这股妖风，在南王庄也掀起了一层浪。

这一天，角邱大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集镇，和平日大不相同。街两边贴满了大字报，街头上宣传队正在演唱着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节目。带着红袖章的人们，你来我往，说笑着，争辩着，显得十分热闹而有生气。

这时候，有人在拐角的地方，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大伙围上去一看，一个个气得不行。大字报颠倒黑白，胡说：“当年三户贫农的小社是假的。”扬言，“要把王玉坤揪出来！”还说什么，王玉坤搞平整西大洼，闯千斤关的跃进规划，“是以生产压革命，扭转革命的大方向”……

“这大字报是谁贴的？完全是胡说八道！”人们踮起脚尖，四下寻找那贴大字报的人。人们气愤地议论着：

“有理为啥不在南王庄讲？跑到大集上蒙骗不知真象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毛主席为三户贫农的小社亲笔写下了光辉批示。谁想否定这面红旗，也是白日做梦！”

……

正在这时候，刘明军、商娃子一伙红卫兵小将赶来了。娃子没等着别人开口，挤进人群，往高岗上一站，大声招呼道：“同志们，咱们首先学习一遍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三户贫农的小社写下的光辉批示吧！”

娃子很有感情地念了起来：“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

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娃子他们经常念，今天却念得格外带劲，使在场的人们都受到了教育。念罢，娃子大声说道：“不要背后搞小动作，有理的站出来，咱当面鼓，对面锣地辩清楚！”

“对，有理的站出来！”人们连喊了好几遍，竟然没人站出来。

这天晚上，玉坤把小其、小庞叫到一起。煤油灯下，他们又一次地打开了毛主席的光辉批示，默默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玉坤一抬头，望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一块儿举杯，共祝全国实现合作化的合影。顿时，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王玉坤心潮翻滚，就象毛主席在他身边指挥战斗一样，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玉坤说：“眼下的斗争是激烈的。有人打横炮，不仅想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要否定咱们三户贫农的小社，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坚决不答应！”

小其说：“那是枉费心机！说下大天来，也不能认他们那个歪理！”

小庞说：“谁想否定‘五亿农民的方向’，决没有好下场！”

玉坤看着小其和小庞那坚定的神色，心里十分高兴。蓦地，眼前又出现了当年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情景……十几年过去了，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小其，不再是个不哼不哈的毛头小伙，在斗争中锻炼得有心计，有办法，是玉坤的一个得力助手，一九五六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大队的其他领导职务。小庞，也不再好不好就抹泪儿了。十几年来，他带着林业队的人们，营造防风林，栽果树，打了不少硬仗。一九五八年，在那大跃进的岁月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小其一样，是玉坤的左右手。更可喜的是，在三户贫农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社员群众，迈开坚定的步伐，齐心大干社会主义。

当晚，煤油灯下，毛主席像前，三户贫农发出了钢铁誓言：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儿，永远沿着“五亿农民的方向”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自从那天，娃子他们在角邱集上叫阵以后，南王庄仿佛平静了下来。然而，就在这“平静”中，却酝酿着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天晚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大队部里召开了一次所谓的“批斗会”。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玉坤没等着叫，早早地就来到了会场上。

到会的人很多，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玉坤见明军、娃子和王占元他们都在人群里，还有那一块扛过活儿、一块儿打过短的阶级兄弟，一个个都投来信任、支持的目光，心头顿时涌起了一股

热浪。

“批斗会”开始了，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跳出来，一哇声地说三户小社是假的，硬逼着王玉坤承认。

王玉坤平心静气，不动声色。等他们吵嚷够了，目光一闪，这才站起来，一字一板地说道：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俺们三户办社的事儿，咱村三十岁以上的人，谁心里没数哇！实说吧，谁想否定‘五亿农民的方向’，一百个办不到！”

王玉坤字字句句落地有声，驳得那几个人无言答对。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掌声。

这时候，那些人打出了一张“王牌”，他们从后台请出了一个“证人”，

“证人”一出场，几个人十分得意起来：看你王玉坤还有啥话说！

王玉坤一看，是当年在区里工作的那个人。他不慌不忙，走到那“证人”面前质问道：“你说俺们三户小社是假的，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领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我们办社的电影，那里边还有你的镜头哩，现在你颠倒黑白，胡说没有小社，到底安的什么心？”

“这……这……”那“证人”慌了手脚，脑门儿上直滚汗珠。

王玉坤接着问道：“我再问你：把王文章开除出党，从区里说，是不是经你的手处理的？”

“是……”

“那好”，玉坤上前一步说道：“既然小社不存在，大伙都是单干，为什么把王文章开除出党？你说！”

“这……”那人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人们见玉坤一阵连珠炮，打得那“证人”象霜打的茄子——

焉了，一个个心里说不出的高兴。齐声喊道：“叫他说清楚，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会场上骚动起来了。这时候，当年带头闹散社的那个社长也站出来作证了：“我证明，三户贫农的小社是假的。毛主席的批示传到村里，他们还单干着。我动员小庞入社，小庞高低不肯。我给县委打电话，想把小庞换成小宗。县委不同意……这就是我的证明。”

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入社那会儿，他一个劲儿地打后坠。他家那好地留作“体己”，大黑驴死活不入社，刘少奇大刮“砍社”风那阵儿，他和王文章一伙积极策划，硬是把社给搅和散了。现在，又想着混水摸鱼，倒打一耙，给自己翻案，那是白日做梦！人们被激怒了，一个个站起来斥责他，质问他。用铁的事实，驳得他张着大嘴没话说。

等人们稍一平静下来，玉坤一字一板地说道：“你出来证明，好哇！别的事人们都说了，我只问你：你说你曾动员小庞入社。那时候你们闹散了社，处理了王文章，撤了你的职，你一不是干部，二不是社里的人，怎么轮着你去‘动员’？还有，你说你打电话请示过县委。咱们村一九五六年才埋杆子、架线，安上了电话机，我问你，一九五五年你怎么打的电话请示县委？”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证人”，一个个都瘪了嘴。这时候，趁着会场上乱哄哄的劲儿，有两个黑影儿，一前一后地溜出了会场。

正当王玉坤乘胜追击，进一步揭穿他们否定三户贫农的小社，目的在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招魂的时候，那两个黑影溜到了小其家。

“小其，王玉坤已经承认小社是假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王小其早看透了他们的鬼把戏，不慌不忙地说：“噢？看我的

态度？”

“是啊，坦白从宽……”

小其瞥了那两个人一眼，霍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我的态度很明确：谁否定三户贫农的小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我就跟他斗到底！”

“你……”

“唾！”小其站在门台上，使劲唾了口唾沫，送出了那两个黑影。可他一转身，听到了隔壁小庞家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嘻嘻，小庞，你身子骨不结实，有什么困难就说话！”小其一听，还是那个哑巴嗓儿。

正躺在炕上发高烧的王小庞，不耐烦地说道：“有话照直说，甭来这一套！”

那两个家伙露出了一脸凶相：“别不识好歹！王玉坤被斗倒了，小其也认头了。你要不承认小社是假的，让你去坐监牢！”

小庞两眼冒火，腾地从炕上跳了起来：“你们这一套，只能吓倒胆小鬼！社是成着的，没有一点含糊头。坐牢一块去，杀头一块砍！”

两个家伙讨了个没趣，缩着脖子溜走了。院墙两边，小其、小庞的脸上，同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王玉坤话音刚落，只见人群里闪出一个老汉。那老汉灯前站定，扫了那几个人一眼，说道：“我来说两句！”

人们定睛一看，原来是当年退社的中农王振槐。振槐老汉瞪了那几个人一眼，愤愤地说道：“咱们都是五尺汉子，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社散了，剩下了俺们六户。后来俺们三户又退了出来，当时，……”王振槐从他们三户如何退社，社里给他们如何算账说起，用铁的事实驳斥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还有不少人相继发言。所谓的“批判会”开成了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声讨会，对歪风邪气的反击会。那几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傻了眼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慌慌张张宣布：“散会，散会！”

王玉坤大手一挥，说道：“慢着！谣言被戳穿了，咱还有个大事没说清楚哩。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咱们提出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平整‘西大洼’，闯‘千斤关’，叫不叫‘以生产压革命’？”

“不叫！”人们齐声喊道。

“叫不叫‘扭转斗争大方向’？”

“不叫”人们的喊声更高了。

玉坤说道：“好！那还是按咱们的计划办事。各队组织一下劳力，向‘西大洼’开战！”

寒冬腊月，南王庄一片热气腾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阵阵凯歌声中，南王庄又迈开了新的脚步。

一九六八年，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天重新广播了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王玉坤等三户贫农办社的光辉批示，给正在战斗中的南王庄贫下中农以极大的鼓舞。

接着，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光荣使命，来到了南王庄。他们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捍卫“五亿农民的方向”而战斗的三户贫农和广大贫下中农。军民团结，并肩战斗。南王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

四月六日，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南王庄大队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雨中诞生了。王玉坤同志任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小其、小庞任副主任。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刘明军、商娃子等，也被选进了革命委员会。当人们把革命委员



会的牌子挂到大队部门口的時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满怀喜悦，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光辉指示。当晚，王玉坤带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迅速成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王玉坤任主任，老贫农王占元任副主任。贫下中农代表开进了学校，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阳光雨露育新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政治夜校、理论队伍、合作医疗、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相继涌现。南王庄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了。王玉坤光荣地被选为“九大”代表，又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决心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从北京回来以后，王玉坤热情宣传、坚决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南王庄党组织，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同时，将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刘明军、商娃子等吸收入党。党组织经过思想整顿，吐故纳新，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南王庄大队新的党支部成立了。王玉坤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小其、小庞等被选为副书记。

大革命带来了大变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王庄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南王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荫道横

贯东西南北；块块方田，直铺天边。方田里银泉滚滚，机井星罗棋布。街头喇叭响，户户电灯亮。村外，果园、农业试验场、农机站连成了片。看，贫下中农在荒沙滩上绘出了多少动人的画卷！就说粮食产量吧，继一九六二年上《纲要》，一九六五年过“长江”，一九七〇年一举闯过了“千斤关”。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英雄的南王庄这面红旗，更加鲜艳夺目！



## 第十一章 乘胜前进

一九七三年秋，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我们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敬爱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报告，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指出：“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王玉坤参加了“十大”，再一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毛主席身边归来，玉坤决心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带领群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他热情宣传“十大”精神。南王庄迅速掀起了一个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高潮。

刨树要刨根，批修抓实质。党支部经过剖析，认识到，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累累。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我们重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月亮升起来了。大队部门口的场院里，忆苦思甜、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群众大会正在召开。贫下中农心头的怒火，象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如同排炮一般，猛轰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正在台上发言的是老贫农王占元。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也最懂得新社会的甜。他那满带激情的话语，



血泪斑斑的控诉，又把人们带回了那暗无天日的岁月……

“穷人头上三把刀，地租、官税、利钱高。”那年月，南王庄穷人的日子没法过，而出过武举人、文秀才的“张家大院”，却一年比一年发横财。

一提起张家大院，南王庄的贫下中农没一个不恨得牙根痛。

解放前的张家大院，座落在南王庄的村东头。邻街一座乌黑贼亮的高大门楼，就象一个张开的血盆大口，吞噬着四面八方穷苦人家的血汗。张家的老祖宗原不在南王庄，而是外村的一个土财主。他看到南王庄人穷地贱，是块肥肉，于是，在一个大荒年里，把黑手伸进这里。他买地盖房，不到几年功夫，张家财主的高楼大厦，就在南王庄穷苦人家的尸骨上建了起来。后来，张家的后代张洛攀捐得一个文秀才，从此张家大院便结交上官府，成了南王庄一带最有权势、压在穷人头上的一霸。

那时候，南王庄村东头有座官庙。官庙有一百四十多亩地，村上穷人们分种着，每年拿出四、五百吊租钱，大伙推选王洛行掌管收放。张洛攀看在眼里，想在心上，涎水流到下巴上。一天，他见到王洛行，先是嘻嘻哈哈，随后脸色一沉，瞪起两只贼眼说：“你穷得叮当响，官地的租钱吞吃了多少?!算算账，拆了你那两间破房也还不起。往后这么着，你管收，我管放。”王洛行是老实巴脚的穷苦人，明知张洛攀没安好心，可又惹不起，只好依了他。

果然不出所料，王洛行把每年收的租钱如数交给张洛攀以后，张洛攀却全都塞进了他自己的腰包。十三年过去了，张洛攀用这笔钱先后买地五、六顷，更残酷地剥削农民。穷人们气愤不过，找王洛行一块儿合计：把官地卖掉!

官地卖给邻村角邱一家姓赵的。价钱议定，该写文书了。穷人不识字，不得不求张洛攀这个文秀才。张洛攀满脸堆笑，连说：“这点事，好办。”可是，等文书写好了，王洛行和中证人按好手印，张洛攀却一手扯过文书，揣进怀里，嘿嘿冷笑几声，瞪起两只贼眼说：“这地是南王庄的，不能卖到外村去，归我了!”

“你……你给多少钱?”王洛行他们知道上了当，赶紧顶上一句。

张洛攀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着说：“比外村姓赵的一个子儿不少掏!”

就这样，张洛攀分文没拿，又强行霸占了官地一百四十多亩，还白白吞吃了穷人租种庙地十三年地租钱。王洛行一气之下，重病不起，含恨死去……

张家大院罪恶的发家史，也是穷人破产、被敲骨吸髓、残酷剥削的历史。南王庄有个叫张奎吉的老汉，十几岁开始，给张家大院扛了一辈子活，后来，身体累出了毛病，地主看他再无油水可榨，竟一脚把他踢出门外。临离开张家大院时，张奎吉找到地主算工钱。地主张洛康破口大骂：“你穷小子说话不闲牙碜，你给

我干了活，我还养活了你这么多年呢，要是算账嘛，扒了你的皮也还不清我的饭钱！”可怜张奎吉老汉孤身一人，无奈住在村外的一间小场屋里。年久失修的小场屋，冬不避风，夏不遮雨。老汉每日里出出进进，四处讨要。那年夏天，一连几天没见张奎吉出门。王占元和几个穷哥们心里纳闷，到村外场屋里一看，奎吉老汉早断了气。

王占元和穷哥们儿满腔悲愤，来到了张家大院。他们找地主张洛康说理，要求他出口棺材安葬张奎吉。

张洛康狗眼一瞪，冷笑一声，说道：“哼！我有钱还拿到水里打了‘漂儿’哩！”

人们的肺都要气炸了。可那年月，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老贫农王占元的控诉，激起了一阵愤怒的波涛。口号声响成了一片：

“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

“谁叫我们走回头路，坚决不答应！”

口号声一停，王占元老汉目光一闪，接过了话头：“说得对！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叫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是白日作梦！”

批判会还在激烈地进行。吉小双大娘忽地站起来，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了台。一提起旧社会，南王庄贫下中农谁家没有一部血泪史？谁心里没有一本苦情账？人们望着小双，不禁又想起她那三次被卖的悲惨遭遇。

吉小双从记事起，就拉着她九十岁的老爷爷要饭。老天的风吹雨淋，地主的棍打脚踢，真比他们要的饭还多呀。小双十一岁那年冬天，地主放狗咬伤了她的脚。老爷爷连冻带饿也死去了。她爹想给她找条活路，就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小双在婆婆家受尽折磨，实在忍不下去了，偷偷跑回姥娘家。挣扎着过了三年。一家七、八张嘴怎么养活？眼看就要饿死了，她姥娘忍痛又把她

卖到束鹿县。天下财主的心比蛇蝎毒，比豺狼狠。婆婆嫌她穷，总是横不对眼，竖不顺心的。一次婆婆嫌她拉风箱使劲大了，就用烧红了的火柱在她身上没头没脑地乱扎。小双忍不下去了，逃出了这个活地狱。穷人还有什么活头呀。小双无路可走，围着一口井流泪。一个长工老大爷看出她要寻短见，硬是把小双拉到他家，左说右劝，送她回了南王庄。可是生活所迫，这一年，全家又含着眼泪，把她卖到安国县……

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引导南王庄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南王庄的广大贫下中农才从苦难的深渊中得救出来。社会主义道路二十年，广大贫下中农不但从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南王庄，完全是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林彪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要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牛马，他们怎么会答应呢？他们怎么能不奋起进行批判和斗争呢？

夜已经很深了，不少社员家里还亮着灯。他们有的在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重要指示，有的在学习“十大”文件，有的在研究如何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引向深入，有的在专心致志地写批判林彪的发言稿呢。

第二天，大队的政治夜校里挤了一堆人，大家正看墙上贴着的一首诗歌：“旧社会我受贫寒，又无吃来又无穿。破门窗烂被套难遮风寒，脑袋枕的是块半头砖。平日里野菜汤少油无盐，吃糠饼喝白水就是过年。新社会毛主席领导得好，粮食吃不清，新衣穿不了。炕上花被好几条，我还有了大皮袄。林彪刘少奇一对耍，祸国殃民罪难逃。梦想把俺拉回旧社会，说下天来也办不到！今儿俺要打头阵，批倒批臭不轻饶！”

原来，这是七十七岁的老烈属魏江申大娘，一晚上没合眼自己编成的。第二天一大早托人抄下来贴在政治夜校里。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大队党支部进一

步加强了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各方面肃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和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他们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痛击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拉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在这里，王洛安思想转变的故事，人们广为流传。

王洛安出身中农，可年轻时候，家景并不算好。合作化以来，他一直给集体的油坊喂牲口、赶大车，干得还不赖。可是近年来，由于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毒害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影响，看到外村有人种枸杞发了财，他也动了心。可巧，油坊里添置了拖拉机，卖了牲口，王洛安就坡下驴，辞了赶大车差使，连工也不出，一门心思地种起枸杞来。

王洛安的屋里贴着一份“生产计划”，代表了他的思想：“人老回家中，寂寞养残生。密种枸杞子，轰鸡带鸟轰。院中生产大，再挖养鱼坑。晒太阳、坐靠椅，看着枸杞观鲤鱼，神仙日子没法比。”

对于完成这个“计划”，洛安还真有个心劲，也不惜工本。首先，把院中的鸡狗全消灭掉。为这事，弄得儿子跟他分了家。为防鸟啄枸杞，他又花三块钱买了个大鹁子养起来，好帮他逮鸟。为了养鹁子护枸杞，他还哄骗小孩子们给他逮麻雀，定价每只三分钱。后来鹁子死了，他把死鹁子吊在正当院，拴上一条绳拉到屋里，看到有鸟吃枸杞，就用力拉下绳，死鹁子“扑拉”几下，把鸟轰走。但这样老缠着手脚，也不是长法。于是，他把牙一咬，索性买了十五块钱的尼龙绳结成网，想把整个院子罩起来。为了大发其财，他又买了小拉车、大水桶、喷雾器、自动剪枸杞机。屋内还盘起了烘干炉。

不少人来劝洛安，有把子力气，还是到队里出工去。洛安非

但听不进去，反而拿出他的“生产计划”炫耀，还死乞白赖地拉人参观他的烘干枸杞的半自动化“工厂”，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

大队干部没断了帮助他。一天，队长又去劝他出工，洛安满不在乎，摇着脑袋摆着手说：“老了，老了，不中用了，你们都别跟我一样。嘻嘻嘻……”

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党支部对洛安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是受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被社会上那股“要想发财快，养鱼种药材”的资本主义歪风吹昏了头。于是决心在这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帮助他提高觉悟，启发他自觉革命，把心收拢到大干社会主义上来。

这天晚饭后，党支部副书记王满圈来到洛安家。

王洛安正摆下桌子要吃饭。满圈一步跨进了屋里。两个人坐下来，说话挺随便。

满圈说：“现在敢开门敞户地吃饭了，原先可不行。”

“可不是呗。”洛安接过了话头说：“早先，每到春上，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跟那流水一样，关门闭户，盖得严上严，第二天一起来还是一层黄沙。吃饭别说开门敞户了，连锅都不能敞着。”

满圈抓住这个机会，又从当年三户坚持办社说起，说到南王庄的巨大变化，大力赞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满圈越说越激动，拉了拉凳子，跟洛安凑得更近了，深情地启发说：

“咱能过上今天这个日子，可全托毛主席的福啊！全托社会主义的福啊！要不是毛主席领导咱走社会主义道路，哪有今天……”

“那是，那是。”

“可是”，满圈趁热打铁，把话题一转，点了洛安一句：“有人放着社会主义阳关道不走，却往资本主义邪道上挪脚步。这可正是中了林彪的毒啊！”

本来，这几天，王洛安听到别人指责他走回头路，心里已有些不自在，让满圈这么一点，脸刷地红了，吱吱唔唔地说：

“没……没那么严重吧。不就是种了点枸杞吗？”

在王洛安说话时，他没有注意，一个小青年进了门。这小青年一听王洛安思想还没有完全开窍，便给洛安上了几句：

“大伯，问题不在你种不种枸杞。房前屋后种点枸杞，摆正家庭副业和参加集体生产的关系，枸杞还是可以种的。但不能因副伤农，影响集体生产。这会儿，正在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咱可得好生想想啊！”

洛安不自然地搓着两只大手，低下了头。

“洛安哪。”一声亲切的招呼，洛安心里头一振，猛抬头，玉坤、小庞一前一后进了屋。那些天，玉坤腿病更加严重了，他强忍住腿疼，额头上条条皱纹都让汗珠灌满了。洛安见玉坤又来找他谈心，心里一阵难过，忙给玉坤找了个坐头，爽直地说：

“俺洛安也不是那死脑筋，麻烦你们一趟又一趟地跑。这么着，明天我就到队上出工！”

“对！”玉坤鼓励他说：“这才象个社员说的话。”

人们知道，洛安虽嘴上表示要转向集体了，但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党支部对做他的思想工作抓得更紧了。

政治夜校学“十大”文件，党支部叫人把王洛安叫来参加。

青年们开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还特意把王洛安请来，并让他发言批判。

学校里演批判林彪、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文艺节目，贫下中农管校代表把王洛安叫去，坐在最前排。

洛安的思想渐渐起了变化。

一天晚上，洛安夹着铺盖卷，朝林业队走去。天是那么高，路是那么宽。洛安的脚步，又是何等的轻松啊！

洛安的突如其来把负责林业队的小庞给弄愣了。

洛安爽朗地笑了，对小庞说：“俺要向你们学习，为集体出力。”王洛安说着话，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大红纸，小庞上前一看，上面写着：

“十大”精神放光芒，照得心里亮堂堂。继续革命上林场，牲口喂得肥又壮。批林整风方向明，紧跟毛主席向前方。

王洛安变了，又开始干起喂牲口、赶大车的活儿来。

这一年，在罕见的风灾袭击下，南王庄又夺得了大丰收。交售爱国粮那天，大队场院里好热闹：这边，妇女们叽叽嘎嘎地围着粮包飞针走线；那边，队干部们一个个甩掉单褂，和小伙子们叫着号子比试着，把圆圆鼓鼓的粮包，一袋接一袋地扛上拖拉机、装上了大车。穿着花肚兜、光着脚丫子的孩子们，撒欢地嘻闹着，象泥鳅一样，在热闹人群的缝隙中穿来挤去。

“叭！”鞭花在南王庄上空炸开了，送粮队伍披着灿烂的阳光，浩浩荡荡出发了。王洛安手摇长鞭，又唱起了心爱的歌：

“我是贫农的好后代，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  
……”

王玉坤望着洛安的背影满意地点了点头。

南王庄人民，经过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又阔步前进了！

## 第十二章 大寨路上

一九七五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第十一个年头。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广大干部、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空前提高，全国农村已经出现群众性的学大寨新高潮。九月，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战斗号召，并提出在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战斗任务，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全党必须紧张地动员起来，统一认识，统一步伐，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完成这一伟大政治任务。”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召开的喜讯传到南王庄，全村立刻沸腾起来。大街小巷雪白的墙壁上换上了崭新的大标语。

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播送着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参加农业学大寨的誓师大会。

农业学大寨，领导是关键。大队党支部成员学习华国锋同志的报告，认真研究了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措施，决定党支部首先进行开门整风。

几天来，王玉坤和党支部委员们十分忙碌。他们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晚间挨家挨户地征求群众意见。

一天，王玉坤和一伙社员坐在地头上，亲亲热热地谈论起来。有的说：“大寨年年迈大步，年年有新套套，咱们学人家，跟人跑，为什么还跟不上？”也有的说：“人家兄弟大队学大寨，干劲大，变化大，眼看着都赶上来了。可我们老在千把斤上打转儿，再这样下去，要落后的。”老贫农王荣球是个直性子人，他说：

“照我看哪，就是我们领导班子头脑里有个‘满’字，老是关起门来照镜子，自己和自己比，越比越觉得自己美，觉得南王庄这条件，搞成这个样儿就差不多了。其实，和人家大寨比，还差得远哩！”玉坤和党支部成员听了，思想上都受到很大震动。

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大家进一步提高了对学大寨的认识。王玉坤和王小其、王小庞及党支部其他几位领导成员王贺明、王米贵、王满圈等人说，我们曾去大寨参观多次，也从心底里佩服人家大寨，确实觉得大寨比我们搞得不知好过多少倍，也不知曾经下过几次决心要学大寨，但为什么总是学不好呢？关键是我们领导班子对学大寨的认识上有差距。实际上，大寨之所以好，好就好在他们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所坚持的方向，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他们所走的道路，就是全国七亿农民所要走的道路。我们学不学大寨，是不是真心学大寨，是挂在嘴上还是落在行动上？这实际上是衡量我们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标尺；是检验我们高举不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金石。我们不仅要学大寨的今天，我们还要学大寨的明天。

在进一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支部决定，在一九六四年平整旧河道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大平整，使全部土地实现水利化。同时，重新修订了一九七四年制定的农业发展规划。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新蓝图印在南王庄干部、社员的心坎上。

清晨，全体干部、社员，手举红旗，肩扛铁镐，在大队部前召开了“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誓师大会”。紧接着，党支部副书记王小其、王米贵、民兵连长王大标，率领一支“农田建设兵团”，浩浩荡荡开向“西沙岗”。人们在地里吃，地里住，决心彻底改造西沙岗。

“西沙岗”在南王庄村西。这里原来是滹沱河的旧河道，高洼不平，沙岗遍布。几年来，随高就低地平整了一部分，虽说也能长点花生之类的低杆作物，但既不能灌溉也不便管理，产量很低，它影响着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成了“拉腿田”。今天，要叫这块二百多亩土地上的沙岗搬家，改土治沙，变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工程是相当大的。人们计算了一下，光动土就得两万多方。但在英雄的南王庄人民手里又算得了什么呢！

初冬的寒风卷起沙粒，摔打在人们脸上，象刀割一样。但平地工地上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一米多高的标语牌矗立在工地四周，“改天换地学大寨，誓把大地重安排”的大标语醒目耀眼。无数面红旗迎风飘扬。小伙子、姑娘们，唱着嘹亮的战歌：

咱学大寨气势雄，  
沙河滩里战旗红；  
改天换地凌云志，  
立场坚定顶妖风。  
誓把河滩变果园，



植树造林筑长城，  
高产稳产粮万担，  
备战备荒立新功。

这雄伟的歌声，震荡着南王庄上空，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只见那，镢头起舞闪银光，小车来往如穿梭。青年、老年，挑战应战，你追我赶。工地上，一天公布一次战果。今日一班每人突破十方土，第二天二班又创新纪录。青年小伙子们驾起小车，土装得象座小山，流满冒尖，但他们还嫌装土少。晚间，找来木板，丁丁当当，将小车厢接长一尺多，平均每人每天推土达到十三方。年轻姑娘们，手上冻裂了口子，鲜血直淌，用手绢缠上，继续战斗，生怕落在小伙子们后边。

就在这大战“西沙岗”的同时，打井专业队的钻井架子高高地矗立在田野上。林业队、老年人积肥专业队等也都上了马。

一九七六年春天，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人们的干劲更大了。南王庄有三千亩耕地，有机井四十多眼，但他们为了争得更大的丰收，又连续打了三眼三百米深的铁管井。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象大海的波涛，汹涌奔腾，滚滚向前。就在这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大造反革命舆论，刮起阵阵妖风，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搅乱。他们攻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不抓主要矛盾”，把大批资本主义攻击为“矛头向下”，诬蔑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说领导班子整风是“搞垮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整顿就是复辟”。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闹得人们无所适从。

这股邪风刮到南王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搞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倾向又出现了回潮。有的干部怕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领导生产缩手缩脚，农田基本建设也冷清下来。眼看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要被压下去，人们憋了满肚子气。

几天来，主管农业生产的党支部副书记王米贵同志，躺在炕上睡不着，端起饭来吃不下去，心里七上八下，觉得别扭得慌。

王米贵出身在贫农家庭里。小时候家里三间破坏房，二亩薄沙地，五口人伙盖一床破被子。娘生他的那年，闹了大旱灾，小米价格每斗从一吊钱一下子涨到了八吊钱。娘在月子里想喝碗米汤，因买不起，连奶水都断了。因为这个，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米贵”。

米贵从小吃尽了旧社会的苦。他讨过饭，打过短工，受过财主的气。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冀中平原，王米贵参加了八路军，并负过伤。在火线上，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因病回到了家乡。他先在村上作优抚工作，后来当了党支部宣传委员。王文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党籍后，他担任了代理党支部书记。在成立高级社那阵子，他带领党支部成员，遵照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坚决支持了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三户贫农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使全村很快实现了合作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立新的党支部时，他被选为党支部副书记。他虽然是年过六十的人了，但干劲却不减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他学习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决心要拿出当年打日寇、搞土改、办合作社时的劲头来干革命。他身体有病，又拖着负过伤的身子。但他不顾这些，硬是吃在地、睡在洼，领着社员大干。

“四人帮”的妖风吹来，王米贵听说这样的拼命干是什么“为修正主义涂脂抹粉”、是什么“替他人做嫁衣裳”、是“唯生产力论”。他觉得这股妖风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样臭气熏人，心中闷得受不了。

这天夜里，王米贵和全体党支部的成员，正在学习毛主席对三户贫农办社时的光辉批示和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回顾南王庄二十多年来的战斗历程。大寨人铿锵有力

的语言又响在他的耳边：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顿时，大家活跃起来。小其、小庞说：“什么大批资本主义是‘矛头向下’，什么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这绝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满圈、王贺明也说：“这又不知从哪里刮来的一股阴风！”

王玉坤开始没言语。最后，他站起来，坚定地说：“大家说得都很对，根据二十多年来的亲身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定准儿没错！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部署；群众有强烈的要求，我们坚决照办，没错！大家都要挺起腰杆来，甭听信那些胡言乱语！”

第二天，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社员到阶级斗争展览馆，回顾了南王庄二十多年的办社历史，并且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人们清楚地看到：南王庄有今天，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斗出来的、干出来的。大家心里明亮了。

有的说：“谁干革命谁有罪。捣乱破坏路线对。这样搞下去，还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有的说：“我看报纸上那‘梁效’的文章不对咱贫下中农的心思。”

有的说：“管他凉效热效呢，反正不能捆起肠子干革命！”

还有的气愤地说：“听那蜈蚣叫，就甭种地啦！”

“大批资本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光荣！”

这声音象滚滚的滹沱河水，咆哮着，奔腾向前。

围歼资本主义的战斗打响了。

这年，南王庄大队按照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和林业发展布局，刨倒了一百多棵老树，准备处理。这时，有个不三不四的

人溜进南王庄，他托人传信，说要拿出比国家价格高一倍的价钱，买走这一百多棵树。有个队干部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这可是个便宜事，就把这事告诉了王玉坤。玉坤说：“咱可不能拿集体的树卖给私人，支持投机倒把。”那个干部说：“卖给谁都是为了集体，又不是入了干部的腰包。”

当时，玉坤同志急着到外地开会，把这事告诉了王米贵同志。米贵按照玉坤的嘱托，挺起腰杆，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争。他和党支部的同志们研究，决心把这件事拿到田间地头、政治夜校，让干部、群众分析、讨论，使人们受到教育。

大伙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围绕“一百棵树应卖给谁？”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有的说：“卖给国家，钱再少，支持的是社会主义；卖给小商贩，钱再多，支持的是资本主义。”

有的说：“咱不能拿小集体去损害社会主义的大集体！”

王米贵听了大家的发言，代表党支部表示说：“大伙的意见很对，他就是给个‘金马驹子’，咱也不卖给私人。要是象这样卖来卖去，不是把社会主义方向卖掉了吗？咱们南王庄是受过毛主席表扬的村庄，咱学大寨最要紧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干社会主义行，搞资本主义，我们不干！”

通过这场辩论，干部、社员的思想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南王庄出现了一个人人批资本主义，人人干社会主义，人心归集体，大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这里单说说“张帽子归队”的故事。

张帽子原是第八生产队的队长，五十开外，全家五口人。大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家里还有三个半劳动力。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他家的日子象蹬着楼梯吃甘蔗——节节甜，步步高。家里年年有存款、有余粮。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样样齐全。经济地位的变化，再加之他平日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在资本主义势

力影响下，私字一度塞满了脑壳。他家住着一拉溜五间新砖房，还嫌少，总想再盖上四间东西厢房，娶上两房儿媳，那小日子在南王庄不算拔尖儿吧，也赶个时髦。他看到有的人圈大院，种药材，赶个集，上个店，赚钱挺容易，不由地心里直发痒。心里想，我咋不能来个家里、队里双管齐下。不到二年四间新房就算盖起来了。于是，他也圈起了大院，蔬菜、药材样样都种。起初，他忙了队里忙家里，还算“公私兼顾”。后来，钱到了手，心也就变了，索性辞掉了队长职务。集体生产很少参加了。夏天到了，干部、社员，连学校的小学生都是争先恐后在队里抗旱。可张帽子呢？却弯着腰，弓着腿，推着他那独轮小水车，吭哧吭哧地往自己的小园子里推水、浇灌。冬季来了，干部、社员们顶风冒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张帽子却坐在热炕头上，琢磨着自己的“发财经”。

张帽子的变化，引起了大队党支部的注意。学大寨也是改造人的一场斗争，不能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满圈和理论骨干们一起给张帽子作思想工作，帮助他继续革命。可是，张帽子呢？总是和个别落后的干部、社员比。他说：“哪个老鸽子不恋家？年老了，孩子们大了，总该操持几间象样的房舍吧！”王满圈对症下药，开导他说：“咱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啊！想一想。旧社会你祖宗三代哪有过象这样的好房子啊？你爷爷盖房的事难道你没听说过？”

提起爷爷盖房的事，张帽子低下了头，就好象用刀子剜他的心一样难受。历历往事，浮现在他眼前：

旧社会，张帽子的爷爷张洛兰，因没有房子住，计划着盖两间小屋，可是家里穷得叮当响。地主张洛恩知道张洛兰没钱没料盖不起房，便想了个毒计。他亲自登门，冲张洛兰伸出拇指夸赞说：“大兄弟，好样的，男子汉大丈夫，穷得有个穷志气，就得有股子创家立业的雄心大志，缺什么？我兜着。一个‘张’字掰不开，你盖我盖一个样。”张洛恩拍胸脯，说大话，装得既慷慨，又大方，

还亲自派人把砖瓦、木料、粮食送上门，连房院样式都给张洛兰画好了。不料，房子刚立稳，张洛恩变了卦，硬逼着张洛兰还料钱。说自己“磨扇压手”，急等用钱。张洛兰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盖房的东西全是借张洛恩的，哪有现钱还账呢？可是张洛恩一步逼一步。张洛兰把心一横说：“我卖房子还你！”张洛恩等的就是这句话，便嘿嘿笑着说：“我估摸你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还账，这样吧，把房子合给我算了。”张洛兰这才明白了狗地主心里的鬼算盘，血气止不住猛往上撞，他咬了咬牙说：“别想的那么美，我卖给谁也不卖给你！”可是，张洛恩和地主老财们通了气，谁也不能买张洛兰的房。穷人想买买不起。就这样，张洛兰费心劳力，辛辛苦苦盖上的新房，连同祖辈传下来的宅基地，一古脑归到地主张洛恩名下……

抚今追昔，张帽子难过地流下眼泪。

从此，张帽子丢下了他那块小园子地。还特意请人在他家的院墙上写上了通红通红的五个大字：“农业学大寨”。

从此，张帽子象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是半拉子木匠，主动为队上盖房子操心费力，调理木料，并积极承担起了饲养牲口的任务。社员们都高兴地说：“张帽子又归队了。”

大批资本主义，顶住了歪风，刹住了邪气，广大干部、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全大队很快出现了一个男女老少齐上阵，各种机具齐参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这当儿，大队党支部的成员，个个敢于大胆地抓生产。“三夏”时，肥料不足，他们带头克服单纯依赖化肥的思想，带头拆火炕。几天时间，全大队拆旧炕二百多条，并连夜运到地里，使作物有了足够的肥料。

第一生产队妇女队长赵文典，过去在全大队是有名的模范队长。在那妖风四起的日子，有人说她这是“唯生产力论”，是“给

修正主义路线卖力气”。但她顶妖风，战恶浪，不听邪。她说：“咱农民不生产粮食，工人吃么？解放军吃么？谁来生产机器？谁来保卫国防？大家都喝西北风吗？”她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天不歇。一次，有个青年女社员问她：“文典嫂，俺们回家吃现成饭，还觉得紧哩。你又要做饭，又要喂孩子，学习、劳动不拉趟。你怎么搞的？”赵文典只是哈哈地笑。后来人们才知道，赵文典晚间在政治夜校回到家，赶紧蒸一锅干粮，第二天早晨放工回家，十岁的孩子把饭热好了。她一边吃，一边喂几岁的孩子。上工钟未响，她就吃完饭，下地走了。

在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南王庄又走出一队精神焕发的老大娘。她们都年过六旬，肩扛铁锨、镢头，浩浩荡荡，直奔田间。有位青年小伙子说：“哈哈，工地上又添了一批老师！”一位老大娘还击道：“别笑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引得大家哈哈地大笑起来。

一九七六年四月，小麦经过追肥、浇水，麦苗齐刷刷地往上长，又黑又壮，丰收在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一场暴风雨。麦苗倒伏了。全大队男女老少齐出动，用双手将麦苗一垄一垄地扶起来，培上土，战胜了自然灾害。这年夏季，小麦获得空前大丰收。亩产达到六百多斤，超过历史上最高产量。夏收刚过，他们又搞起了高温积肥。在路旁、场边堆起小山一样的大肥堆。没几天时间，春、夏播作物都追上了肥。一场透雨，高粱、玉米、棉花，嘎巴嘎巴地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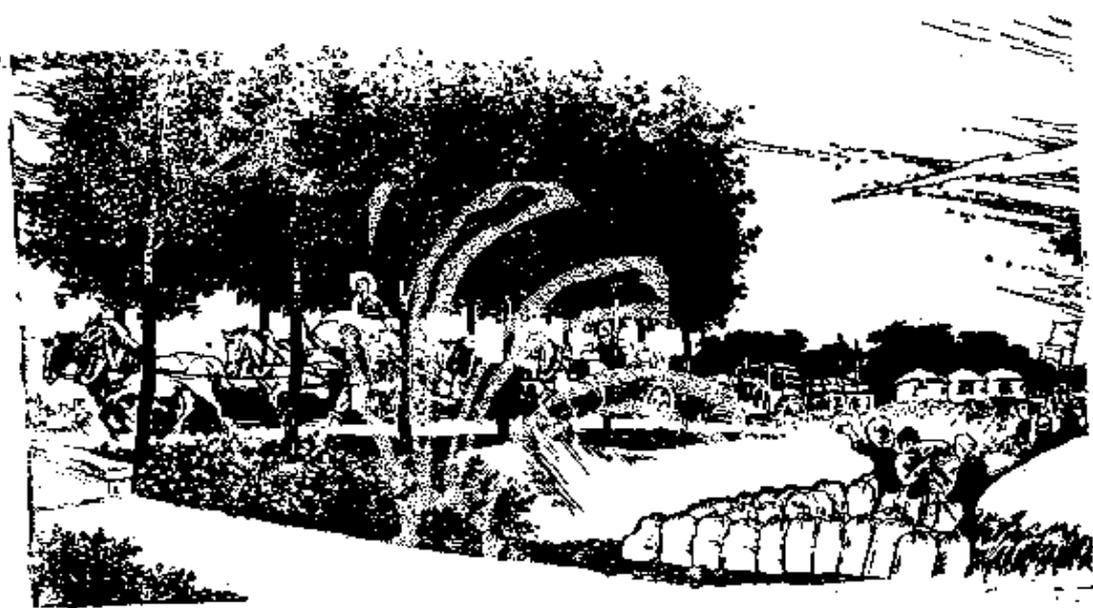
秋天到了。在南王庄的三千亩土地上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人们望着那黄橙橙的玉米，红艳艳的高粱，沉甸甸的谷穗，白花花的棉花，都高兴地说：“要不是和“四人帮”顶着干，哪能有这样的好庄稼。”

南王庄人民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风吹浪打不动摇。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坚持继续革命，坚持大干快上，向新的目标攀登。

这一年，他们斗严寒，顶夏暑，平整土地三百多亩，打深机井三眼，植树造林六万多棵。

这一年，实行全面科学种田，大队农业试验场培育出粮、棉作物优良品种十几个，除自足外，还支援了兄弟队良种近万斤。

这一年，战胜虫、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粗肥追施比哪年都多，再加上精细管理，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三十斤。创历史亩产最高纪录；并向国家交售爱国粮六十二万斤，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 第十三章 新的起点

南王庄人民用胜利送走了二十个春秋。一九七五年，迎来了毛主席光辉批示二十周年。

二十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这二十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南王庄的历史上，更是不寻常的二十年。经过二十年斗争的风风雨雨，彻底摧毁了束缚农民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挖掉了迫使农民永远陷于穷苦的祸根，跨上了社会主义的金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三千亩园田活象一块绿色的大地毯；庄前庄后，村东村西，四十多眼机井喷吐着银花，滋润着茁壮的禾苗；村周围的环村公路上，社员们的欢笑声，拖拉机的马达声，组成一支欢乐的乐章；每到夜晚，电灯的光亮，照亮了南王庄的大街小巷，每家每户洁白的墙上的小喇叭，不时播送着扣人心弦的新闻和乐曲；新修的宽敞的街道两旁，齐刷刷的砖房一排排。在欢庆毛主席光辉批示发表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南王庄的干部和社员们，个个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回首看过去，一步步脚印，一场场斗争，一次次胜利，历历在目。举目望未来，展现着更加美好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正值南王庄人民认真总结过去二十年来的斗争经验，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踏上新的征途时，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在这之前，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

量的损失。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营房，从万里边疆到南海诸岛，无不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噩耗传到了南王庄，整个村庄简直成了一片悲痛的海洋。王玉坤含着眼泪，带领全大队的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来到社史展览馆里毛主席亲切接见他的大幅照片前，来到大队部门前刻着毛主席当年对三户贫农办社的光辉批示的语录碑前，举起拳头向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您的光辉思想，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您的亲切嘱咐和谆谆教导，我们将永远牢记在心里。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们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执行您为我们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紧紧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就在毛主席去世，全国人民处在极度悲痛的日子里，我国的上空一时乌云翻滚，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早就结成反动的一帮。他们丧心病狂，蓄谋已久，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就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特别是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向党向人民举行了空前猖狂的进攻。我国人民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王庄的干部、社员和全国人民一样，心头好象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他们这样想：过去我们有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掌舵，任凭什么样的风浪，我们心里有主心骨，定准儿知道翻不了船。如今，毛主席逝世了，中国的前途会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战胜“四人帮”的猖狂进攻呢？我们还能不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呢？我们南王庄的上空是不是还会象毛主席在世时那样

晴朗呢？这一连串的问号，在南王庄人民的脑海里不知转了多少遍。为了想通这些问题，不知有多少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啊！

一声春雷震天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为党除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愤。我们党胜利了，我们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人民胜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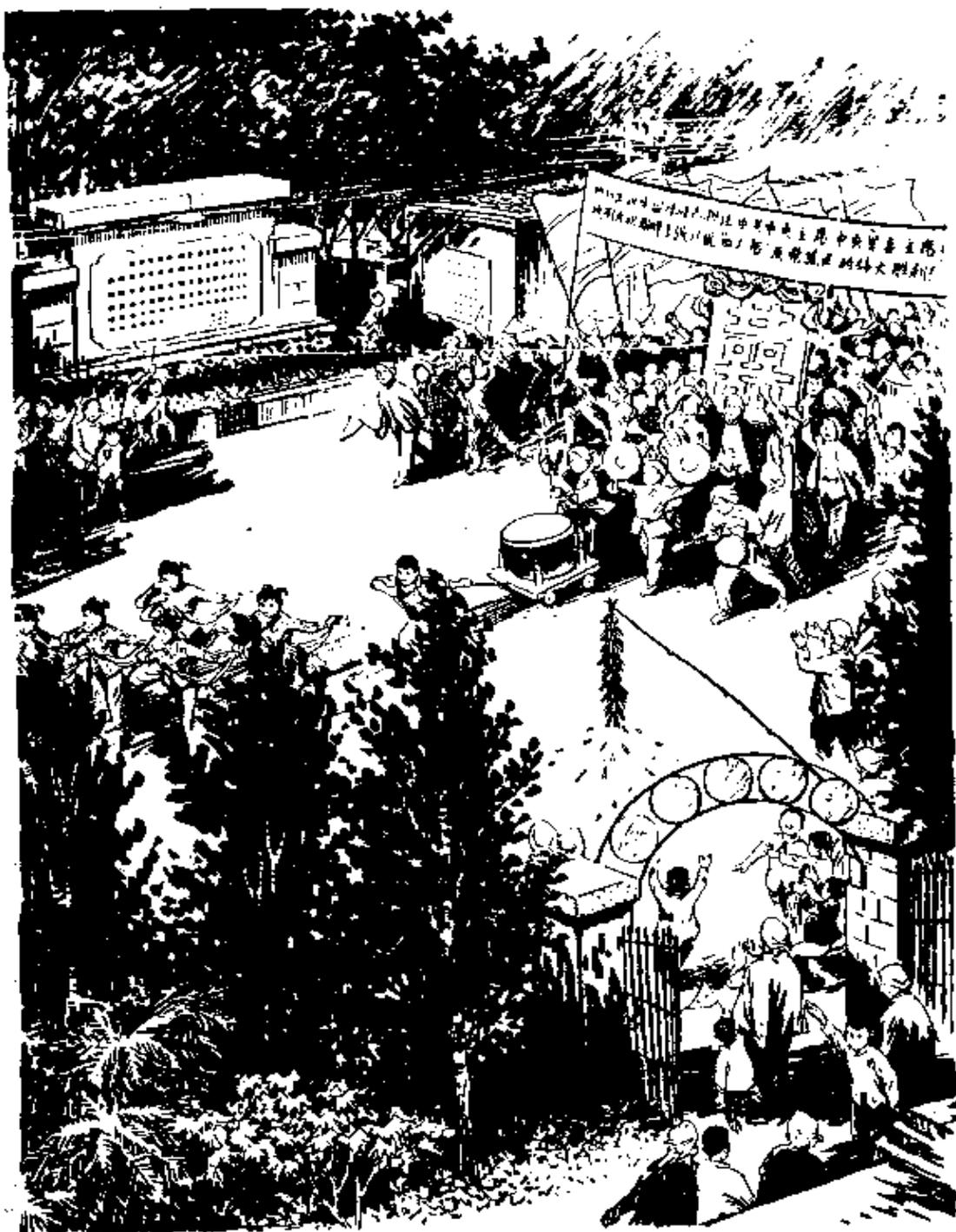
南王庄欢庆两个胜利的群众大会召开了。人们敲锣打鼓，高举红旗，聚集到大队部门前高大的毛主席语录碑前，由王玉坤宣读了中共中央文件，当提到华主席的名字时，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坚决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口号声连成一片。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华主席像发下来了。全村的干部、社员象迎接最亲的亲人一样，把华主席像迎到自己家里。玉坤的老伴，因前几年得了一场大病，落下了后遗症，口虽不能说话，但她还是高兴地戴上老花镜，满怀深情地用双手捧着华主席像，近瞅瞅，远看看，端详了一遍又一遍。王玉坤把华主席像小心翼翼地装在通红闪亮的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了毛主席像旁边。他激动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给华主席题字：‘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放心，我们贫下中农更是一百个放心。华主席真不愧是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我们一定要象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象听毛主席的话那样听华主席的话，跟着华主席继续革命！”

热情歌颂华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文艺节目编出来了，演起来了。

深揭猛批“四人帮”的大批判专栏办起来了，贴出去了。

揭露和批判王张江姚的漫画画出来了，展出去了。



声讨“四人帮”罪行的活动，最广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人人怒火满腔，个个斗志昂扬，争先恐后地杀上战场。女社员苏荣典自打结婚来到南王庄，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刚刚六岁，小的还不足两周岁。由于家务缠身，参加社会活动很少。批判“四人帮”以来，她听了传达文件，听到喇叭里广播，宣传队宣传，得知王张江姚这些坏蛋公然反对和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和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和华主席。她回想自己小时上学时，第一堂课老师就是讲的“毛主席万岁”。父母也曾多次对一家人讲过，要世世代代不忘毛主席使咱翻身得解放的恩情，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的一家。她越想越气愤，“四人帮”这伙坏蛋和卖国贼林彪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心比蛇蝎还毒！于是，她开始使上了心劲，积极投入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决心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夜里，孩子们睡了，苏荣典披上衣服，把多年不使的笔拿起来，一字一句记录电台上用记录速度广播的重要文章。小女儿一觉醒来，见娘还没和她一起钻被窝睡觉，又哭又闹，荣典唯恐隔下一个字，一只手继续记录，一只手伸过去，轻轻地拍拍孩子，哄孩子睡觉。等记录完了，她仍不肯休息，连夜写起批判稿来。“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篡”字，她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好搁笔睡下了。一觉醒来，突然想起来了，唯恐第二天又忘掉，于是掌上灯，赶紧记了下来。稿子写成后，荣典找来大队理论骨干，一字一句地帮她修改。定稿后，她为了熟悉发言稿，吃着饭也背，走着路也背，抱着孩子也念叨。她把心劲都用到了批判“四人帮”上。过去，她参加集体劳动少。在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她摆脱了家务，参加到学大寨的行列中来。人们问她为什么变得积极了，她爽朗地说：“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大伙使足劲，坚决把‘四人帮’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为华主席争光！”

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

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伟大胜利的高潮中，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迎来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由华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我国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加快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使我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王庄的代表、大队党支部委员、二十多岁的女青年王大华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出发前，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和贫下中农们，对王大华进行了一番细心地嘱咐，让她把南王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听华主席的话，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得今年农业大丰收的喜讯带给华主席；让她把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一字一句地记个清清楚楚，回来好照着去做。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呀！这天晚上，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同大家一起照了像。王大华从人民大会堂回到住处，已经快夜里十二点了，但她还没有一点睡意。她想起来京前，三户贫农的重托，全体贫下中农的嘱咐，回忆起华主席会见大会代表时的幸福情景，一颗滚烫的心仿佛要从胸口跳出来！

顿时，华主席在会议上发表的极其激动人心的讲话又洪亮地响在王大华耳边：

“我们相信，会议之后，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必将迅猛兴起一个新高潮。”

“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王大华高兴极了。她睁着两只大眼在出神。她仿佛看到，一

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就要在全国掀起来了。她仿佛看到，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文化的更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在她的前面。此时此刻，王大华的心里燃起了一团火，百感交集，无比激动，拿起笔来，挥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华主席和我们照了像，  
终生幸福永不忘；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  
深揭猛批“四人帮”；  
鼓足干劲学大寨，  
明年粮食双过“江”。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传到了南王庄。党支部立即召开了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新高潮誓师大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全大队的男女社员，个个手持战斗的武器——有的推着小车，有的握着钢锹，赶到大队部前面的宽敞大院参加会，表示他们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迅速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立即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的决心。王大华介绍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盛况，传达了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会场上响起一阵阵掌声。王小其同志代表大队党支部表示了决心。他的讲话是那样的简短而有力量。他说：“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在学大寨的道路上，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和大寨、昔阳比，和全国很多学大寨先进单位比，特别是和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比，差距还很大很大。我们决心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坚决贯彻执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立即在全大队掀起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我们要发扬过去打日本时那样的拼命精神，要象搞土改时那样立场坚定，要象搞合作化时那样方向明确，要象大跃进时那样干劲冲天，要象文化大革命时那样轰轰烈烈……”会场里



沸腾起来了。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南王庄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在南王庄变成了广大干部、社员的普遍行动，鼓干劲，争上游，你追我赶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看吧：

新的跃进规划定出来了；

队与队、人与人竞赛的挑战书贴出去了；

整地造田的推土机马达声隆隆作响。

在一个个昂首阔步挺胸前进的人流里，不知是哪个小伙子，脱口唱出了一首战歌：

南王庄人民志气高，

继续革命不歇脚；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

革命、生产掀高潮；

浑身是劲用不尽，

走着走着就想跑……

这首歌，引起了姑娘们一阵朗朗的笑声。

早在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关于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光辉批示中所预言的：“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如今，早已变成了现实。革命没有完，斗争在继续。已走过的道路荆棘丛生；未来的道路，也必然充满着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发行，给南王庄人民送来了新的战斗武器，迅速掀起了学习高潮。他们决心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不断夺取新胜利，不断攀登新高峰！

南王庄，是一个英雄的村庄！

南王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南王庄，在继续前进！

